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證

The Pursuit and Conflict of Freedom: The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and Its Dialectics in “Attack on Titan”

洪崇文

Chung-Wen Hung

指導教授：高知遠 博士

Advisor: Chih-Yuan Ka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證

The Pursuit and Conflict of Freedom: The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and Its Dialectics in "Attack on Titan"

研究生：洪崇文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章錫

莊家瑋

高知遠

指導教授：高知遠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2 月 2 3 日

謝誌

自從大四開始到現在的研究生生活，轉眼間要滿三年了，眼看又是一個階段的落幕。雖說這段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也短，但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充實的階段。一直以來對閱讀不怎感興趣的我，誤打誤撞地進入文學系就讀，在起初就讀之時，甚至早已做好了可能離開這個系所的打算，至於前往更高處的碩士班則更不用說了。但自從踏上了這條學術之路後，原以為要跨過這道名為學術論文的高牆，對我來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今，在這本論文完成之際，才發現我不僅沒有倒在這裡，甚至我又跨越了一個不可能。而這段期間，一路上所獲得的東西都遠超我的想像，將一個滿是自卑、無知的小男孩，蛻變為一個能抬頭挺胸且充滿自信的大男孩。

感謝陳章錫主任與莊家瑋老師擔任口試委員，給了許多更好的建議及修改方向，使這本論文能更加的完整。在學術這條艱辛的路上，我首先要感謝我的父母與家人默默地支持，並給了我繼續就讀的機會，讓我能盡情地沐浴在文學的擁抱中。再來我想感謝的是我們系助的小雅姐，過去為我們擋下了許多繁雜的行政流程，即便自己再忙碌也依然會暫停自己手上的工作，轉頭協助我們解決一些瑣碎的問題。還有通識中心的老闆黃翊喆與同事莊沁玲，感謝你們一直以來對我的種種包容與體諒，在我為論文奔忙的這段期間，甚至幫我擋下大量的工作，讓我能專心的完成論文。也感謝子呈學長，也因為有他的研究，讓這本論文有了可以參考的對象，進一步使得這本論文有了基礎的架構。以及感謝一路上來自各個學弟妹們的祝福，在此也期望你們未來也能寫出屬於自己的一片風采。對此也相當感謝系上老師們的照顧，尤其是高知遠老師，平常除了帶領我們大家去做各式各樣的學術研討外，其中多虧高老師的指點及引導，才能使這篇論文能有此般完整的架構與論述，在我過去對寫論文感到迷茫甚至失去信心之時，不僅充分給予我鼓勵，更幫助我找回自信，於是在我完成這本論文之同時，也讓我逐漸邁向理想的自己。

最後，我最想感謝的是一直以來與我在台文研究中心共同奮戰的戰友們，弘毅、香涵、宇翔、禹霈、珮彤、富榮；首先是弘毅、香涵，你們是這本論文能否完成的重要功臣，感謝你們在我對文學理論感到疑惑，而對論文沒有頭緒、方向之時，你們都不厭其煩地為我解答甚至是提出更加具有明確性的建議與想法，幫助我突破寫論文時所面臨的困境。再來是宇翔，感謝你推了我一把，讓我能持續地在文學這條路上奔馳，若不是你的極力拖我下水，我也不會踏上研究生這條路，過去在我寫不出小論文而內心崩潰之時，甚至親自跑來提點我，讓我在初次面對學術之時，能扎實地踏出第一步。禹霈則是給了我許多信心喊話，讓沒自信的我能開始肯定自己。至於珮彤，感謝有你陪我一同研究漫畫，讓我在漫畫研究這條路上不曾感到孤獨。而富榮則是承擔了不少學術之路的樂趣，使這趟原應是苦澀的學術之路，添增了許多歡笑的色彩。無論是在台文、高老師的研究室裡開著那些會通往地獄的玩笑，亦或是一同趕著論文以及確診的那段日子，我們都像家人般互相陪伴在彼此的身邊，若是沒有你們大家，想必這趟學術之旅一定會是既枯燥又乏味的吧，這一路走來有你們「真好」。

摘要

本研究論題為「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證」，主要以《進擊的巨人》作為分析之文本。由於《進擊的巨人》之故事內容涉及了許多議題，如：對於正義、自由的解釋亦或是種族意識的排擠與邊緣化等議題。隱含作者將上述內容加入至故事本身，並藉由情節安排來對其議題內容進行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依序分別為「《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進擊的巨人》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等章節，來探討隱含作者真正的敘事意識為何。

本研究之策略如下：首先「《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將針對《進擊的巨人》的敘事樣態進行分析，以胡亞敏的《敘事學》內容作為研究方法，透過其理論來解析《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的敘事樣態；而後續的「《進擊的巨人》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則是針對《進擊的巨人》的敘事結構，透過結構主義的形式來分析《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表層對立及其意涵對立；於最後，在「《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中，則針對《進擊的巨人》展現的所有正義意識與自由意識，參考黑格爾的辯證法與高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將兩者對立且不同之意識形態進行辯證，並探討其辯證結果，以推論出隱含作者想藉由其作品所表現出的敘事主體之意識認同、價值意識。

對於現今漫畫等敘事方式之研究與資料短缺的學術環境，期望隨著本次研究之提出，以作為日後漫畫敘事研究之基礎，使後續研究者能夠加深漫畫等影像式的敘事方式之研究，以改善現今漫畫研究資料短缺之現狀，讓學術界了解漫畫在敘事方面的殊異之處。

關鍵字：進擊的巨人、敘事學、結構主義、黑格爾辯證法

Abstract

The title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Pursuit and Conflict of Freedom - The Struggle Narrative and Its Dialectic in "Attack on Titan", and mainly uses "Attack on Titan" as the text of analysis. Because the story of "Attack on Titan" deals with many issues, such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justice and freedom, or the exclus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racial consciousness. Implicitly, the author adds the above content to the story itself, and explores the content of its topic through the plot arrange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chapters such as the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in "Attack on Tita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protest narrative in "Attack on Titan", and the dialectical consciousness in "Attack on Titan", to explore the true narra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implied author.

The strategy of this research i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in "Attack on Titan" will analyze the narrative style of "Attack on Titan", take the content of Hu Yamin's "Narratology" as a research method, and analyze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in "Attack on Titan" through its theory ; The follow-up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ttack on Titan" Protest Narrative" is aimed a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ttack on Titan", and analyzes the surface opposition and its connotative opposi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Attack on Titan" through the form of structuralism ; Finally, in "Dialectical Consciousness in Attack on Titan", in view of all the consciousness of justice and freedom displayed in "Attack on Titan", referring to Hegel's dialectic and Goldman's occurrence structuralism, the two are dialectically dialectical and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their dialectical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deduce the consciousness identity and value consciousness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 that the author wants to show through his works.

It is hoped tha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is study, it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future comic narrative research, so that subsequent researchers can deepen the research of comics and other image-based narrative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hortage of comic book research materials and le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comics in narrative.

Keyword: Attack on Titan, Narratology, Structuralism, Hegel's dialectic

目錄

謝誌.....	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錄.....	V
圖目錄.....	VII
表目錄.....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論題概述與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學界相關論題與商榷.....	3
第三節 抗爭敘事與世界觀的論題架構.....	5
第二章 《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	11
第一節 抗爭敘事的視角設計.....	11
一、 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	12
二、 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	16
三、 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	23
四、 島外世界之敘事視角.....	31
第二節 抗爭敘事的情節安排.....	34
一、 敘事時間安排.....	35
二、 敘事懸念安排.....	38
三、 敘事張力安排.....	44
第三章 抗爭敘事之結構	50

第一節	《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	50
一、	人類 VS 巨人.....	51
二、	調查軍團 VS 王政.....	53
三、	瑪雷 VS 帕拉迪島.....	63
四、	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	68
第二節	《進擊的巨人》中的意涵結構.....	73
一、	對立式之意涵結構.....	75
二、	轉換式之意涵結構.....	87
第四章	《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	91
第一節	正義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	92
一、	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	93
二、	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	97
三、	《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正義意識.....	100
第二節	自由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	107
一、	去規範之自由意識.....	108
二、	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	112
三、	《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自由意識.....	117
第五章	結論.....	124
參考書目	132

圖目錄

圖一.....	35
圖二.....	36
圖三.....	37
圖四.....	39
圖五.....	40
圖六.....	41
圖七.....	41
圖八.....	42
圖九.....	43
圖十.....	46
圖十一.....	47
圖十二.....	54
圖十三.....	80
圖十四.....	81
圖十五.....	81

表目錄

表一 《進擊的巨人》帕拉迪島方主要人物介紹表.....	8
表二 《進擊的巨人》瑪雷、島外世界方主要人物介紹表.....	9
表三 《進擊的巨人》敘事視角關係表.....	12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論題概述與研究動機

本文論題：「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證」，研究對象為日本漫畫家諫山創所創作的漫畫作品——《進擊的巨人》。《進擊的巨人》於 2009 年 9 月在講談社《別冊少年 Magazine》上開始進行連載，並於 2021 年 4 月完結並結束連載，單行本一共 34 冊。其漫畫作品在銷售成績方面相當優異，對此受到日本動畫公司的青睞，最終由日本動畫工作室 WIT STUDIO 負責製作《進擊的巨人》的動畫，並於 2013 年 4 月 6 日首次播放。這使得原先在漫畫界已是暢銷書的《進擊的巨人》，隨著動畫的播出後，其熱度更是再往上提升了一個層次。截至 2021 年 6 月，全球在實體書和電子書的累計發售量已達 1 億，現今也已推出 4 季動畫與 4 部劇場版、兩部真人電影，可見《進擊的巨人》受歡迎的程度之高。

《進擊的巨人》之所以能與其他漫畫不同，並創造業界中巨大迴響，其作品如此成功之原因，不僅是動畫公司出色的製作內容而造成《進擊的巨人》更高的能見度，更應歸功於《進擊的巨人》內容優秀的劇情架構及敘事技巧，達到其他多數漫畫作品所沒有的深意。漫畫於現今大多數仍被學界認為是消費性作品，其主因大多為敘事中不具深意，且在意涵上的表現較單一，作品偏向大眾化。舉例來說，現今許多王道漫畫作品，內容大多以追求「友情」、「熱血」等元素所帶來的快感為主，敘事上缺乏意涵之深度，因此故事內容單純淺薄，幾乎不被學界認定具有藝術或思想深度。

然而，如果所謂「具有藝術或思想深度」之作品，於斷定的標準上，意指作品在敘事與情節架構上能提出較深入的意涵及議題之探討、省思，那麼《進擊的巨人》之情節無疑具有這樣的功能，隱含作者¹藉由作品內容傳達生命價

¹ 隱含作者一詞，其概念源自於韋恩·布斯於《小說修辭學》中，所提出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至於韋恩·布斯所提出的「作者的第二自我」，他將其定義為一種建立於文本中，讀者對於

值、政治意識，甚至是哲學方面之議題探討。使得《進擊的巨人》與一般的消費性作品略有不同，其同時兼顧文學性與消費性質。在敘事表現上，除了具有消費性作品的快感外，同時更包含了諸多議題之探討與思索。即便在完結一年後，仍舊有著很高的討論度。因此，筆者遂擬以之為對象，試圖將其置入文學理論之框架，討論《進擊的巨人》在這些議題方面之思索與探討是如何被架構的。

但凡看過《進擊的巨人》漫畫的前期作品，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畫技並不成熟。因為《進擊的巨人》的作者諫山創開始認真練習繪畫，差不多是在他高中左右，與其他從小就練習畫畫的漫畫家相比，諫山創的畫技自然是較不突出的，因此諫山創的作品過去曾試著向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投稿，卻因畫技等不符合《周刊少年 Jump》的水準與風格為由，遭到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編輯婉拒。

是以《進擊的巨人》之所以能爆紅且造成讀者大量的迴響與討論，在撇除掉作者畫技的問題後，剩下的原因就是劇情上對讀者所造成的吸引力了。對於漫畫文本中之隱含作者如何將其敘事進行建設，並達到吸引更多讀者的敘事方式，筆者認為有將其作品之敘事方式進行探討之必要。雖則敘事方面等文學理論通常被拿來作為小說、散文或新詩的敘事研究，很少觸及漫畫之討論。然而，漫畫作為一種影像式的敘事方式，同樣也能達到前者敘事方式之敘事效果。對此，筆者想證明將文學理論運用在漫畫上也是可行的選項。藉由此次研究的提出，使學界理解漫畫在敘事上之殊異處，並以之為研究動機，投石問路，期望能改善現今漫畫於這方面研究短缺之狀況。

如是，筆者藉由分析《進擊的巨人》所表現之敘事型態，針對其意涵結構進行探討，且進一步利用辯證法來推論出敘事主體之價值意識，並以此為研究方法，建構出「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

作品之理解所導致的價值意識。其功能通常以沉默之形式，默默地設計並安排作品的各種情節要素。

證」之論題。

近年來隨著手機與平板電腦開始盛行，動漫文化也因此興起，並成為現代的主流文化，對此優秀的漫畫作品被翻拍成動畫或電影例子也開始增加，更使得原作漫畫的討論度與能見度升高，因而開始有更多人投入這方面行業之趨勢，對此筆者認為漫畫在未來會是一項值得期待的產業，將會更需要這方面之相關研究，以之建立出可篩選漫畫品質的依據與方法以外，更能透過這樣的討論，改變學界過去對漫畫的既定印象。

第二節 學界相關論題與商榷

本研究將針對《進擊的巨人》之敘事方式進行分析，相關論題討論與之商榷於下。

一、學位論文

在學位論文方面，以《進擊的巨人》為例進行研究之學位論文，目前僅有張慧姣《從《進擊的巨人》看日本動畫作品中暴力元素的運用》²一部。張慧姣主要以《進擊的巨人》動畫所表現的暴力元素進行探討，首先定義日本動畫對於暴力元素之展現，再針對《進擊的巨人》動畫裡的暴力元素中的物件象徵與涵義進行美感上的分析，最後再提出上述提到之暴力元素，如：壓抑的情緒張力、暴力血腥的情節，對低齡觀眾恐造成之負面影響以及削弱其負面影響之方法。

除了與《進擊的巨人》相同性質的研究資料外，底下述則是日本漫畫相關之學位論文，其中，朱紋巧《日本漫畫分鏡的分隔模式對易讀性影響之研究》³以漫畫的視覺展現，如：漫畫格、畫面的擺放等，將上述所提到之內容造成讀

² 張慧姣《從《進擊的巨人》看日本動畫作品中暴力元素的運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藝術美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³ 朱紋巧《日本漫畫分鏡的分隔模式對易讀性影響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者的閱讀與理解之影響，以及分鏡的運用造成不同之敘事效果。

王婷《從文化符碼觀點探究日本漫畫「深夜食堂」之飲食文化與文化認同》，⁴藉由「深夜食堂」這部漫畫來講述日本的飲食文化特色，並以符號學與結構主義分別針對漫畫作品中的符號意涵以及對於文化的認同進行探討。

劉愷《日本主流動畫中靜態畫面研究》⁵以畫面之靜態表現出場景、角色的關係，以及藉此表達之意涵與敘事效果，並與漫畫的敘事效果做對比。

丁可《圖像敘事視野下的日本熱血類漫畫研究》⁶以圖像敘事作為研究方法，以講述漫畫於圖像中的運用效果，如：分鏡所造成空間的體驗、角色的經歷之展現，並將上述提到之圖像敘事視為一種可乘載意識形態的藝術表現，除了表現出文字無法表達的價值外，更能加深讀者對圖像作品的興趣。

二、單篇論文

單篇論文方面，以《進擊的巨人》為主要研究對象，目前只有邱慕天《進擊的自由?從《進擊的巨人》看自由的純粹》⁷一篇。從邱慕天《進擊的自由?從《進擊的巨人》看自由的純粹》中，概述了《進擊的巨人》的劇情內容，並針對故事內容中的角色，依據角色性格所展現出不同方面之自由態度進行論述，最後藉著將不同的自由態度之間所造成的碰撞，得出作品想表達的是自由與不自由之間，兩者之見的差距在於罪惡感之有無。

至於日本漫畫研究的單篇論文方面，目前則有兩篇，分別為：趙曜〈日本漫畫中的大眾文化符號〉、張愉〈一種電影式圖像——日本漫畫的呈現方式分

⁴ 王婷《從文化符碼觀點探究日本漫畫「深夜食堂」之飲食文化與文化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⁵ 劉愷《日本主流動畫中靜態畫面研究》（南京：南京藝術學院廣播電視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⁶ 丁可《圖像敘事視野下的日本熱血類漫畫研究》（蕪湖：安徽工程大學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⁷ 邱慕天：〈進擊的自由?—從《進擊的巨人》看自由的純粹〉，（校園 63 卷），2018 年 4 期。

析)。

趙曜〈日本漫畫中的大眾文化符號〉⁸講述日本漫畫之所以在國內能成功，主要是因為漫畫內容性質大多較貼近於社會，對此漫畫內容與民眾漸漸產生共鳴與認可，並於最終代表了某種社會意識。因此日本漫畫也成為了一種代表大眾文化之符號。

張愉〈一種電影式圖像——日本漫畫的呈現方式分析〉⁹以電影的鏡頭語言與漫畫的影像式敘事進行比對，說明電影與漫畫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並歸納整理出漫畫在電影化表現的三個定律：依鏡頭語言進行畫格構圖、依據蒙太奇原理進行畫格編輯、依據上述兩點，所創造出漫畫的速度感與運動感。

綜上所述，可見學界對於漫畫作品方面之敘事研究是罕見的，更不用說是以漫畫於敘事層面上進行研究之方式，在學界上更是稀缺。是以，期望能藉由這次研究之提出，除了擴充有關漫畫作品之研究種類，更能提高學界對於相關研究之關注，並為後續研究漫畫者帶來某些助益。

第三節 抗爭敘事與世界觀的論題架構

本論文以「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證」為題，試圖導入胡亞敏的《敘事學》、「結構主義」與「意識批評」等理論進行分析。

胡亞敏的《敘事學》，¹⁰其理論源起，在歷時性上，為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ta Todorov)在〈敘事語法：《十日談》〉中，所提出有關敘事語法之理論，其內容主要以作品的語法結構分析，在透過語句上的排列來探討敘述結構，並將其敘述結構內的句法分為命題與序列等兩個基本單位。藉由上述概念，胡亞敏

⁸趙曜：〈日本漫畫中的大眾文化符號〉，新西部(下半部)2009年的8期。

⁹張愉：〈一種電影式圖像——日本漫畫的呈現方式分析〉，光熙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03期。

¹⁰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2月。

於《敘事學》中針對敘事層面進一步探討，並提出視角、聲音、敘述者、敘述接受者、敘事時間等理論概念。如是，本研究於敘事層面之探討，將以胡亞敏《敘事學》所提出的視角、敘述者、敘事時間之理論概念為主進行分析。

至於結構主義，其理論源起來自於瑞士的語言學者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課程》中，索緒爾將語言視為一種獨立的體系，主張語言優先於意義，透過多方面的語言探討來尋求語言系統的內在規則之統一性。此觀點後續影響了布拉格學派的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以及繼承其概念的法國結構主義學者——克勞德·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evi Strauss)，克勞德·列維史特勞斯於《神話學》中，透過蒐集各式各樣的神話，並集中後進行比較，整理出一套形式上的規則，進而尋找規則背後之深層結構，是以，本論文遂使用這樣的理論概念探討《進擊的巨人》之結構方式。

至於意識批評，其概念與理論源自於日內瓦學派所主張的現象學批評，由於日內瓦學派主要受到盧梭的浪漫主義與狄爾泰的歷史主義解釋學以及胡賽爾、海德格爾和梅洛龐帝現象學的影響，對此他們的理論主張濃郁且浪漫的心靈因素做為批評方式，並重視對於文本的細讀來探討作者的深層生命意識及其內在之文化意涵等。其中學派中的代表人物分別有馬塞爾·雷蒙 (Marcel Raymond)、阿爾貝·貝甘(Albert Beguin)、讓·盧塞(Jean Rousset)、讓·斯塔洛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等人，在拉瓦爾、馬樂伯的《意識批評家》這本書中提到：「意識批評家的存在論點，限於分析文學中的人類意識。人的存在覺知，以及他表示這一覺知的方式，乃是此種批評的素材。……總之意識批評家把文學當作人類經驗的謄本(transcription)。」¹¹，日內瓦學派強調文學作品是人類在意識上之產物，因此對文學的批評應針對創作主體之意識為主，是以他們主張一種主體性的批評，目的在於針對作品給人的感覺及思想進行探討，並透過這樣的探討，使作品中之世界觀明朗。

¹¹ 拉瓦爾(Sarah N. Lawall)、馬樂伯(Robert R. Magliola)著，李正治譯：《意識批評家》(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8月)，頁4。

依據這樣的理論設計，本論文相對分為：「《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與「《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等三個層次依序進行解析。

在「《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中，主要探討《進擊的巨人》之敘事樣態，必須先統整其視角，再針對其視角於敘事中之表現進行分析。以胡亞敏在《敘事學》中所講述之視角與情節作為研究方法，分別針對抗爭敘事中的視角設計以及抗爭敘事的情節安排加以討論。

「抗爭敘事中的視角設計」主要統整《進擊的巨人》中所有的敘事視角。由於《進擊的巨人》故事內描述不同陣營之間的彼此對抗，隨著陣營及其敘述對象之意識傾向，導致有多種敘事視角產生，對此必須將其進行分類與整合，以之分為「島上牆內」、「島外牆內」與「瑪雷戰士」以及「島外世界」等四個視角進行解析。

而「抗爭敘事中的情節安排」則是針對上述提到之不同視角，透過何種敘事技巧與效果，將之連結以組成抗爭敘事之情節安排，對此分別以「敘事時間」、「敘事懸念」與「敘事張力」等三個敘事原則進行分析。並從上述這些研究進路，期望可以分析出《進擊的巨人》中之敘事樣態。

在「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中，主要探討《進擊的巨人》在敘事中所展現之結構型態，採用結構相對立之特點，探討《進擊的巨人》敘事中之表層對立與深層對立，以之相對分為《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與《進擊的巨人》中的意涵結構進行分析。

「《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中，透過導入被迫害到反擊之情節的敘事概念，分析《進擊的巨人》中的表層情節對立。並透過上述分析方式，將其分為「人類 VS 巨人」、「調查軍團 VS 王政」與「瑪雷 VS 帕拉迪島」以及「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等四個對立情節進行研究。

至於「《進擊的巨人》中的意涵結構」，其內容則是將上述對立情節的價值

意識進行統整後，分析其深層意涵的價值對立與其表現形式。對此將其表現形式分為對立式之意涵結構與轉換式之意涵結構進行分析。

至於「《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主要探討隱含作者試圖透過《進擊的巨人》表達對「正義」、「自由」之價值與認同之意識型態，然而作品中對其價值與意識形態之表現，彼此造成對立與衝突。對此，本文擬採用黑格爾的辯證法為論點進行分析，將隱含讀者所設計的敘事意識之對立，以正、反、合等三個角度進行辯證，試圖分別找出隱含作者對「正義」與「自由」所認同之意識。底下在講述完主要人物介紹後即依序進行考察。

表一 《進擊的巨人》帕拉迪島方主要人物介紹表

帕拉迪島	
人物	說明
艾連·葉卡	本作主角。原為一個嚮往自由而加入調查軍團的小孩，幼年時的家鄉因超大型巨人以及盔甲巨人的入侵而遭受迫害，導致自己的母親被巨人吃掉，因而憤怒並發誓要加入調查軍團向巨人復仇。為 104 期訓練兵，從自己父親身上繼承了「進擊的巨人」、「始祖巨人」之力，並於雷貝里歐收容區襲擊事件中奪取「戰槌巨人」之力。為了守護家鄉於後續發動「地鳴」試圖消滅島外世界，最終「地鳴」成功被救世小隊阻止後，選擇犧牲自己而遭到米卡莎·阿卡曼砍頭而死。
米卡莎·阿卡曼	與「艾連·葉卡」、「阿爾敏·亞魯雷特」為青梅竹馬，執著於艾連·葉卡，試圖保護他。為 104 期訓練兵，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戰鬥能力異常優越。
阿爾敏·亞魯雷特	與「艾連·葉卡」、「阿爾敏·亞魯雷特」為青梅竹馬。為 104 期訓練兵，身體素質雖普通，但具有過人的膽識及頭腦，多次成功解救同伴。於後續從「貝爾托特·胡佛」身上繼承「超大型巨人」之力。被「漢吉·佐耶」指定擔任第 15 任調查軍團團長。
奇斯·夏迪斯	第 12 任調查軍團團長，由於擔任團長期間並無任何作為而感到灰心。並指派「艾爾文·史密斯」為第 13 任

	調查軍團團長後，選擇引退並轉任訓練兵的教官。
約翰·基爾休坦	為 104 期訓練兵，隸屬於調查軍團。與艾連為亦敵亦友的存在。後續加入救世小隊，試圖阻止「地鳴」。
莎夏·布勞斯	為 104 期訓練兵，隸屬於調查軍團。個性較天真、活潑，於雷貝里歐襲擊事件中協助擅自潛入瑪雷的艾連逃脫，於中途遭到「賈碧·布朗」射殺而死。
柯尼·斯普林格	為 104 期訓練兵，隸屬於調查軍團。個性開朗，卻陸續失去重要的夥伴，後續加入救世小隊，試圖阻止「地鳴」。
克里斯塔·連茲(希斯特莉亞·雷斯)	為 104 期訓練兵，以真正王家，雷斯家後裔身分繼位為帕拉迪島的女王。原本以「克里斯塔·連茲」之名隸屬於調查軍團。
艾爾文·史密斯	被「奇斯·夏迪斯」指派為第 13 任調查軍團團長，多次策畫計謀，成功帶領著調查軍團向巨人進行反擊與調查，於瑪利亞之牆奪還作戰中死亡。
里維·阿卡曼(里維士官長)	為調查軍團兵長，擁有強大的戰鬥能力，號稱「人類最強士兵」。
漢吉·佐耶	原為對巨人有著異常好奇的調查軍團分隊長，於後續被「艾爾文·史密斯」指派為第 14 任調查軍團團長。最終為了阻止地鳴而起頭帶領救世小隊，並於最終指派「艾爾文·史密斯」為調查軍團第 15 任團長後而犧牲。
弗洛克·佛斯特	以艾連等人的後輩身分加入調查軍團，於後續成為協助艾連發動地鳴的葉卡派成員。
古利夏·葉卡	艾連·葉卡的父親，其真實身分為島外世界的艾爾迪亞人。為艾爾迪亞復權派成員，目的為奪回艾爾迪亞人的尊嚴。最終收到「艾連·庫爾迦」的指示以及繼承其巨人之力後，潛入帕拉迪島奪取始祖巨人，並於後續將寄宿於自身的巨人之力交給艾連·葉卡後而死。

表二 《進擊的巨人》瑪雷、島外世界方主要人物介紹表

瑪雷、島外世界	
人物	說明
萊納·布朗	為 104 期訓練兵，瑪雷戰士之一。「盔甲巨人」的持有者，為了瑪雷與島外世界的和平而破壞瑪利亞之牆並潛入帕拉迪島。於瑪利亞之牆奪還作戰中倖存，於撤

	退回瑪雷後，因罪惡感而飽受折磨。後續加入救世小隊，試圖阻止「地鳴」。
貝爾托特·胡佛	為 104 期訓練兵，瑪雷戰士之一。「超大型巨人」的持有者，為了瑪雷與島外世界的和平而破壞瑪利亞之牆並潛入帕拉迪島，最終於瑪利亞之牆奪還作戰中被「阿爾敏·亞魯雷特」吃掉而死。
亞妮·雷恩哈特	為 104 期訓練兵，瑪雷戰士之一。「女巨人」的持有者，為了瑪雷與島外世界的和平而破壞瑪利亞之牆並潛入帕拉迪島。在身分被艾連等人拆穿後，為了自保而將自己硬質化，並因此沉睡了 4 年。甦醒後選擇加入救世小隊，阻止「地鳴」迫害島外世界以及拯救自己在瑪雷的父親。
皮克·芬格爾	瑪雷戰士之一，身上寄宿著「車力巨人」，其巨人的背上背負著戰車隊進行戰鬥，擁有相當敏銳地洞察力。
波爾柯·賈利亞德	瑪雷戰士之一，顎之巨人的持有者。過去因為競爭「盔甲巨人」的繼承權以及哥哥的死，而與「萊納·布朗」之間有些芥蒂。
賈碧·布朗	瑪雷戰士候補生，因從小到大所受到之教育而敵視帕拉迪島人，而射殺「莎夏·布勞斯」。於後續加入救世小隊，阻止「地鳴」。
法爾可·葛萊斯	瑪雷戰士候補生，對賈碧有好感，一心想保護她。於後續加入救世小隊，阻止「地鳴」。
提歐·馬迦特	率領瑪雷的艾爾迪亞人部隊的瑪雷人。性格較嚴肅，於後續答應「漢吉·佐耶」的條件，因而加入救世小隊，並阻止「地鳴」。
吉克·葉卡	「艾連·葉卡」同父異母的哥哥，與母親同樣擁有王家血統，因而能發揮出「始祖巨人」的能力。為「野獸巨人」之力的持有者，暗自推動「安樂死計畫」以解決艾爾迪亞人與島外世界之間的問題。

第二章 《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

抗爭敘事為《進擊的巨人》角色在敘事中的基礎架構，對此本文將針對下述所提到的「故事」、「敘事」進行定義，首先「故事」為一個系列的完整文本，其內在本具所有情節(未經特別處置、安排)；至於「敘事」則是文本的創作主體依據某種價值，替所有的情節進行組合與排列，以達成擁有某種價值之安排。

所謂「抗爭」意指的是情節中，敘述對象對某事、某物、甚至是某種價值意識進行抵抗之過程。對此加以描述，則為敘事者安排情節之「敘事」。是以「抗爭敘事」意指為創作主體透過將文本內的敘述對象於情節安排中，透過抵抗等思想與行為，以表現出對於某種價值意識的追求。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角色因事件遭受嚴重的迫害，因此角色為了追討或達到某項權益、目的而透過反抗、爭鬥等行為進行爭取。並於這段過程中，角色的行為與心境、性格甚至是價值觀的轉變與個人的成長表現都有著與其對應之價值意識，並透過敘事型態進行表現，而這樣的敘事型態在《進擊的巨人》中，可相對分為「被迫害的」與「迫害他者的」兩種，對此為了探討這兩者在《進擊的巨人》中的表現，故本章將以「視角設計」與「情節安排」等兩節，以解析《進擊的巨人》之抗爭敘事。

第一節 抗爭敘事的視角設計

「視角」一詞的使用是以敘事對象所在之情節內容加以區隔。在胡亞敏的《敘事學》中，「視角」原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也可以說是敘述者或人物在故事中看到或經歷了甚麼，並以何種角度觀察著他自己的故事。然而胡亞敏在《敘事學》中，又將視角分為「感知性視角」¹、「認知性視角」²等兩種。由於「抗爭」意指情節中，敘述對象對某

¹ 胡亞敏：「指資訊由人物或敘述者的眼、耳、鼻等感覺器官感知。」(胡亞敏：《敘事學》：臺北市：若水堂，2014，2月，頁34。)

² 胡亞敏：「指人物或敘述者的各種意識活動，包括推測、回憶以及對人對事的態度和看法，它

事、某物、甚至是某種價值意識進行抵抗之過程，對此《進擊的巨人》在故事的視角呈現上同時具有上述兩種視角的特徵。因此為了能更清楚解析《進擊的巨人》的故事內容與人物狀態，對此將其分為「島上牆內」、「島外牆內」、「瑪雷戰士」、「島外世界」等四個具有「抗爭」效果之敘事視角進行解析，以探討《進擊的巨人》抗爭敘事中的視角設計。

一、 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

島上牆內意指在帕拉迪島牆內，其敘事視角承擔者由生活在帕拉迪島牆內的艾連·葉卡與米卡莎·阿卡曼、阿爾敏·亞魯雷特與調查軍團等人擔任。由於《進擊的巨人》前期到中期敘事主要圍繞在帕拉迪島內，這座島內有三座高大的城牆來防禦牆外的巨人，由最外到內分別為「瑪利亞之牆」、「羅塞之牆」、「席納之牆」。而主角們幼年時期所居住的希干希納區位於瑪利亞之牆內側，然而在某天瑪利亞之牆遭到突如其來的超大型巨人所破壞，因此導致許多巨人闖入並開始吞噬希干希納區的人類。

那一天，人類回想起…在他們控制之下的恐懼…以及被囚禁在鳥籠之中的屈辱…³

敘事開頭透過內部閃前的手法，⁴將敘事中未來即將要發生巨人入侵人類領地的慘劇，提前告訴隱含讀者，使其對於敘事的事件發展有初步的了解。

而在島內的調查軍團任務為挑戰牆外巨人以及對其情報蒐查，在此調查軍團成為與巨人進行抗爭的第一線成員。在敘事初期，由於人類能掌握的巨人相關資訊相當稀少，使得牆內的人類需要藉由牆外調查等行動來探索巨人的相關資訊。

屬於知覺活動。」(胡亞敏：《敘事學》：臺北市：若水堂，2014，2月，頁34。)

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1。

⁴ 胡亞敏對內部閃前的定義為：「指對敘事文中將要發生的事件的提示，它可用於故事開端對故事梗概的介紹和對故事結局的預言，使讀者對故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並在閱讀中獲得求證的快感。」(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2月，頁75。)

然而執行牆外調查也就意味著，需冒著被巨人襲擊風險執行任務。因此調查軍團在進行牆外調查時經常死傷慘重。以下為調查軍團團長奇斯·夏迪斯歸來後與死去的調查軍團成員家屬之對話：

布朗的母親：「布朗!布朗!請問…你有沒有…看到我兒子布朗?我兒子…他在哪裡?」

奇斯·夏迪斯：「她是布朗的母親…把那個拿給她吧…」

布朗的母親：「……咦?」

奇斯·夏迪斯：「我們只能…拿回這些。」

布朗的母親：「嗚…嗚嗚…不過…我兒子她有立下不少功勞吧…雖然算不上甚麼直接的效果!但是我兒子的死將成為人類反擊的支柱吧?」

奇斯·夏迪斯：「那當然——不…這次的調查…我們…也…!!沒有得到…任何收穫!都怪我太無能了…!只是讓士兵白白犧牲…!連他們的真面目…都無法查個水落石出!」⁵

在調查軍團進行牆外調查返回牆內後，許多家屬都在城牆入口周圍等待家人歸來，然而在軍團卻只能將家屬的親人死後僅剩殘骸轉交回去。但調查情報依舊沒有任何收穫，反而還造成諸多調查軍團成員無意義的死亡，巨人對於島上牆內的人類來說為面臨死亡的存在。隱含作者透過限知視角⁶的手法將巨人的緣起及其吃人的動機隱藏起來，藉此利用島上牆內人類的無知，創造出更多關於人類與巨人的抗爭敘事空間。

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29~35。

⁶ 限知視角，其概念源自於胡亞敏在《敘事學》中，提到減少資訊方面之表現的視角變異。胡亞敏認為：「減少資訊又稱省敘，指從以採納的視角類型中扣留一些資訊，換句話說，敘述者或人物知道而故意向讀者隱瞞。省敘最突出的表現事對非聚焦型視角的限制。」(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2月，頁 44。)

在作品敘事前期，因巨人入侵瑪利亞之牆後，駐紮兵團的漢尼斯為了報恩，而試圖拯救受困於瓦礫下的艾連母親與艾連、米卡莎等人，但漢尼斯因對巨人抱有恐懼無法應戰，最終選擇將無法救出的艾連母親遺留在原地，只帶著艾連、米卡莎兩人逃難。因此在逃跑過程中，幼年時期的艾連最終目睹母親遭到巨人吞食，使得艾連對於無法改變現況的自己表達無奈與憤怒。

漢尼斯：「之所以無法救出你媽媽…是因為你根本無能為力…而我…!不敢和巨人正面對抗…是因為我沒有勇氣啊…對不起…對不起…」

……

艾連·葉卡：「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類太弱了?難道弱的人就只能哭泣吶喊嗎?我要趕走他們!讓他們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⁷

在這段對話中，主角艾連·葉卡在這段敘事裡承受因巨人所造成迫害，而艾連為了復仇與生存決定將來自已要與巨人戰鬥。而這樣也符合了抗爭敘事中，由角色受到迫害後為了達到某項利益、目標而進行反抗或爭鬥的敘事架構。

調查軍團在對抗具有智慧的野獸巨人時，由於野獸巨人在戰略上的成功，使得調查軍團陷入了被動的局面。為了逆轉人類不利的戰局，調查軍團團長艾爾文·史密斯想出的計策如下：利用剩餘的士兵進行全面突襲，藉此吸引野獸巨人的注意力，最後再以軍團中戰力最強的里維士官長以繞背的方式來暗殺野獸巨人。但這次的計策使得調查軍團需面臨全滅的風險，而軍團內士兵也對此引發了質疑：

弗洛克·佛斯特：「我們…接下來…都會死嗎?」

艾爾文·史密斯：「沒錯。」

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3~85。

弗洛克·佛斯特：「…反正遲早都得死，不如戰鬥到最後一刻，壯烈犧牲嗎？」

艾爾文·史密斯：「沒錯。」

弗洛克·佛斯特：「不…應該說，既然都會死…不管你是如何掙扎而死，或是違背命令而死…根本都毫無意義吧…？」

艾爾文·史密斯：「說得一點都沒錯，的確是毫無意義。不管你們擁有多少夢想或是希望，或原本能過幸福的人生…只要身體遭到岩石擊碎，結果都一樣。人們遲早都會死。那麼人生就毫無意義了嗎？還是說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本身就沒有意義呢？死去的同伴也是如此嗎？那些士兵…也都死得毫無意義嗎？當然不是！是我們讓那些士兵死得有意義！那些勇敢的死者！可憐的死者！能夠去懷念他們的人！就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我們今天在這裡犧牲，把人生意義託付給活下去的人！這才是唯一！能夠對抗這個殘酷世界的方法！士兵啊，憤怒吧！士兵啊，吶喊吧！士兵啊！戰鬥吧！」⁸

新進的調查軍團新兵弗洛克在面對自己人生的首次戰役就接到必須上前送死的作戰計畫後，與其他的士兵同樣察覺到，自己即將面對死亡而喪失戰意。身為調查軍團團長的艾爾文·史密斯為了使作戰成功，必須讓失去戰意的士兵們勇敢上前犧牲。將那些之前為了人類的生存與巨人抗爭，而犧牲的士兵們所遺留之意志，轉變給予即將面對死亡的士兵們上前的勇氣。團長自身則帶領新兵們迎接巨人的攻擊。而上述可知調查軍團的視角中野獸巨人所帶來的威脅影響著島上牆內人類的存活，而調查軍團為了保護島上牆內人類，確保島上牆內的人類存活得以延續為目的，而向野獸巨人等敵人進行抗爭。

由此可見，在島上牆內的敘事視角中，敘事者使用內聚焦型視角⁹進行敘述，將艾連與調查軍團成員等人之感受與意識，以呈現出帕拉迪島上所發生的事。敘

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88-95。

⁹ 胡亞敏對內聚焦型視角的定義為：「在內聚焦視角中，每件事都嚴格地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

事幾乎都由人類與巨人的對立來描寫抗爭敘事。敘事中不斷提及這個世界是殘酷的，不戰鬥的話就只剩死路一條。因此當巨人給予島上的人類壓迫，使島上的人類生命受到威脅，因此島上人類為了生存則須與巨人抗爭並奪回牆壁外的自由。

二、 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

「島外牆內」其所指的對象為，生活於雷貝里歐收容區的艾爾迪亞人。雷貝里歐收容區是瑪雷為了集體管控艾爾迪亞人的特別區域，而此區域周圍都是城牆，主要是方便管理以及防止艾爾迪亞人逃跑。

在敘事前期，調查軍團眼前逐漸出現許多未知的敵人，從原本無智慧且只有吃人這項本能的純潔巨人，到開始出現女巨人、鎧之巨人、超大型巨人、野獸巨人……這些具有自我思考能力的巨人，這些巨人之謎團隨著劇情推進以及艾連等人探索後，得知了這些具有智慧的巨人也和艾連一樣都是由人類變成。

為了查明敵人的真相，以利奪回藏於瑪麗亞之牆的領土，因此人類在瑪麗亞之牆爭奪戰中擊退野獸巨人後，由僅存的調查軍團等人前往調查艾連住家地下室的秘密。而藏於地下室的秘密就是艾連的父親——古利夏·葉卡的日記，透過日記中的記述，艾連等人得知古利夏·葉卡原來自於島外的世界，並知曉了島外世界的情況。

《進擊的巨人》的敘事中，起初在劇情與視角上一直都是聚焦在帕拉迪島內，直到艾連等人擊退了野獸巨人並閱讀了古利夏·葉卡的日記後，敘事視角才開始進行轉換。藉由古利夏·葉卡的日記的內容，來敘述島外世界的情況與自身的視角，因此島外牆內的視角承擔者為敘述日記內容的古利夏·葉卡，日記中記錄著他自己過去在島外世界的生活以及他所知曉的巨人相關資訊。而日記開頭附一張照片，背面寫道：

感受和意識來呈現。它完全憑藉著一個或幾個人物(主角或見證人)的感官去看、去聽，只轉述這個人物從外部接受的資訊和可能產生的內心活動，而對其他人物則向旁觀者那樣，僅憑接觸去猜度、臆測其思想感情。」(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2月，頁38。)

古利夏·葉卡：「這不是一幅畫。這是利用拍攝對象反射的光顯影在特殊的紙張上，稱為照片的東西。我是來自人類能夠優雅過生活的牆外。其實人類並沒有滅亡。希望第一個拿到這本書的人是我的同胞。我思索著該從哪裡開始說起時，腦中浮現了那一天的情景。想起面對這世界真相的那段少年時光。」¹⁰

在艾連等人閱讀日記之前，由於帕拉迪島上並沒有相機等技術的發明，因此在見到古利夏·葉卡所留下的「照片」時，感到相當驚訝。古利夏·葉卡以照片這項島內所沒有的產物作為證明，並於照片的背面寫下其言論，藉此表示出自己的真實身份。而日記中的這段敘事，主要以古利夏·葉卡的視角來進行敘事，從自己少年時在島外的生活情景到帕拉迪島生活的這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事情。

古利夏·葉卡出生在一個名為瑪雷的國家，由於身上擁有著可變成巨人的艾爾迪亞民族之血統。瑪雷為了管理這些具有特殊能力血統的艾爾迪亞人，因此將國內全部擁有艾爾迪亞血統的人集中在雷貝里歐收容區隔離。而這個收容區與其他普通城鎮不同的地方是：周圍是以高大的城牆來與外界區隔，凡是艾爾迪亞人外出都必須戴上臂章表明自己獨特之身分。而某一天古利夏·葉卡為了帶妹妹看飛行船，未經許可強行闖出收容區，而最終被瑪雷治安當局發現，並面臨懲處，為了保護年幼的妹妹，古利夏·葉卡選擇一同承受妹妹的處份，當下則由另一位瑪雷治安當局人員先行將妹妹帶回收容區，便將妹妹帶離現場。然而古利夏·葉卡在服完體罰性制裁後，返家卻找不著妹妹，直到隔天才被發現她已成了躺平在河岸邊的屍體。

瑪雷治安當局人員 A：「我工作很忙的。基本上艾爾迪亞人的小孩未經許可在街上閒晃就是不對的。我想你的兒子不太清楚你們族人的立場…有

¹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40~145。

確實讓他了解祖先們犯下的過錯嗎?如果不够確實，最好用項圈將他鍊好。」

古利夏·葉卡的父親：「非常感謝您的指導。我會重新教育愚鈍的小犬，這點請您放心。」

……

古利夏·葉卡的父親：「原本我們應該是要被瑪雷政府趕盡殺絕的。因為我們是惡魔的後裔，他們當然會這種想法吧?但心胸寬大的瑪雷政府饒我們不死，還給了我們生活的土地。」

古利夏·葉卡(少年時期)：「那個男人在說謊。因為有些事情對他不才會說謊。他應該知道些甚麼。」

古利夏·葉卡的父親：「別說了。房子的牆壁很薄。」

古利夏·葉卡(少年時期)：「一定是他把菲給——」

古利夏·葉卡的父親：「住口!…我早說過了把?我們的祖先都是大罪人。鼓吹優生學，還進行民族淨化。我們體內流著那些惡魔的血啊。」

古利夏·葉卡(少年時期)：「我跟菲根本沒做那些事啊!只是走在路上而已!」

古利夏·葉卡的父親：「…你是怎樣?這麼想跟爸媽一起去『樂園』嗎?

『葉卡一家人懷疑治安當局有問題，對此心懷怨恨。』只要出現這樣的流言，我們就死定了。……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小心謹慎地待在這個收容區，保持沉默地…過生活。拜託你…別讓爸爸跟媽媽也淪落到跟菲一樣的下場…」¹¹

在瑪雷人認知的歷史中，艾爾迪亞人兩千年前為了擴展國家勢力，利用巨人之力大量虐殺了瑪雷人民與其他民族的人民，即便到了現在瑪雷人仍無法原諒這

¹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6~164。

些艾爾迪亞人祖先的所做所為，導致現今艾爾迪亞人即便歸順於瑪雷，依然遭受瑪雷人的歧視與壓迫。而在這樣的歧視風氣下，導致古利夏·葉卡的妹妹遭到惡意殺害的慘劇。即便如此，古利夏·葉卡的父親仍選擇否定自己的種族，並持續將這些貶低自己祖先的歷史灌輸給孩子。表現出寧願被瑪雷人蹂躪的態度，且即便在這個沒有行動與言論自由的牆壁內側中，認為只要安靜度過餘生就好。而少年時期的古利夏·葉卡始終無法理解為何自己得因血統關係而必須去承擔祖先曾在瑪雷所犯下的罪過。

古利夏·葉卡原本打算接下父親所開設的診所，並順著他父親的思想低調地生活在牆內。直到某一天，地下組織「艾爾迪亞復權派」找上了他，艾爾迪亞復權派主要由，潛身於瑪雷政府機構的內線人員秘密組織與引導，此內線人員代稱為「梟」，而組織目的是推翻不斷對艾爾迪亞人施壓的瑪雷，並重現昔日艾爾迪亞民族的榮光。因此當組織告訴古利夏·葉卡，他妹妹的死亡是瑪雷治安當局人員刻意造成後。古利夏·葉卡才認知到瑪雷為了排擠艾爾迪亞人，不惜使出兇殘手段，因此憤怒的他無法認同瑪雷對於艾爾迪亞人所做的壓迫，同時也認同得恢復艾爾迪亞人被瑪雷所剝奪的自由與生存權利的志向，因此選擇加入組織對抗瑪雷。

古利夏·葉卡：「我身為醫療工作者，以及對瑪雷政府抱持著強烈的憎恨，反體制地下組織『艾爾迪亞復權派』看準了這兩點而找上了我。當我知道妹妹那起事件的真相，就暗自發誓…要讓大家知道誰才是真正的惡魔。我們的祖先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為了再次矯正這個世界，必須復興艾爾迪亞。」¹²

從上述內容可得知古利夏·葉卡的視角中，他不認同瑪雷對於艾爾迪亞人所做的

¹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67、168。

壓迫行為，以及種族歧視對於他者所造成的傷害。他認為瑪雷這樣的行為只是無意義的重複兩千年前艾爾迪亞人與瑪雷人之間受害者與加害者之行為，而這樣的紛爭也導致艾爾迪亞人為了自身的權利而組成地下組織向瑪雷對抗的局面。

敘事中瑪雷為了加強國家軍事發展，選擇強化巨人方面的戰力，為了這個目的，而計畫奪取九大巨人當中能力最強的「始祖巨人」。因此瑪雷將從收容區的艾爾迪亞人徵召 5~7 歲的男孩女孩，將其培養成瑪雷戰士並繼承瑪雷所擁有的六大巨人，並前去帕拉迪島奪取「始祖巨人」。由於艾爾迪亞復權派的計畫本身就是利用始祖巨人之力來擊潰瑪雷，但是瑪雷後續所策劃的奪還作戰將會影響到他們反抗瑪雷的計畫，因此為了早一步奪取目標，古利夏·葉卡將自己的兒子推入瑪雷戰士的徵選行列。

古利夏·葉卡：「於是我將艾爾迪亞的驕傲託付在兒子身上，教育他成為向敵人宣誓忠誠的瑪雷戰士。而我果然…還是當初那個愚蠢的孩子嗎？當兒子 7 歲的時候，向瑪雷密告我們夫妻。於是我們艾爾迪亞復權派全部被送往『樂園』，成了永遠在帕拉迪島四處徘徊的吃人巨人。」¹³

……

古利夏·葉卡：「聽好了，吉克。你是為了成為帶領我們艾爾迪亞人的國王而出生的喔！瑪雷那些人所說的話都是錯誤的，但是你現在必須比任何人都要遵從瑪雷政府的教誨。聽著，吉克…我們非勝利不可！」

黛娜·弗里茲：「你要替艾爾迪亞人洗刷屈辱喔！」

吉克·葉卡：「嗯…我知道。」

……

古利夏·葉卡：「當我察覺時，一切為時已晚。我早該知道的…父母將自

¹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6、187。

己的思想強行灌輸給孩子是多麼罪孽深重。為何我沒有想起當年的自己呢?我曾經真正面對過吉克本身嗎?既不是以『繼承王家血統的孩子』,也非『艾爾迪亞復興的希望』。不論如何,吉克他選擇放棄這對讓自己兒子身陷險境的父母,將這對愚蠢的父母交給瑪雷政府…藉以保全自身與祖父母的安全。」¹⁴

這段敘事中可看出古利夏·葉卡將自己的復權派思想強行灌輸給自己的孩子——吉克·葉卡,但吉克後來意識到復權派的思想與行為將會使全家淪為刑罰的對象,因此吉克為了保護自身與祖父母的安危,決定將不顧自己安危的父母及其叛國的行為與計畫洩漏給瑪雷當局並向其自首,使得古利夏·葉卡與其妻子黛娜·弗里茲也因此遭瑪雷逮捕。在古利夏·葉卡遭吉克當面指認並被瑪雷當局逮捕的畫面中,古利夏·葉卡夫妻等人的臉色表現出無措,且從古利夏·葉卡的敘事視角中可看到他當下所感受的,既不是對於瑪雷抗爭的挫敗感,而是後悔自己沒能從過去的經驗中記取教訓,與自己的父親一樣作出讓孩子失望的行為。

在古利夏·葉卡與復權派等人,因叛國罪被判處需變成毫無智慧「純潔的巨人」流放於帕拉迪島,而瑪雷的士兵將艾爾迪亞復權派成員帶到了帕拉迪島後,依序注射特殊的脊髓液,將其變成純潔巨人。而準備替古利夏·葉卡實行流放處置之瑪雷官員—艾連·庫爾迦,在替古利夏·葉卡注射之前,向其表明自己的身分正是淺藏在瑪雷政府機構的「梟」後,即變成九大巨人其中之一的「進擊的巨人」,隨後將周遭的瑪雷士兵全部剷除,便於之後對古利夏·葉卡說明巨人的能力與一切事情的緣由。

由於繼承九大巨人後最多只能活十三年,而艾連·庫爾迦的任期即將結束,因此他將人生中的最後任務託付給古利夏·葉卡,而古利夏·葉卡卻為了追求自由,失去了妻兒、好友甚至是一切,內心因罪惡感而失去戰意。

¹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5~7。

古利夏·葉卡：「我…什麼都不懂…失去同伴、失去妻兒，還有手指被砍斷的痛苦…要是我事先知道這是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我才不幹呢！」

……

艾連·庫爾迦：「站起來，去戰鬥！」

……

艾連·庫爾迦：「我選上你的最大理由並不是你比別人更痛恨瑪雷，而是你在那天走出了牆外。如果那一天你沒有帶著妹妹走出牆外，你應該會繼承父親的診所……長大後的妹妹現在也結婚了，說不定還生了孩子呢！但是你卻走出了牆外…我們為了追求自由，讓同胞們付出了代價，要討回這血債只有一個方法…打從我第一次在這裡將同胞踹下去，從你帶著妹妹走出牆外的那一天，直到我們得到合理的報償，戰鬥都將持續下去…就算你死了，或是你死後也一樣！這是…以你為開端的故事啊！」¹⁵

由於自己的思想與價值，導致妻兒與親朋好友接連陷入了危險，因此古利夏·葉卡相當後悔自己沒有去認真了解，追求自由應付出的代價，並於失去一切之後，澆熄了自己對瑪雷的戰意。而艾連·庫爾迦隨後表示他之所以向瑪雷抗爭，主要就是為了奪回艾爾迪亞人的自由，因此在得到應有的權利之前，人們必須得不斷抗爭，直到奪回應有的權益為止。

上述為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分析，在島外牆內的敘事之前，隱含作者使用了限知視角的手法，從原本島上牆內敘事中隱藏了島外世界的資訊後，再利用古利夏·葉卡的日記，從島上艾連等人視角轉移到島外牆內的視角，以古利夏·葉卡的理知性視角來敘事自己從島外到島上牆內的人生。上述引文可得知古利夏·葉卡因血統的關係遭到瑪雷的歧視與欺壓，即便在艾爾迪亞復權派失敗後，

¹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82~90。

仍選擇潛入帕拉的島內爭再次實行曾經失敗的始祖巨人搶奪計畫，只為了奪回自身民族的權益，與壓迫方的瑪雷不斷持續抗爭。

三、 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

「瑪雷戰士」其所指的對象為，被徵選成為執行「始祖奪回計畫」的瑪雷戰士們，包括：萊納、貝爾托特、亞妮等人。瑪雷政府為了確保戰爭的優勢進而組成的特殊兵種，然而此兵種需繼承國內原擁有的六大巨人(顎巨人、超大型巨人、女巨人、盔甲巨人、野獸巨人、車力巨人)。而瑪雷透過這六大巨人之能力在一路上擊潰了世界各國軍隊，並協助瑪雷成為世界強國。但隨著各國軍事科技逐漸提升，逐漸出現專門對付巨人用的武器，使得過度依賴巨人之力的瑪雷在軍事上之宰制力不如以往。但在九大巨人之中，不僅是巨人的源頭，並擁有操控或改變所有巨人等強大能力的「始祖巨人」仍遺留在帕拉迪島上。因此為了奪取始祖巨人並再次站上世界強國的地位，瑪雷政府派遣了帶有巨人之力的瑪雷戰士前往帕拉迪島奪取始祖巨人。

在敘事中瑪雷戰士必需是擁有變成巨人能力的艾爾迪亞人擔任。而瑪雷政府為了確保其繼承者之戰鬥能力，在隔離艾爾迪亞人的雷貝里歐收容區中，徵召幾位 5~7 歲的小孩進行軍事訓練以及強制輸入報效國家等觀念。最終分別由吉克·葉卡、馬賽·賈利亞德、貝爾托特·胡佛、亞妮·雷恩哈特、皮克·芬格爾、萊納·布朗，獲選繼承瑪雷國內的六大巨人後成為瑪雷戰士。因此處將解析這些承載著島外國族價值意識的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

萊納·布朗母親：「我們都是遭到拋棄的…才會住進四周都是圍牆的收容所。因為我們身上流著過去犯了錯的惡魔血統，如果不關起來，會造成大家的困擾。你之所以沒有爸爸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你爸爸是瑪雷人，瑪雷人是嚴禁跟艾爾迪亞人生孩子的…所以…這件事是秘密哦！」

萊納·布朗：「嗯…」

萊納·布朗母親：「我們是繼承惡魔血統的艾爾迪亞人…不能夠跟那個人一起生活。要是你生為瑪雷人就好了…」

……

萊納·布朗：「沒錯…我在當時，為了能夠跟媽媽成為瑪雷人才選擇成為戰士。」¹⁶

萊納·布朗在出生後因父親發現萊納·布朗母子倆是艾爾迪亞人。由於艾爾迪亞人在血統上不被瑪雷政府所認可，因此萊納·布朗母子遭到瑪雷當局的隔離處置以及邊緣化，使父親與母子得分開生活。因此萊納·布朗從小就得被迫處在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中成長，而母親為了讓一家人團聚，期望它可以透過獲得瑪雷戰士的身份，以獲得榮譽瑪雷人的稱號及較高的權力，因而將期望全託付在萊納·布朗身上。在瑪雷，艾爾迪亞人可透過成為瑪雷戰士的身分報效國家，而這身分所帶來之特權，可使其家庭成員能夠從社會底層的艾爾迪亞人升格成較高階的榮譽瑪雷人，並獲得與一般瑪雷人同樣的身分待遇。因此萊納·布朗同樣也為了能夠與父親一起生活，而選擇加入瑪雷戰士的徵選行列。

由於萊納在瑪雷戰士的候選試驗中，無論成績還是格鬥技巧，名次都位於後段班，但藉由測驗對瑪雷展現的極端的忠誠，使其獲選為瑪雷戰士。而瑪雷戰士在準備前往帕拉迪島執行「始祖奪回計畫」前，瑪雷政府替瑪雷戰士們舉辦一場歡送遊行。而遊行途中，萊納偶然碰見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並前往父親工作的所在地準備與他相認，其對話如下：

萊納·布朗：「你看！我跟媽媽已經成為榮譽瑪雷人了，只要提出申請，就可以自由前往城外。以後我就可以跟爸爸媽媽一起生活了—」

萊納·布朗父親：「不要開玩笑了！是那個女人叫你來的吧！為了向我報仇！」

¹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67~69。

可惡!怎麼會讓自己的小鬼成為戰士啊!萬一有人詳細調查你的出身，我們家族就完蛋了!你們是想逼得我走投無路對吧?因為我試著擺脫你們…這對艾爾迪亞的惡魔母子!」

……

萊納·布朗：「別…別走阿…」

……

萊納·布朗母親：「萊納，你還好吧?」

萊納·布朗：「啊…對了，已經到了…出發當天嗎…」

萊納·布朗母親：「你一定可以順利完成任務的我想你爸爸一定也會祈禱你能夠成功!」

萊納·布朗：「…嗯!」

民眾：「我們艾爾迪亞被挑選上的戰士們!務必將大家從島上惡魔的手中拯救出來!」

萊納·布朗：「沒錯…就算沒有父親，我依然是被選為擔任『盔甲巨人』的戰士…我要將大家從島上惡魔的手中拯救出來，成為這世界的英雄!」

17

萊納為了與自己的親生父親相認，嘗試透過瑪雷戰士這項管道提升自己與家人的身分地位，歷經千辛萬苦最終受到瑪雷政府的青睞並獲選成為瑪雷戰士。但他從沒想過即便是自己與母親都獲得了榮譽瑪雷人的名號以及等同一般瑪雷人的權利，仍然無法改變自己的父親亦或是世界對於他們的歧視與排擠之現狀。萊納了解世界的現實後，準備前往帕拉迪島之前，無法將這項殘酷的現實告知自己的母親，獨自承受這份現實前往帕拉迪島執行任務。在失去父親的支持之下，只剩下拯救世界的榮譽感來支撐他擔任瑪雷戰士這一份職務的動力。

¹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38~42。

在瑪雷政府傳承下來的歷史中，傳聞 2000 年前艾爾迪亞民族有一位女孩，人稱「始祖尤米爾」，相傳她在某機緣之下與大地的惡魔簽訂契約後獲得巨人之力。艾爾迪亞民族利用始祖尤米爾及其巨人之力到處侵略各國並殘殺大量當地人民，在大量擴展自己的領土後不久建立艾爾迪亞帝國。艾爾迪亞帝國的統治者弗利茲王為了確保自己民族的血統與巨人之力得以延續傳承，強迫其他民族必須生下含有艾爾迪亞民族血脈的孩子。而外界認為艾爾迪亞帝國的作法過於殘忍，使得艾爾迪亞人被外界貼上了「惡魔民族」等標籤。在時間的推動下，艾爾迪亞帝國的九大巨人之力也開始向王族之間不同的人繼承，這也導致後來王族成員之間，各自為了權力爭奪巨人而引發內鬥、戰爭。而這時瑪雷人的祖先荷洛斯為了推翻當時國力衰退的艾爾迪亞帝國，透過分化始祖巨人以外的八大巨人持有者並組成同盟，並共同擊敗當時艾爾迪亞帝國的統治者——弗里茲王，且重新建立起過去遭到艾爾迪亞帝國消滅的瑪雷。而戰敗後的弗里茲王也帶著一部份的人民與「始祖巨人之力」逃往帕拉迪島享受平靜的生活。直到今日島外的人民仍無法原諒那些曾利用巨人蹂躪整個世界的「惡魔民族」並將其視之為敵。在艾爾迪亞帝國被推翻後，由於一部分的艾爾迪亞人被弗利茲王帶到了帕拉迪島，因此剩下的則是被留在大陸，並被拘禁於瑪雷的管制下。但同樣留著艾爾迪亞人的血統，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依舊無法被世界接納，承受自己的祖先過去所犯下的罪孽，孤獨地接受世界的憤怒。

萊納·布朗：「怎麼了？難不成…你對於殺死島上惡魔感到猶豫了嗎？你忘了那些人對我們跟瑪雷做了什麼事嗎？他們都是曾經蹂躪這世界、打造出地獄的惡魔後裔阿！到現在依然對世界造成威脅。而我們是被選為代表這世界去制裁惡魔的戰士。」

……

萊納·布朗：「我是一被祖國瑪雷選為擔任『盔甲巨人』的戰士！我要消滅

島上的惡魔，拯救大家，然後成為英雄！」¹⁸

在瑪雷為了控制思想的教育下，使帕拉迪島外的人類認為逃到帕拉迪島上的艾爾迪亞人，仍舊留有始祖巨人的力量在島上蓄勢待發，企圖再次控制整個世界，而這樣的傳聞，讓世界定義帕拉迪島上的人類為「惡魔」。因此身為艾爾迪亞人的萊納為了向世界證明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對世界是無害的，再加上瑪雷所灌輸的思想與意識形態，使得萊納在孩童時期就認為島上的人都是惡魔，消滅他們才是拯救世界，即便是殺了他們也是正義的行為。

戰士三人組為了調查始祖巨人的蹤跡，以逃難者的身分加入島上士兵的行列，在托洛斯特區奪還作戰中，眼看自己好不容易打破的城牆大洞將被艾連封起來，使萊納與貝爾托特心急地討論「始祖奪回計畫」之後續問題。然而這段對話不小心被同期的馬可·波特聽見，對此萊納等人為了不讓自己的身分曝光，準備將他身上的行動裝置拆除後交由純潔巨人將其滅口，此狀況也被趕來的亞妮撞見，其對話如下。

亞妮·雷恩哈特：「這是…怎麼回事？」

馬可·波特：「萊納他不太對勁。快點救我！」

萊納·布朗：「他聽見我們的對話，不能留他活口。」

亞妮·雷恩哈特：「開什麼玩笑！混帳！」

貝爾托特·胡佛：「萊納！是巨人！朝這裡過來了！」

萊納·布朗：「亞妮！把馬可的立體機動裝置拆下來！」

馬可·波特：「…!?什麼？」

亞妮·雷恩哈特：「為什麼…是我？你們自己惹的麻煩，應該是你跟貝爾托特來做啊！」

¹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5~49。

萊納·布朗：「不，就是要由妳來！你剛才奮力救了柯尼對吧？為什麼當時要冒那種風險？難道你對這惡劣民族產生同情了嗎？如果不是，現在就證明給我看！如果妳！還有等妳回家的父親！還堅持跟這個骯髒民族不一樣…！現在立刻證明給我看！」

……

萊納·布朗：「喂…為什麼…馬可…被吃掉了…」¹⁹

戰士三人組在加入士兵的行列後，與同期的士兵相處融洽，也時常幫助彼此。並於作戰的當下，在同期的士兵同夥遭遇危險時前去救助。如今為了祖國瑪雷所託付的任務，亞妮必須害死曾經一起共同奮戰的士兵，這使亞妮產生猶豫，因為她在島上與其一同生活後，似乎漸漸察覺對方與自己並無異樣之處，也並非瑪雷所說的那樣邪惡。但亞妮為了回到父親身邊，仍得完成瑪雷所託付的任務，無奈只能拋下對於馬可的憐憫心，進而將其滅口。萊納在親眼見證馬可的死亡後，意識到自己殺害了曾經一同在島上兵營裡成長的夥伴，加上過往自己曾親手破壞城牆，讓純潔巨人入侵牆內，造成大量當地民眾死亡。這使他的內心陷入懊悔的罪孽感，而這份罪孽感也導致萊納出現人格分裂的現象，一面是消滅惡魔保護全人類的戰士；另一面則是消滅巨人保護人類的士兵。由於這些瑪雷戰士從小生活在瑪雷之意識形態下，起初對於島上的人有著極端的排斥，並充斥著消滅對方的想法，直到混入後並共同生活，才逐漸了解對方的一切，甚至發現自己所看到的人事物並非先前瑪雷所灌輸如邪惡等負面印象，這也使得戰士們對於島內人們的定義與起初在瑪雷時有了不同的想法。

萊納與貝爾托特的身分被調查軍團等人揭露後，萊納綁架了擁有巨人之力艾連並試圖帶回瑪雷，為他們的任務進行收尾。但調查軍團為了奪回被綁架的艾連，於是追趕著利用盔甲巨人逃跑的萊納等人，當同期的士兵們趕上後仍

¹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06~115。

舊不敢相信，並無法想像這兩個情同手足的同夥原來是造成這一切的兇手。

柯尼·斯普林格：「這不是真的吧，貝爾托特·萊納？難道之前…你們一直在騙我們嗎…」

約翰·基爾休坦：「不是這樣吧…你們兩個…我們不是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度三年共苦的同伴嗎…但是呢…你…身為做了那些事情的加害人…竟然在被害人面前…還可以呼呼大睡啊。」

貝爾托特·胡佛：「有…有誰？會真的想要……殺人呢？有誰會願意？有誰會願意做這種事？被大家所怨恨，就算被殺也是理所當然。因為做了無法挽救的事…可是…我們承受不了這種罪孽…至少在扮演士兵的期間…還比較輕鬆…我們真的把你們當作同伴！我們…根本連道歉的資格都沒有…但是…有誰……拜託…有誰…求求你們…有誰可以來找到我們啊…」²⁰

貝爾托特等人過去利用巨人之力奪走島上的眾多性命，由於這場大屠殺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使得瑪雷戰士等人內心都被迫承受著殺人的罪惡感。並在得知與自己一同友好相處三年的同夥都是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這使貝爾托特陷入了更沉重的內疚，他為了暫時忘卻這份罪惡感，將自身投入於「拯救同夥的士兵」之身份。因此當這些同一期的同伴追問時，使得貝爾托特最終因承受不住自身的罪惡感，而向其哭訴著自己同樣也無法接受自己的殺人行徑，同時也暫時放下消滅島上惡魔等瑪雷戰士之立場與思維，並以士兵的身份去期盼同伴們的原諒。

當艾連偽裝成艾爾迪亞人部隊的受傷軍人潛入瑪雷後，藉由戰士候選生法爾可的幫助下與萊納會面。萊納久違地再次見到艾連，表情逐漸嚴肅起來，對於艾連的到來與他接下來的作為感到害怕。

²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83~89。

萊納·布朗：「你來這裡…想做什麼？」

艾連·葉卡：「跟你一樣啊！」

萊納·布朗：「…為…為……」

艾連·葉卡：「『為什麼?』是嗎?你難道不懂嗎?就跟你一樣啊!都是『逼不得已』。」²¹

……

萊納·布朗：「不是的!不是的，艾連…我…那一天…馬賽被吃掉了…而亞妮跟貝爾托特打算終止作戰計畫，然後折返…但是我…硬是說服了他們兩個人…繼續執行作戰計畫…雖然…那是為了保身，但是…其實我想成為英雄…在你們面前擺出一副大哥樣也是這種心態。因為我想要受人尊敬…並不是時代或是環境所造成的…都是我不對!你的母親會被巨人吃掉都是我造成的!我已經…受夠自己了…請你…殺了我吧…我想要…消失…」²²

在萊納撤退回瑪雷時，也代表萊納選擇背對自己過去在島上的所作所為，逃避自己內心之罪惡感，即便回到瑪雷後也曾因承受不住這股壓力，想過以自盡的方式來解脫。而艾連潛入瑪雷後，了解瑪雷與世界大陸上對於帕拉迪島上的人類有著強烈反感，甚至將這些種族主義的觀念持續灌輸給一無所知的孩子。這也使得艾連理解並同情萊納的處境與立場。因此當艾連現身於萊納面前時，艾連並非以被害人的身分與萊納對談，但擁有過重的罪惡感的萊納渴望有人能制裁手染鮮血的他，甚至要求艾連殺了自己，試圖以償命的方式來贖罪並期盼自己從仇恨的枷鎖中獲得解脫。

上述為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分析，瑪雷戰士從小被國家灌輸種族主義的思

²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9~20。

²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8~80。

維所建立，而日後成為了種族主義下的傀儡，隱含作者也透過隱藏視角將萊納等人對於島上的立場遮蔽，使得瑪雷戰士的意識形態起初將立場不同的對方視為敵方並將其邊緣化。然而在與立場不同的人相識後，才了解對方與自己也都是為了生存，由於雙方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只是立場處境不同，因此瑪雷戰士對於自己殺害島上的大量人民後感到懊悔與內疚。瑪雷戰士在敘事中踏足於兩個不同立場之處，一是自己從小被瑪雷定義拯救世界之戰士立場；二是與保護島上牆內人類的士兵之立場，前後兩者之立場皆以各自之生存為出發點展開，而最後導致兩者在後續有了衝突。然而當瑪雷戰士與島上士兵相處後，也逐漸認同島上人民為了存活而戰鬥之意識型態，因此在知曉島上人民所處之立場後，改變了瑪雷戰士們原有的意識型態不再排擠。

四、 島外世界之敘事視角

「島外世界」所指的對象為，對帕拉的島人產生敵意的島外世界民眾，同樣此視角為隱含作者在敘事中所採用的第四方視角。而這一方的視角所擁有的共性在於，因視角之限制而衍生其極端的種族主義思維。

在前一段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有提過，帕拉迪島以外地區的歷史主要記載著艾爾迪亞人以極為殘暴的方式統治大陸，而這樣的歷史觀導入大陸人類的意識裡，使得大陸上的人都艾爾迪亞民族感到恐懼與憎恨，使得特定的種族在大陸上被歧視與排斥。

清潔人員：「真是難得，這麼早就有觀光客啊？那我晚點再來吧…嗯嗯…啊…原來是艾爾迪亞人啊…」

古利夏·葉卡：「你…幹什麼？我們可是有取得外出許可的！」

清潔人員：「我是這座塔的清潔人員，又不是治安當局，清理髒污是我的工作。你們這些惡魔弄髒了我工作的地方！是極盡殺戮之能事的惡魔後裔！其實早該把你們趕盡殺絕的…現在居然還繁衍小孩！你們為什麼又生

下惡魔？」²³

艾爾迪亞人外出必須戴上特定的臂章來表明的身份，因此當清潔人員透過臂章得知這次觀光客的身份後，而轉變為輕蔑的態度並將其驅趕。即便艾爾迪亞民族與他們同樣為人類，但瑪雷以及當地人民以臂章的方式替艾爾迪亞人貼上標籤並歧視。從上敘的對話可得知，像是清潔員這種身份與地位都不高的瑪雷人對艾爾迪亞人也都抱持著歧視的態度，並無法認可他們的血統，同時也代表瑪雷人等島外世界中非艾爾迪亞之種族的人，對於艾爾迪亞民族之存在有著極度排斥的思維。

瑪雷與其他國家長年持續著戰爭，而擁有艾爾迪亞民族血統的法爾可·葛萊斯是瑪雷的戰士候補生，由於個性純真善良，使其在某次的戰爭中俘虜敵國的傷兵後，法爾可為了拯救這名俘虜的性命試圖將其包紮傷口，但由於彼此語言不通的關係而請求精通外語的同期戰士候補生烏德幫忙翻譯。當傷兵察覺到幫自己包紮傷口的人是艾爾迪亞人後，對其說了幾句話。

法爾可·葛萊斯：「嗯？他在說什麼？幫我翻譯一下，烏德。跟他說失血已經止住了，叫他放心吧！」

烏德：「別碰我…骯髒的…惡魔。…他是這麼說的。」²⁴

其他在大陸的國家過去也曾被艾爾迪亞帝國所侵略。因此上敘對話中可得知，不僅是瑪雷，現今就連其他國家對於艾爾迪亞民族也抱持著歧視等非友善之態度，也表現出艾爾迪亞民族在國際上被孤立的現況。

世界各地都對艾爾迪亞人的存在感到不滿，而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也因自己祖先過去的所作所為，必須面對來自世界的憤怒與排擠。當萊納與隸屬瑪

²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43~145。

²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61。

雷的艾爾迪亞部隊在拿下與其他國家的戰爭後返鄉，並將捷報帶給雷貝里歐收容區的親人們，其當天的對話如下：

萊納·布朗母親：「再來…只要把住在那座島上的惡魔全部消滅…艾爾迪亞人就能夠過著幸福的日子了。」

賈碧·布朗：「…你放心，卡麗娜阿姨。我們戰士隊會保護艾爾迪亞人，免於島上惡魔的威脅…請你不要擔心。」

……

其他親屬：「雖然贏了這場戰爭，但是…島上的傢伙仍然可能隨時前來毀掉這個世界。」

其他親屬：「是阿…在這種狀況下，也難怪世界上的人們會如此害怕艾爾迪亞人。對了…萊納，就連你要逃離島上的惡魔都費了一番功夫呢！」

賈碧·布朗：「況且…萊納也很煎熬。5年來他都潛伏在…那些兇狠又殘暴的惡魔所棲息的島上呢!在那裡究竟遭遇過哪些慘痛經歷…」²⁵

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也如同島外世界的其他人一樣，對於那些過去曾蹂躪世界，如今逃亡至島上的艾爾迪亞帝國勢力感到恐懼與憤怒。因此這些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積極地想表示自己自己是友善的，且與島上的惡魔不同。他們為了證明自己沒有艾爾迪亞帝國的危險思想，因此在意識型態上將島上的人視為異類，也一致認為必須消滅其存在並讓世界早日回歸安穩，且將這樣的觀念持續傳達給下一代。

上述為島外世界之敘事視角分析，其視角所表達的是某勢力之種族主義，而這樣的種族主義也是建立在彼此的不瞭解。如艾連在知曉島內與島外兩地的意識形態與各自之立場時，對萊納所說的一句話「一無所知的孩子…被一無所

²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8~160。

知的大人灌輸這種觀念。」²⁶也表達島外的人在不了解島上人類是否善良的情況下，仍選擇將其排斥，並把這樣充滿無知的行為與意識形態持續灌輸給孩子，而孩子們也最終與那些大人們一樣陷入把無知傳遞下去的輪迴。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進擊的巨人》之抗爭敘事視角主要分為「島上牆內」、「島外世界」兩邊極端之陣營，隱含作者利用限知視角來設計並引導彼此之意識形態發生衝突。當「島上牆內」、「島外世界」兩者之意識型態在衝突後，使得雙方皆有人物在敘事視角上擁有了重疊處，當中的人物也造就了不同於「島上牆內」、「島外世界」等兩者較極端之敘事視角，在「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中，古利夏·葉卡生於瑪雷，但為了艾爾迪亞人民的權益協助島上牆內之人類與迫害者瑪雷等國抗爭；而「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則是以瑪雷戰士的萊納·布朗等人為了國家的權益與拯救世界，而混入帕拉迪島的生活。對此在敘事的視角設計上進而演變成四方的立場關係。

第二節 抗爭敘事的情節安排

抗爭敘事的情節安排，其意指《進擊的巨人》中具有「抗爭」事實的情節，透過敘事技巧將其情節進行組合與排列。這裡「情節」一詞的使用，是以敘述對象或人物在故事中的舉動或事件，並將這些舉動或事件連結與累積，最終便形成為一個完整之敘事。其對「功能」與「序列」的定義如下：「功能是敘事文結構分析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故事中最小的敘事單位。」²⁷、「序列是由功能組成的完整敘事句子，它通常具有時間和邏輯關係，序列有基本敘列和複雜序列之分。」²⁸對於上述之定義內容，本文將以此概念作為解析方法之依據，並以此針對《進擊的巨人》在「情節」上的呈現。

在《進擊的巨人》中可發現隱含作者透過不同的情節安排技巧，並不斷重複表現等，來表達作品之核心觀念——「抗爭」。因此本節將探討隱含作者在作

²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76。

²⁷ 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2月，頁121。

²⁸ 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年，2月，頁124。

品中所運用之情節安排方式，分別為「敘事時間安排」、「敘事懸念安排」、「敘事張力安排」，透過以上三種層面解析《進擊的巨人》抗爭敘事中的情節安排。

一、 敘事時間安排

敘事時間安排意指為隱含作者透過更改敘事時序之方式，來抽離或補充敘述對象或人物的某段經歷，並以此造成隱含讀者接收的資訊量減少或增加之效果。而此處的敘事時間之安排將分析其在敘事中所造成的效果。例如：《進擊的巨人》在前期敘事主線中將萊納·布朗、貝爾托特·胡佛、亞妮·雷恩哈特過去於瑪雷的生活與環境等敘事抽離後，融入帕拉迪島上的士兵行列。



圖一

²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4。



圖二

藉由(圖一)、(圖二)，可看出在上述畫面中，隱含作者透過將這些本是不同陣營的萊納等人，以隱藏瑪雷戰士之身分等敘事過程，並展現與艾連等人一同砍殺牆外巨人以拯救人類等行動，將其角色人物重新塑造造成與帕拉迪島同一側的夥伴。在敘事時間之安排上，藉由消除某一段敘事之手法，其效果改變了角色原本背景及其立場，使得原本複雜的圓形人物³¹改為較單純且單向之扁形人物³²。

直至萊納與貝爾托特表明自己是破壞城牆並導致牆內人類大量死傷的盔甲巨人與超大型巨人身份後，角色從原本具有正義感的士兵同夥，進而轉變為島上人類的叛徒。由於視角仍處於被限縮於帕拉迪島內，因此並不清楚島外的狀況，然而透過以上這段萊納自曝身份之敘事可得知萊納等人在角色立場上呈現出不同於島上之角色立場後，兩者發生衝突，造就了萊納等瑪雷戰士角色之塑造方向有了不同於當時艾連與其他島上等人之發展。

同樣的手法也運用在艾連身上，從最初具有正義感拯救人類到後續為了正義而大量屠戮其他人民，以上兩者不同極端之行動正是艾連這個角色從前到後之作為，也是將這個角色從單向行的扁型人物塑造到具有非單向型的圓型人物。

³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7。

³¹ 胡亞敏認為：「圓形人物具有多種特性，包括一些互相衝突或矛盾的特性。」(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 年，2 月，頁 140。)

³² 胡亞敏認為：「扁型人物往往只有一種或很少幾種特性，甚至可以用幾個字或一句話來描述。」(胡亞敏：《敘事學》，臺北：若水堂，2014 年，2 月，頁 140。)



圖三

從上圖可看出，艾連為了改變人類始終被巨人壓迫的現況，因此選擇成為士兵去對抗巨人，將吃人的巨人視為邪惡的一方，並將自己視為拯救人類的正義一方。可看出隱含作者對於艾連的人物塑造，從「艾連小時候在帕拉迪島上被巨人所迫害」到「艾連在帕拉迪島上對抗牆外巨人」的這段敘事時間中，表現出保護人類、追求正義等單一的扁形人物之方向進行設計。

而「艾連在帕拉迪島上對抗牆外的巨人」這段敘事時間結束後，敘事時間直接連接到「艾連襲擊雷貝里歐收容區」這段故事時間上。於上述內容當中，隱含作者於敘事時間的安排上，將萊納撤退回瑪雷後，以及艾連襲擊雷貝里歐收容區，這期間長達四年的故事時間中，消除了帕拉迪島與艾連等人於這四年間的變化之敘事，並直接將敘事時間連結到艾連襲擊瑪雷的雷貝里歐收容區事件的這段故事時間。

隱含作者透過以上的消除某段敘事之手法來減少隱含讀者在敘事所接收的資訊量，造成無法交代隱含讀者艾連襲擊瑪雷的動機與用意，甚至是敘事中遭

³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93。

受此次襲擊的受害者賈碧等人也無法理解為何要遭受艾連等人的迫害。而這樣的敘事時間之安排導致隱含作者在前期替艾連這個角色所營造之正義形象，因此而有所改變。在《進擊的巨人》的敘事時間之安排上，隱含作者將艾連的人物形象塑造從具有正義的英雄形象直接轉變為冷血的殺人兇手之形象，賦予了艾連這個角色性質兩個不同面向之發展。

也就是說在敘事時間之安排，隱含作者藉由把敘事中的某一段落消除後再繼續進行敘事，除了造成敘事人物形象變換之效果外，更導致了隱含讀者在敘事中所接收之資訊量的增加、減少。

由於隱含讀者在敘事中所接收之資訊量的減少，導致隱含讀者對其敘事產生疑惑、無法理解，而這也就是隱含作者藉由時間安排所造成的「懸念」效果，而「懸念」之效果及其詳情，將於第二小節進行說明。

二、 敘事懸念安排

本文於下述提出之「懸念」，其概念源自於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所提出的「內盲點」，「內盲點」一詞為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對於「盲點」³⁴的中一種分類。楊義對於「盲點」一詞之定義：「與焦點處於另一極端的，是盲點。它屬於非聚焦的領域，是聚焦的光線照不到的地方。世界上沒有無陰影的光線，光線集中處是焦點，光線照不到的地方是陰影，是盲點。」楊義認為「盲點」是焦點的相反面，因此將其視為非聚焦的領域，且更進一步將其分為「外盲點」、「內盲點」等兩種形式。而此處將著重於「內盲點」進行分析，所謂「內盲點」，其意指某聚焦範圍內，因限知視角導致盲點的設置，並隨著限知視角的擴展，使得這樣的盲點被消除了。

在上一個小節的論述中，時間敘事安排的遮蔽將另外造成「懸念」之效果，懸念為作者引誘讀者繼續閱讀作品的敘事技巧。如像上課問答一般，作者在敘事中設置一個懸而未解的事件讓讀者進行猜測與推理，後再藉由後續之敘

³⁴ 楊義：《中國敘事學》：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268。

事來解開作者設計的懸疑，透過上述之技巧，不僅能替作品創造話題性，也能藉由此方式與讀者進行互動。因此隱含作者在《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中經常利用減少另一個不同時序之敘事或者是穿插一段與當下之劇情無法串接的敘事，如：預示、伏筆、記憶等……將片段敘事以閃前閃回之形式出現在《進擊的巨人》的敘事中。《進擊的巨人》透過了上述之敘事手法造成隱含讀者對其敘事產生疑惑，同時也對其後續發展產生好奇，最後於故事的後續劇情中，再選擇是否給予隱含讀者其懸念之解答，進而達到讓隱含讀者對其敘事期待之效果。

在《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常透過插入片段回憶，但經常發生在回憶的畫面裡，其表達的內容不夠完整，使得隱含讀者的接收之資訊量有所限制，如下圖：



圖四

³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7。

從上圖當中，可得知艾連的父親在失蹤前，曾單獨與孩童時期的艾連見面。因此當艾連為了回想與父親最後一次會面的情景時，隱含作者藉由插入了一小段艾連的記憶，畫面中為父子之間情緒激動的對話與一劑注射器，由於此段的閃回敘事內容並不完整，造成隱含讀者對敘事內容產生疑惑，而疑惑之問題如下：古利夏·葉卡為何替艾連注射？注射器的內容液體之功能？……等，隱含作者選擇暫不解釋這些問題，導致隱含讀者處於限知之情況下並產生疑惑，使其敘事產生懸念之效果，為了方便說明以下將上述之懸念統稱為「懸念①」。

直到接近《進擊的巨人》的王政篇末段出現了對於上述之懸念的更多線索，如下圖：



圖五

(圖五)說明：右頁畫面為古利夏·葉卡使用進擊巨人之力殺害王家成員並奪取始祖巨人的記憶，並於後續將地下室鑰匙轉交給幼年時期的艾連。左頁則是古利夏·葉卡在奪取始祖巨人之力後，將變成巨人用的特殊脊髓液注射給幼年時期的艾連·葉卡。

³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0~181。



圖六



圖七

(圖六)、(圖七)說明：艾連·葉卡被古利夏·葉卡注射特殊脊髓液後，變成無意識的純潔巨人，並將古利夏·葉卡吃掉後，繼承「進擊的巨人」、「始祖巨人」之力，並恢復為人型之狀態。

³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2~183。

³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4~185。



圖八

(圖八)說明：右頁為艾連·葉卡吃掉古利夏·葉卡後，繼承了「進擊的巨人」、「始祖巨人」之力，並恢復成人型。左頁為擁有王家血統之人觸碰艾連·葉卡，進而發動始祖巨人讀取過往記憶的能力(讀取艾連·葉卡吃掉古利夏·葉卡的回憶片段)。

藉由上述圖片中可看出，艾連持有的巨人能力是可藉由與王家血統接觸，以閱讀過往能力繼承者們的記憶。因此當敘事到了王政篇時，艾連藉由接觸王家血統之人看到了上一代繼承者，也就是自己的父親—古利夏·葉卡的記憶。由於此處透過父親的記憶與其視角，隱含讀者可得知古利夏·葉卡利用進擊巨人的能力奪取王族所持有的始祖巨人之力後，隨即殺害了在場的其他王族成員。並於後續利用注射器內的液體將艾連變成純潔巨人，讓艾連繼承寄宿在自己身上的「進擊」與「始祖」巨人之力，因此最終被變成巨人的艾連吃掉。這也使艾連初次回憶父親失蹤前的最後身影時，畫面中出現的針筒以及各種疑問所引發的懸疑^①，都隨著艾連接觸擁有王家血統之人而看到父親襲擊王家的記憶，而有所解答。這也讓隱含讀者從上述敘事中得知到針筒的用途外，並補足了前面針筒所導致的懸念。透過上述之方式，隱含作者將原本沒有交代的疑問給予了解釋，使隱含讀者能透過畫面中的線索解開其懸念。

³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6~187。

至於隱含作者對於懸念的設計上，於表現懸念之同時更使其原本懸念與後續出現之懸念互相產生連貫性的效果。而此處在懸念上之連貫性的定義：敘事在解懸念的過程中，再次置入另一個懸念，使敘事的懸念之間彼此呈現出連貫的情形。如(圖五)右頁下半部所示，當隱含作者在解釋針筒懸念的回憶畫面中，隱含作者特別置入古利夏·葉卡的視角畫面，視角畫面中為艾連手握希干希納區老家地下室鑰匙。由於地下室鑰匙與針筒的懸念之間起初並沒有任何關聯，且隱含作者也暫不解釋其鑰匙的出現究竟代表了怎麼樣的意義或徵兆，只是單純在解懸念①的過程中插入一個看似與懸念①無關的物件。對此可看出隱含作者透過穿插地下室鑰匙的畫面，以刻意表現出地下室裡藏有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資訊或物品，而這些對隱含讀者來說同樣也是未知的事物，因此地下室所隱藏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其又具有什麼樣的功能，這些疑問對隱含讀者來說，又是另一個懸念的產生。

隱含讀者也僅能從敘事前期得知古利夏·葉卡將某事物或資訊藏於地下室中，如下圖：



圖九

在(圖九)中，可看出藏於地下室的秘密還尚未被揭曉，艾連在希干希納區的老

⁴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0。

家就已遭到巨人入侵，導致當時與艾連使用同個視角的隱含讀者，兩者同時被迫中斷探知地下室的秘密，這也使得隱含讀者對於艾連老家地下室秘密的接收資訊量不足，以致無法理解地下室鑰匙出現於父親的回憶中，及其代表怎麼樣的意圖。為了方便下文說明，將上述談到的地下室鑰匙與其秘密所造成之懸念統稱為「懸念②」。隱含作者藉由解懸念①的過程置入懸念②，除了使敘事的懸念之間呈現連貫性，且其敘事更具可挖掘性，也進而使隱含讀者對其敘事後續進行猜測與討論等互動方式。因此在逐漸解開所有懸念的同時，除了可以拓展隱含讀者對於故事作品的理解以外，更能達到延長隱含讀者對作品敘事的期待效果。

當艾連等人到達地下室後，發現那把鑰匙實際上是用來打開存放古利夏·葉卡日記的櫃子。艾連等人根據日記上的記載，得知古利夏·葉卡過去為來自島外的世界的人類，以及他過往在島外生活之情況，甚至是島外世界對於擁有著艾爾迪亞人血統的島上人類抱持敵意等情況。當隱含讀者在透過艾連持有的巨人能力看到古利夏·葉卡的過往完整的記憶與藏在地下室的日記後，完整交代了《進擊的巨人》敘事的來龍去脈，在知曉海的另一端是全都是敵人後，也解釋了古利夏·葉卡之所以到了島上與其作為的原因，都是在艾爾迪亞遭受瑪雷的壓迫所造成的，而這也連同將過去的懸念①、懸念②都給予了合理的解答，而造成上述兩例懸念的前因皆為古利夏·葉卡爭取自身民族以往的繁榮而向實施種族壓迫的瑪雷抗爭。然而在《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中可發現隱含作者時常利用閃前、閃回等方式造成懸念，而懸念也使劇情有了反轉之走向，並進一步造成敘事張力之效果，至於敘事之張力形式與效果將由下一小節進行更詳細的探討。

三、 敘事張力安排

敘事張力為敘事中之情節或角色之思想在前後有所矛盾的情況下造成張力以及出現拉扯之效果。所謂「張力」，依據王先霈、王又平主編的《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中之定義：「1937年由美國批評家艾倫·退特在《論詩的張力》

中首次提出。『我們公認的許多好詩——還有我們忽視的一些好詩——具有某種共同的特點，我們可以為這種單一性質造一個名字，以便更加透徹地理解這些詩。這種性質我稱之為“張力”。作為一個特定名詞，是把邏輯術語“外延”(extension)和內涵(intension)去掉前綴而形成的。我說的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及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延和內涵的有機整體。』⁴¹，艾倫·退特認為好詩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且這項特點中必定有一種性質，其名為「張力」。對此張力是建立在外延與內涵之間的協調上，也就是同時富含概念之意義與聯想之意義兩者的和諧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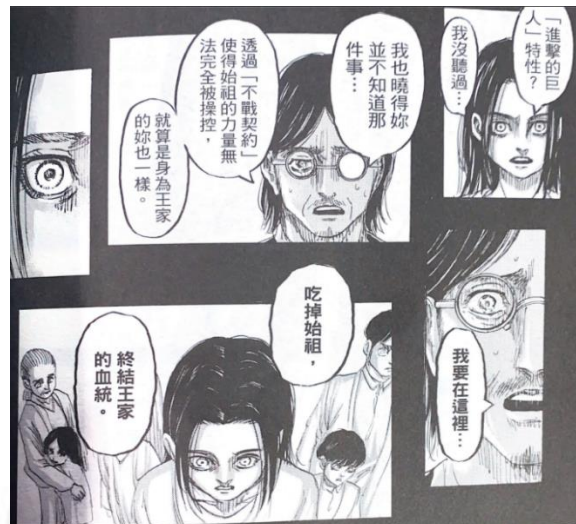
而下述所提到的「張力」，指的是敘事中利用人物或情節的轉變，造成隱含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感到一股落差，且造成顛覆隱含讀者對於劇情期待之效果。《進擊的巨人》在情節安排上運用閃前與閃回造成人物的敘事張力。如：《進擊的巨人》島上牆內之敘事中，漢尼斯曾說「我老婆罹患了流行病…當時有很多的人因為那種病而死亡…不過某天葉卡醫生帶了抗體出現…我一直很想報恩，卻還是無法如願…」⁴²，這句話可得知古利夏·葉卡在島上有著獨特醫術並拯救島上眾多人類的性命，並受到島上多數人的敬重。直到古利夏·葉卡使用進擊巨人之力殺害王家並奪取始祖巨人之力的事件透過閃回呈現於艾連的記憶後，艾連的反應如下「不需要了…我…還有我老爸…如果老爸5年前在這裡…沒做出這種事的話…你的姐姐應該會設法解決這一切吧?都是因為我跟老爸將巨人的存在從他該存在的地方偷走…才害許多人因此犧牲阿…」⁴³，在上述艾連的話語中，否定自己父親殺人與搶奪之行為，並徹底反轉古利夏·葉卡從事於醫學而救人等正面形象。然而在後續的敘事中古利夏·葉卡的日記被找出後，不僅揭曉了島外人類尚未滅絕等消息，以及古利夏·葉卡過去生活在瑪雷為了追求民族的生存而奮鬥之原因。然而當在島上的古利夏·葉卡看到來自未來已成年的艾連

⁴¹ 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頁336、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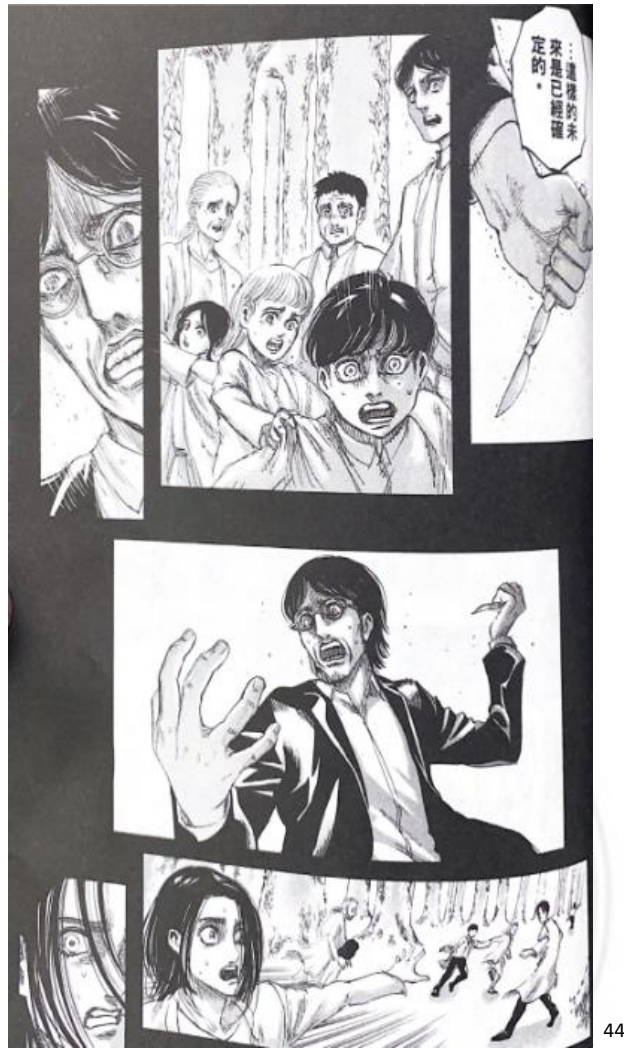
⁴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16。

⁴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130、131。

記憶後，得知自己的家園不久後將被來自瑪雷的瑪雷戰士入侵與破壞。然而即便得知島上的人民會有大量的死傷，島上的統治者牆壁之王(王族)卻也不打算反抗，這也使古利夏·葉卡不得不去殺害王族並爭奪其強大的始祖巨人之力來保護民族的利益，如下圖：



圖十



圖十一

上述兩頁畫面為吉克·葉卡透過艾連來窺探古利夏·葉卡的一部份記憶，從這三頁表現出古利夏·葉卡已經看到未來的自己將會變成巨人抹滅眼前所有王族成員。但從古利夏·葉卡的神情可看出他對於自己將作出殺人等殘忍的事感到驚慌，直到想起因寄宿在自身的「進擊的巨人」能力，窺探了來自未來的記憶，選擇遵照未來的記憶而行動，同樣拿出自己的手術刀，打算透過刺傷自己的方式變成巨人抹殺眼前的王族成員。在手術刀刺向自己手掌之前，對於自己即將殺人之行徑感到驚慌而猶豫，隨後將刀丟至身後並說：

⁴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7。

「我做不到…要我…動手殺了孩子…我是負責救人的…醫生阿…」⁴⁵

之所以剝奪王族成員的性命而奪取始祖巨人之力是為了民族生存的利益，保護眼前他人的生命是為了身為醫生應盡的理念。阻止民族的悲劇產生；貫徹醫生的職責，上述兩種目標需做出之行動是截然不同的，不論何種選擇都影響著兩方的生存權。在兩者理念像是張力般互相拉扯的情況下，使古利夏·葉卡對於眼前的選擇感到猶疑，無法辨別何者才是正確的，導致古利夏·葉卡遲遲無法下定決心動手。藉由上述可得知雙方理念不同，然而兩者在敘事中造成拉扯之效果，並於拉扯之過程中為其敘事創造張力，至於張力效果則使隱含讀者對敘事原先之期待有所落差，藉此提升隱含讀者對其敘事的期待程度。

如《進擊的巨人》敘事中，來自瑪雷的賈碧在雷貝里歐襲擊事件，因射殺帕拉迪島的莎夏·布勞斯，最終被帶回帕拉迪島囚禁，然而在逃獄後碰巧被莎夏·布勞斯的家庭收留與照顧，直到賈碧射殺莎夏的事曝光後，使得原與莎夏·布勞斯有著重要關係之人，起初對賈碧從關懷之態度有了轉變，其對話如下：

尼柯洛：「殺死莎夏的人，就是這傢伙！是她奪走了你們女兒的性命。雖然只是個小鬼，卻是接受過嚴格訓練的瑪雷士兵，你們要小心，他很擅長殺人技巧。就在調查軍團撤離的飛船中…這傢伙開槍殺了莎夏。

……

尼柯洛：「布勞斯先生…請用！如果你們下不了手，就讓我來動手…不介意吧？」

……

尼柯洛：「…我只是想替莎夏報仇！」

……

⁴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8。

莎夏·布勞斯父親：「我從小就教她弓箭，在森林裡射殺野獸來吃…因為那是我們的生存之道然而我知道時代已經無法允許我們繼續採用相同的生存模式，所以我讓莎夏離開森林…後來…跟世界產生連結，成為士兵的莎夏…侵入別人的土地，攻擊別人卻又遭到別人攻擊。結果…原本想讓她離開森林，反而讓她踏進這座持續互相殺戮的巨大森林裡…我認為莎夏會被殺害…是因為她在森林裡徘徊不去。至少要讓孩子們離開這座森林才行…不然的話，就只會在同樣的地方打轉…所以，背負過去的罪過跟憎恨，是我們大人的責任。」

莎夏·布勞斯父親：「米亞…你沒事吧？」⁴⁶

尼柯洛是瑪雷人，過去跟賈碧同樣也在瑪雷灌輸的思想下，對帕拉迪島的人類抱持敵意，直至遇到懂得品嚐他料理的莎夏·布勞斯後，才漸漸擺脫種族排斥的想法，並追尋自己有興趣的人生目標。然而莎夏·布勞斯卻遭到賈碧射殺，賈碧因順著國家的思想，認為報復帕拉迪島的人類是應該的，自己即便殺了帕拉迪島的人類也是正確的行為。然而重要的人被殺害，這使尼柯洛無法原諒賈碧，由於希望莎夏·布勞斯的父親能親自為他的女兒報仇，選擇將手上的菜刀交給莎夏·布勞斯的父親，對此莎夏·布勞斯的父親在接下菜刀後卻選擇放掉，並點醒被仇恨佔據身心的尼柯洛，表示自己認為現今兩方的人執著於互相仇恨與殺戮是無意義的，為了中止這個互相殺戮的惡性循環，選擇原諒並包容眼前無知的賈碧。在上述的對話中，敘事中原本應呈現出復仇的走向是符合隱含讀者的原期待視野，然而當莎夏·布勞斯的父親卻做出了與隱含讀者原期待不同的選擇，造成隱含讀者因劇情的反轉之間有了一種拉扯感，其為敘事之張力。

⁴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34~36。

第三章 抗爭敘事之結構

「結構」，其概念原為結構主義對於文本的批評方法，透過尋找文本內部建構之共性，如：敘事模式、符徵及符指、張力效果等，來針對文本之構築進行探討。如是本章的「結構」指的是文本內部的對立型態之構築，而抗爭敘事之結構，則意指《進擊的巨人》中具有抗爭形式的情節安排對於對立型態的構築。為了整理《進擊的巨人》在結構上所呈現之對立型態，必須先統整出《進擊的巨人》於表層結構上的呈現，也就是其情節結構。

《進擊的巨人》的情節結構主要是由不同陣營的敘述對象之間的對立、衝突所組成。而處於對立之陣營的雙方，彼此也都有著屬於各自的價值意識，及其價值所代表的深層意涵。藉由上述所論，可得知《進擊的巨人》無論是在故事表層的情節亦或是故事的深層意涵，兩者皆有二元對立的結構樣態。因此，為了釐清抗爭敘事之結構脈絡，本章分別以「情節結構」與「意涵結構」兩節進行分析。

第一節 《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

情節結構，意指為故事之表層所構築之對立型態，因此從《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可看出其情節結構為不同陣營的敘述對象之間的對立、衝突。然而《進擊的巨人》敘事的情節結構幾乎需經過下述兩個情節階段，其依序分別為「被迫害」、「反擊」等兩個情節階段。「被迫害」情節階段，其定義為敘事中的某一個體或陣營受到他者的迫害，使其失去了某樣事物或價值之情節；「反擊」情節階段，則是定義為受害者為了奪回失去的事物或者是為了防止後續的損失等目的而向加害者進行反抗之情節。

隨著《進擊的巨人》的劇情推進，作品在敘事中表現出更多的對立情節。然而從《進擊的巨人》的所有表層對立情節中，都含有上述提到的兩個情節階段。因此本節將舉《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幾項對立情節來討論《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情節結構，如下：

一、 人類 vs 巨人

「人 VS 巨人」意指《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帕拉迪島上的人類與島上的純潔巨人兩者之間的對立情節。由於純潔巨人毫無理性，唯一會做的就是捕食人類。但人類與巨人之間有著極大的力量差距，使得雙方在抗衡關係中，人類相對是處於較弱勢，使得敘事中的人類為了存活，選擇逃跑並躲藏在可隔絕純潔巨人的城牆後生活。但位在最外側的瑪麗亞之牆被巨人攻破後，導致人類為了逃避巨人的侵害，而將生活圈退縮到內側，然而內側牆內的糧食無法供應所有的人類，造成人類存亡的危機。人類為了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選擇向牆外的巨人進行反擊並奪回失去的領土。因此人類組成專與巨人對抗的「調查軍團」，並藉由牆外調查等行動嘗試去了解牆外的巨人，並且與其進行對抗，嘗試收復因巨人入侵而失去的大量領土。即便人類發現巨人的弱點後，仍因實力與數量差距過於懸殊，導致人類在抗爭中傷亡依然慘重，在對立中仍處於下風的情況。

在敘事中，由於超大型巨人再次現身，並破壞了托洛斯特區外圍的城牆，導致其他的純潔巨人開始湧入托洛斯特區。為了防止巨人持續入侵，該地區的最高指揮官——皮克西斯司令接納阿爾敏提出的作戰計畫，其作戰計畫如下：利用艾連的巨人之力舉起大石塊以封住托洛斯特區的洞口，以防止巨人的持續入侵。然而為了達成這項作戰計畫，必須犧牲多數人員來引誘其他純潔巨人，以避免艾連遭受其餘的純潔巨人攻擊。由於這項作戰計畫將會造成大量士兵死傷，而在場的士兵們因害怕面對死亡，使得內心產生動搖，並紛紛試圖逃避這次的作戰計畫。

士兵 A: 「我才不想在今天死在這裡呢!我要退出!」

士兵 B: 「我也要!」

士兵 C: 「我…我也要…」

皮克西斯司令：「我現在下令！我將免除現在離開的人的罪！一旦屈服於巨人的恐懼之下的人，已經無法再次面對巨人了！知道巨人可怕之處的人大可離開這裡！」

皮克西斯司令：「還有！希望讓自己的父母兄弟和所愛之人也嚐嚐巨人可怕之處的人也是！你們也都可以離開！」

士兵 A：「這怎麼行呢…唯獨這一點…我做不到。女兒…是我最後的…希望所寄啊。」

……

皮克西斯司令：「自從巨人出現以來…人類就不曾戰勝過巨人。只要巨人往前推進，人類就只好跟著後退，領土不斷被對方奪走。不過當這次作戰成功之時…人類將是首次從巨人手中將領土搶回來。將是人類頭一次…戰勝巨人的一刻…或許和人類被搶走的東西比起來…只是小巫見大巫…但是這一步對我們人類來說…將會是一大步。」¹

在上述對話中，可知現場許多士兵都親眼見證過巨人是如何殘忍地捕食人類，因此在場的士兵們得知自己將要面對巨人並執行的高危險的作戰計畫時，使得現場士兵們紛紛感到恐懼，因而失去戰鬥意識，甚至想著如何逃避此次的作戰計畫。直到被皮克西斯司令點醒後，才意識到自己假如現在逃避，將來不僅是自己，就連關係重要的家人都得面對巨人所帶來的死亡威脅。假如巨人突破托洛斯特區的城牆時，不僅可能造成羅塞之牆內部更加危險，也得讓羅塞之牆內的難民得被迫遷往席納之牆內，到時因糧食不足所產生的危機將會比瑪麗亞之牆被突破時更嚴重，更可能造成人類之間到時將為了糧食而互相殘殺的局面。從上述可看出在《進擊的巨人》敘事中，人類處於一個被巨人壓迫的狀態，也因這狀態達表現出人類在對立情節中的「被迫害階段」。由於這次作戰

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31~148。

計畫不僅是影響著牆內人類的存亡危機，在意義上更是人類與巨人的對抗中，能否首次搶回失去的領土並阻止巨人的入侵。帕拉迪島的人類為了保護自己的族群避免遭到巨人的迫害，因此為了「生存」向巨人進行反擊，也達成對立情節中的「反擊階段」。

綜觀上述可看出本節的對立情節是建立在人類遭受巨人的迫害而導致生存受到威脅，人類在承受巨人所造成的威脅時達成「被迫害」階段，因此當人類為了生存這項目的，有了自衛等想法及行動，而拿起武器向巨人進行抵抗，在立場上從被壓迫的一方轉變成反擊的一方，使得人類在進行上述行動時也達到「反擊」階段。從上述的從敘事中可看出「人 VS 巨人」對立情節為，被壓迫方的人類為了生存之價值意識而向壓迫方的巨人進行抵抗。

二、 調查軍團 VS 王政

「調查軍團 VS 王政」意旨《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為了追求有關巨人的祕密與真相的調查軍團以及在帕拉迪島牆內握有實權並隱藏有關巨人秘密的貴族、王室等高層，兩者之間在敘事中的對立情節。

調查軍團為帕拉迪島牆內裡負責與巨人對抗的人類代表，其目的是為了保護牆內的人類免遭巨人的威脅並嘗試奪回被巨人占據的領土。由於現階段的調查軍團對巨人所掌握之情報過少，因此需藉由牆外調查來探索敵情與擊斃來襲的巨人，但礙於情報、數量與地形皆劣勢之情況下，導致調查軍團在面對巨人時經常死傷慘重，甚至在收集巨人相關之情報上也沒有明顯的進展與收穫。直到調查軍團與女巨人於席納之牆內戰鬥後使得城牆上某一部份脫落，發現城牆內部藏有大型巨人，如下圖。



圖十二

由於牆內有一群跟貴族及王室有密切關聯的「城牆教」不僅對王政有著極度的忠誠，也不斷對牆內的人民讚頌城牆與王家的偉大，並利用宗教的影響力試圖將對國王忠誠這樣的意識形態傳輸給牆內人民，以加強牆內人民對王政當局的信任。然而任何有關城牆之情報全只有牆內的高層貴族與城牆教的相關人士知情，因此當調查軍團發現城牆內有巨人時，使調查軍團對其感到疑惑，為此調查軍團的分隊長——漢吉·佐耶向疑似知情的尼克神父進行詢問，其對話如下。

漢吉·佐耶：「我想…你也該解釋一下吧…」

尼克神父：「…解釋什麼？」

漢吉·佐耶：「這巨人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城牆裡會有巨人？」

漢吉·佐耶：「還有為什麼…你們這些人…都悶不吭聲呢？請你回答我。」

尼克神父：「這我可辦不到。我可是很忙的……好了現在放我下去。」

……

尼克神父：「別鬧了…這是幹什麼？」

漢吉·佐耶：「你才別鬧了，這可是重罪。攸關人類生存權的…重罪。當

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0。

初讓你們有權插手城牆建設的是王政吧…也就是說，知道這秘密的不可能只有你…」

……

漢吉·佐耶：「不過你們…知不知道我們調查軍團是為了什麼而流血流汗的?為的是搶回被巨人奪走的自由…為了這目的，我們連命都可以不要。……但是，至今卻不曾獲得如此重要的情報。你到現在還打算裝傻是嗎?有多少同伴被巨人吃掉…你不知道對吧?你們這些人隱瞞真相…你們選擇保持沉默…」

漢吉·佐耶：「…聽好了，我這不是請求，而是命令。快點說，如果你不說，我就再找下一個。我會問他自己的小命跟真相哪個重要。」

……

尼克神父：「你…你們會生氣是正常的。但是…我們不是出於惡意才保持成沉默的!也不是只懂得珍惜自己的性命!我可以證明!……連我這個廢物都不可能說了，那些比我還優秀的教徒是不會屈服在任何痛苦之下的!只要殺了我就會明白!我們會貫徹自己的使命!」

……

漢吉·佐耶：「喂…尼克神父，城牆全部是用巨人建造而成的嗎?」

尼克神父：「…」³

當城牆教的尼克神父看到城牆內的巨人因城牆脫落而表露於調查軍團等人面前，他表現出慌張的神情，並急著要求軍團等人立刻遮蓋牆壁的脫落處，一方面為了不讓巨人照射到陽光，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止更多的人知道城牆內藏有巨人等情報。然而藉由此次事件，調查軍團也確認了城牆教的相關人員的確知曉城牆內藏有巨人的相關情報。當漢吉嘗試詢問尼克神父時，他卻基於某種無

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8~167。

法說的原因而保持沉默，並堅決不透漏任何有關城牆的情報與消息。由於調查軍團為了將對抗巨人的風險降到最低，必須不斷蒐集巨人的相關情報，即便每次行動都會造成大量人員犧牲，仍依舊選擇冒著這樣的風險。因此當城牆內藏有巨人之事被調查軍團發現後，尼克神父卻不願解釋背後的原因及真相，使調查軍團分隊長漢吉·佐耶相當憤怒，由於調查軍團一直以來為了牆內人類的生存，甚至為了追求有關巨人相關情報，不停地與巨人戰鬥，甚至造成多數人員的犧牲。然而城牆內部的高層人員卻背著那些拼命保護人類的軍團成員，去刻意隱瞞這項攸關人類存亡的重要資訊。從上述對話可得知城牆教是基於王政的關係，使尼克神父無法說出有關城牆與巨人的任何情報，調查軍團也開始察覺有某派勢力在阻擋著自己追求有關巨人與城牆之間的真相。

然而直到羅塞之牆內出現巨人，使羅塞之牆內的人民必須拋下家鄉前往席納之牆內避難，當尼克神父看到人民因無家可歸露出不安之神情時，因罪惡感驅使之關係而向調查軍透漏了些許的情報，暗中協助調查軍團探查王政的相關情報，但事後尼克神父因成為軍團的重要證人之及疑似洩漏王政之情報為由，而遭到中央憲兵暗殺。

在調查軍團得知艾連能使用巨人化的能力後，不僅將其用來對抗巨人，試圖改變調查軍團一直以來在對抗巨人中處於劣勢的戰況，並也讓調查軍團獲得更多前所未有的相關情報。然而就在調查軍團想藉由艾連所持有的巨人化能力來進一步瞭解更多有關巨人的秘密時，某一方勢力開始行動並阻撓調查軍團的實驗，且更派遣利布斯商會的人強行綁架艾連，使得調查軍團在情報的探索上，以及對抗巨人的計畫被迫中斷。當利布斯商會的綁架計畫失敗後，調查軍團的士官長里維為了追查其綁架案之目的，向利布斯商會的會長迪墨·利布斯進行交涉，其對話如下：

迪墨·利布斯：「為什麼要特地把我帶來這裡？」

里維士官長：「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會長。」

迪墨·利布斯：「這裡可是我的地盤呢!……雖然可怕卻能讓我賺錢…原本是個好地方。」

里維士官長：「我們是這麼稱呼它的。人類第一次打敗巨人的地方同時也是…證明人類有多麼無力的地方。……加上發生了一連串的奇蹟，你的城市才得以勉強存在於此。那奇蹟就是艾連。就是你想帶走的那個人。」

……

里維士官長：「我想知道你們跟中央憲兵的交涉內容，以及你們的目的。」

迪墨·利布斯：「交涉?才沒有呢。我只是奉命做事。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不失去一切而遵從命令』。不過夜襲跟綁架都失敗了。我們利布斯商會的我有財產將會因為某些罪狀而遭到王政沒收，使得員工跟家人都流浪街頭。而且他們為了封口，我跟幾位部下都將因為碰上某些意外而身亡。」

……

里維士官長：「不過你真的甘心乖乖地被那些混帳殺掉嗎，會長?」

迪墨·利布斯：「他們雖然愚蠢，卻是掌握人類最高權力的人。」

里維士官長：「不過，再這樣下去……到時候流落街頭的不只是你底下的員工了…而是除了士兵以外的所有居民。到底有多少人能熬過寒冬呢。」

……

里維士官長：「就是這樣。我把艾連跟克里斯塔交給你們。不過你要答應我三個條件。第一…利布斯商會今後將與調查軍團一起反抗中央憲兵與王政、法律。」

迪墨·利布斯：「啊…?你是打算開戰嗎?」⁴

里維士官長為了與布利斯商會的會長迪墨·利布斯進行交涉，首先說明了艾連幫助人類將利布斯商會重要的商業區從巨人手中奪回等戰績，以及艾連對於人類的戰術價值後，並表明自己保護人民的立場，藉由上述勸說迪墨·利布斯，試圖查出本次綁架之目的。然而迪墨·利布斯表明自己是受中央憲兵委託辦事，為了保護自己與部下的性命財產而不得不執行此次委託。調查軍團也藉此得知這次綁架案的幕後是由王政勢力所給予的壓迫，但由於利布斯商會無法完成王政勢力給予的委託，將因封口而遭到中央憲兵的追殺。因此為了今後的利益，利布斯商會選擇與調查軍團合作反抗王政勢力的脅迫，但迪墨·利布斯最終仍因協助調查軍團而遭到中央憲兵團暗殺而身亡。

中央憲兵為王政底下直屬的特殊軍種，專門替王政對牆內人民執行肅清等思想控制之行動，負責解決任何對王室政權可能造成的威脅，也是王政用來壓迫調查軍團的手段。例如解決掉暗中協助調查軍團反抗王政的尼克神父與利布斯商會會長，亦或是將殺害利布斯商會會長之罪刑嫁禍給調查軍團藉以通緝、威脅報社散佈調查軍團的負面消息，意圖降低民眾對調查軍團的信任。

調查軍團的漢吉為了得知中央憲兵團與王政的干涉理由，俘虜了迫害尼克神父的兩位中央憲兵團成員，藉由拷問中央憲兵團的傑爾·薩尼斯，試圖查明王政之目的，其對話如下：

里維士官長：「尼克所遭受的對待就像這樣吧…」

漢吉·佐耶：「哎呀…其實還蠻難的呢。……抱歉，我無法像你一樣那麼順手…你究竟是拔了多少指甲才會這麼熟練啊?」

傑爾·薩尼斯：「已經數不清了…你覺得每個人人生來有幾個指甲…指甲啦

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71~178。

皮膚啦…我不知道拔過多少……這都是為了保護…城牆內的和平。」

傑爾·薩尼斯：「在城牆內側…為什麼至今都沒發生戰爭你們知道什麼原因嗎？你們在享受理所當然的和平時…知道那是由誰建構起來的嗎？就是我們第一憲兵，用這雙驕手守護下來的。只要哪裡出現火種，就將它逐一弄熄。不管是那些多嘴的老師…打造槍枝來威脅國王的老頭…以及想飛上天的愚蠢夫妻…甚至是鄉下牧場的妓女…！全部都是被我們清除掉的…人類才得以延續至今！」⁵

從上述對話中可知，牆內的某些人類其實早已有反抗王政思想的舉動，只是都在情勢尚未擴大之前就遭到王政與中央憲兵團等勢力抹滅。由於王政為了保護自身的權力與財產，控制牆內人民的思想來穩定牆內的和平，只要有人民或團體試圖反抗的意圖，王政勢力就會動用武力來抹滅其存在，因此王政會為了自身利益考量而去迫害人民。

因調查軍團透過對艾連的巨人化之實驗，以增加調查軍團獲取巨人的相關情報量。然而其情報將可能威脅到當時掌權的王政，因此王政為了剷除這樣的威脅，因此透過各式各樣的手段來打壓調查軍團。例如：王政打算從調查軍團手中搶走艾連與克里斯塔兩人，其目的是為了奪回艾連身上的始祖巨人之力，並干涉調查軍團繼續調查牆內的真相。由上述所提到內容可得知王政藉由壓迫調查軍團以及無辜的平民百姓之手段來保護自己的政權及財產，因而將王政對調查軍團的壓迫行為設為調查軍團的被迫害階段。

而利布斯商會的會長迪墨·利布斯因協助調查軍團，遭到中央憲兵團的暗殺，然而王政卻利用了這件殺人案並逼迫報社造謠對調查軍團發出不實指控，以此試圖降低民眾對調查軍團的信任。然而躲過暗殺的弗雷格爾·利布斯，由於知曉這件殺人案真相而遭到中央憲兵團的追殺，直到即將被中央憲兵團成員射

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30~34。

殺之前，試圖求饒並與中央憲兵團進行對話，以得知自己與父親為何要受到這樣的對待，其對話如下：

弗雷格爾·利布斯：「咦！啊？我有…問題！為什麼我老爸要被殺？而且還是死在你們中央憲兵的手下？我…在死之前想要知道！老爸他到底做了甚麼，才落到這種下場！請你告訴我！」

中央憲兵團員：「嗯？你不知道嗎？他出賣我們，不知為何投靠了調查軍團。」

弗雷格爾·利布斯：「他出賣了你們？中央憲兵位託他從調查軍團把人抓來的耶！要是他…拒絕了委託呢？」

中央憲兵團員：「因為他已經知道某些情報…所以不能留活口。事情沒辦成的下場當然也一樣。結果就是這樣……如果當初利布斯帶著家人往北逃不就沒事了，為什麼非得執著於員工跟這個地方…」

……

漢吉·佐耶：「你們都聽見了嗎？」

中央憲兵團員：「啊…？調查…軍團…怎麼會？」

民眾：「看起來像是廢墟嗎？或許在你們眼裡是這樣，不過很抱歉…我們托洛斯特區的居民仍然還住在這種地方。我們全都聽見了…中央憲兵殺了會長他們，而調查軍團其實想要保護利布斯商會。還有利布斯會長他為了…保護這裡以及我們的生活勇敢挺身而出。這一切…在場的所有人都是證人。」

中央憲兵團員：「那又能改變什麼？……決定什麼才是事實的是王政！像這種沒落地方的居民少了幾個人，根本沒人會在意！你們全都死定了！」⁶

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5~87。

弗雷格爾·利布斯在目睹了自己父親遭到中央憲兵團暗殺後，並僥倖從這次暗殺事件中存活下來，但這消息對於計謀將暗殺事件嫁禍給調查軍團的中央憲兵團來說，成為了一大隱憂。因此為了消除這樣的隱憂，中央憲兵團打算私下解決目擊證人的弗雷格爾·利布斯。就當弗雷格爾·利布斯藉由問答讓中央憲兵團成員說出利布斯會長暗殺事件的真相，此時躲在一旁的民眾也聽到事件的真相，才意識到即便自己照著王政的命令行事，仍有隨時被殺害的危險。也因此知曉真正迫害人民的並不是調查軍團，而是以性命與財產等條件來逼迫人民的王政。在經過這次的事件後，人民也逐漸站在支持調查軍團的立場，且為了阻止王政的壓迫，打算與調查軍團一同向王政進行反擊。

調查軍團團長艾爾文·史密斯為了確認王政是否夠格帶領牆內人民走向生存這一條路，打算藉與王政的審訊來測試，看狀況來決定是否發動革命推翻現有的體制，並取代王政來帶領牆內人類的未來，其狀況如下：

士兵：「羅塞之牆遭到突破了！突然出現的『超大型巨人』跟『盔甲巨人』將史托黑斯區的兩座城門都破護了！從東區前來避難的居民正不斷湧現！」

皮克西斯：「確保避難路徑暢通！駐紮軍團前線部隊全部往東區集結，協助居民前往避難！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以協助居民避難為最優先！」

王政：「不可以！應該把席納之牆的城門全部關上！不可以讓任何一個避難民眾進來！」

奈爾·德克：「你這是！要對羅塞之牆的居民…要對半數人類見死不救的意思是嗎？」

王政：「就如剛才他所說的…這只會引發內戰！沒必要刻意增加自己的敵人！」

奈爾·德克：「可是…那終究只是個可能性而已…」

王政：「光是存在那個可能性就已經很嚴重了！我們可是最高層決策機構！還不快點動作！」

……

奈爾·德克：「那麼我算是羅塞之牆那邊的人，我會阻止你們關上城門的。」

憲兵團成員：「什麼？你要跟國王作對嗎？」

奈爾·德克：「沒錯。」

薩克雷總統：「也算我一份吧。」⁷

由於王政為了保護自己於牆內的財產與權力，將巨人與牆壁的秘密隱藏起來，如有任何人試圖去了解王政所隱藏的真相，即便對手並非巨人而是人類，王政也會將其殺害、滅口以保住自身的地位與財產。為了讓在場的人了解王政的暴行，艾爾文·史密斯計謀利用羅塞之牆遭到巨人突破等假消息來逼迫王政與高層官員們決定是否願意放行羅塞之牆的難民逃到席納之牆內避難，以拯救面臨危難的人民。然而只要人民逃難到席納之牆後，將會造成席納之牆內的人民因糧食不足，導致人民為了生存而向王政勢力進行反抗。由於這樣的決定，勢必會造成王政財產的損失，因此艾爾文·史密斯想藉由這次的假消息來測試王政的決心，讓王政對牆內多數人民的性命與自身權利及財產之間做出抉擇，並確認王政是否有資格繼續領導牆內人民。然而藉由這次的行動確認了王政明顯基於私人的情慾，而選擇捨棄多數無辜人民的性命。因此為了停止王政的暴政，調查軍團與駐紮兵團聯合發起革命，以奪取政權並推翻現有的體制，且說服長期受到王政壓迫的報社，透過刊登弗雷格爾·利布斯的證詞與利布斯商會會長暗殺一案的真相於報上，以還給調查軍團一個清白，並揭開王政多年以來對人民的迫害。調查軍團透過上述的反擊行動，不僅確保牆內多數人類的生存，也停止王

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4~127。

政一直以來對人民的各種惡行。

由於調查軍團得知王家想藉由擁有王家血統的克里斯塔吃掉艾連，以奪回過去被古利夏·葉卡奪走的始祖巨人之力。然而當調查軍團調查了其他王政成員的說詞時，發現牆內人民之所以對巨人與牆外世界的事一無所知，其原因是國王利用始祖巨人的能力改寫了所有牆內人民的記憶，因此調查軍團為了阻止王家再次透過始祖巨人的能力改寫人民記憶來阻止這次革命。必須搶回被國王與中央憲兵團綁走的艾連以及克里斯塔，並與王政展開最後的反擊。

藉由上述內容可發現調查軍團必須對抗的敵人不只有巨人，也包含阻止調查軍團追求情報的王政。調查軍團在被迫害階段中，調查軍團在受到王政的不實指控以及被奪走重要人證等各種手段的壓迫，因此當調查軍團為了阻止王政壓迫之行為，並確保牆內人類的存活而向王政反擊，因此調查軍團也從被迫害階段達到反擊階段，同時也達成了《進擊的巨人》的情節結構的基本要素。

三、 瑪雷 VS 帕拉迪島

「瑪雷 VS 帕拉迪島」意指《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因歷史之關係而對帕拉迪島勢力抱持敵意的瑪雷陣營，為了阻止帕拉迪島勢力未來可能造成的迫害而產生之對立情節。在「瑪雷」與「帕拉迪島」因歷史使得彼此立場不同而發生衝突，因此本小節將舉「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為例，藉此探討《進擊的巨人》的情節結構。

在瑪雷相傳的歷史中，講述了艾爾迪亞帝國從建立前到利用巨人之力迫害世界各個國家，以及帝國被瑪雷推翻後的始末。如下述古利夏·葉卡的父親將這段歷史灌輸給自己的孩子：

古利夏·葉卡的父親：「距今 1820 年前，我們的祖先『尤米爾·弗利茲』…與『大地的惡魔』簽下契約而獲得力量，那就是巨人的力量。尤米爾死後將靈魂分給『九個巨人』，建立了艾爾迪亞帝國。艾爾迪亞消

滅了古代大國瑪雷，成了這塊大陸的統治者。擁有巨人力量的『尤米爾子民』將其他民族視為低等人種，開始進行鎮壓。奪走土地跟財產，造成多個民族滅絕…另一方面，艾爾迪亞人強迫其他民族生下他們的後代，藉以繁衍尤米爾的子民。但是過去的大國瑪雷，派人在擴張到頂點的艾爾迪亞內部進行挑撥，接下來爆發的內戰成功削弱了艾爾迪亞的實力。更進一步拉攏了『九大巨人』當中的七個，在 80 年前的那場『巨人大戰』贏得勝利。弗利茲王帶著國民逃到僅剩的國土『帕拉迪島』上，還築起了三道高牆。但並非所有人都去了，我們這些殘留的非瑪雷派的艾爾迪亞人，被他們拋棄，來不及離開這塊大陸。原本我們應該是要被瑪雷政府趕盡殺絕的。因為我們是惡魔的後裔，他們當然會這種想法吧？但心胸寬大的瑪雷政府饒我們不死，還給了我們生活的土地。」⁸

由於艾爾迪亞帝國勢力在獲得巨人之力後迅速擴張領土，然而野心龐大的艾爾迪亞帝國為了國家的興盛，除了到處征戰以外，更迫使他國的人民與艾爾迪亞人生下後代，以保住民族的延續性。使得世界各地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艾爾迪亞帝國的迫害，使國家與民族被迫面臨滅絕的危機。最後因艾爾迪亞帝國在瑪雷的歷史上相傳是遭到擁有戰槌巨人之力戴巴家族以及瑪雷人的荷洛斯擊退後，弗利茲王帶著一部份的子民逃至大陸外的帕拉迪島上生活，這也導致遺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遭受其他國家的歧視與管制約束。瑪雷對艾爾迪亞人的歧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並將其灌輸給瑪雷的國民。使得那些現今仍存活於世的艾爾迪亞人背負了過去祖先的罪孽，且持續遭到瑪雷人的歧視與排擠，更為其建立雷貝里歐收容區來隔離那些生活在瑪雷的艾爾迪亞人。

在雷貝里歐收容區的艾爾迪亞人都得被迫接受瑪雷的教育思想，大部分的艾爾迪亞人為了能平穩的生活而服從於瑪雷的管制，然而在瑪雷的教育體制之

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7~159。

下，使得收容區裡的艾爾迪亞人將住在帕拉迪島上的艾爾迪亞人視為邪惡的惡魔。如下述萊納的家庭成員在家庭聚餐中與剛從瑪雷與聯合軍戰爭中凱旋歸來的賈碧與萊納的對話：

萊納的母親：「再來…只要把住在那座島上的惡魔全部消滅…艾爾迪亞人就能夠過著幸福的日子了。」

賈碧·布朗：「你放心，卡麗娜阿姨。我們戰士隊會保護艾爾迪亞人，免於島上惡魔的威脅…請你不要擔心。」

其餘家庭成員 A：「雖然贏了這場戰爭，但是島上的傢伙仍然可能隨時前來毀掉這個世界。」

其餘家庭成員 B：「是阿…在這種狀況下，也難怪世界上的人們會如此害怕艾爾迪亞人。」

……

賈碧·布朗：「萊納他也很煎熬。五年來他都潛伏在…那些兇狠又殘暴的惡魔所棲息的島上呢!在那裡究竟遭遇過哪些慘痛經歷…」

萊納·布朗：「我潛伏在那座島上的軍隊裡。簡直就像是地獄!島上的那些人，全都是惡魔…又很殘暴無情。……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而我們也混在其中。待在那裡的每一天，都像是地獄。」

賈碧·布朗：「你說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壞人對吧?」

萊納的母親：「沒有錯，賈碧…在島上的都是惡魔!他們是企圖將這世界變成地獄，在成堆的屍體上建立樂園的惡魔。可是我們不一樣，我們生活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奉獻一生只為了補償過去對瑪雷造成的悲慘歷史…我們都是善良的艾爾迪亞人。島上些人遲早會憑著強大的巨人踐踏這世界，向我們發動攻擊，我們艾爾迪亞人地須加以阻止才行。直到我們完成這件事，這世界才會認同我們是好人。當初他們丟下我們逃到島

上…必須對他們進行制裁。制裁那些拋棄我們的傢伙…」⁹

由於過去曾蹂躪世界的艾爾迪亞帝國在戰敗後，遺棄了部分人民逃往帕拉迪島上生活。對於留在大陸的艾爾迪亞人來說，這樣的行為不僅逃避過去自己造成的罪孽，更是將這世界對於艾爾迪亞帝國的仇恨轉移到他們這些被遺棄在大陸的人民，加上瑪雷的教育體制不斷灌輸種族意識等思想之下，使現今留在收容區裡大部分的艾爾迪亞人都相當排斥帕拉迪島上的艾爾迪亞人。由於「始祖巨人」的能力可以控制所有巨人，甚至足以毀滅世界任何文明。當瑪雷得知弗利茲王帶著一部份民眾與「始祖巨人」，並移民到帕拉迪島後，這造成了島外世界的不安，他們認為日後帕拉迪島可能將再次透過始祖巨人的能力來迫害世界。因此正當世界無法認同可巨人化的艾爾迪亞民族存在之時，這些遺留在瑪雷的艾爾迪亞人認為自己並無迫害他人的思想，即便留著過去曾蹂躪世界的艾爾迪亞民族之血統，仍表示自己與島上惡魔即便流有同樣的血統，但兩者卻是不同之存在。

從上述可看出瑪雷以及島外世界曾受到艾爾迪亞帝國的巨人之力迫害，如今艾爾迪亞帝國的殘黨逃至帕拉迪島上隱居後，其擁有的巨人能力仍造成瑪雷以及島外世界的隱憂。因此瑪雷為了世界免於未來遭受帕拉迪島勢力的迫害，除了不斷灌輸排外的意識形態給民眾來加強國內民眾對於帕拉迪島勢力的仇恨之外，並計策派遣戰士小隊執行「始祖奪還計畫」，幫助世界免於帕拉迪島勢力帶來的恐懼。如以下年幼的戰士小隊在攻擊帕拉迪島之前的對話：

吉克·葉卡：「你們知道嗎？再過幾年將會發起攻擊帕拉迪島的戰爭，我們繼承巨人的時刻到了。……要從我們七名戰士候補生當中，一口氣挑選出六個人。」

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8~166。

萊納·布朗：「太好了…這麼一來我就能成為瑪雷人了。」

波爾柯·賈利亞德：「啊?甚麼『太好了』。你是我們當中最弱的…多出來的那個人一定是你啊!你擅長的是什麼?體力嗎?頭腦?射擊?格鬥術?每一項你都不夠格吧!你之所以有不錯的評價，不過是透過測驗展現對瑪雷的忠誠而已吧?關於那點我倒是滿佩服你的。每天都不忘記諂媚隊長，說甚麼我一定會把島上的惡魔全都宰了。」

萊納·布朗：「島上的那些傢伙是讓世界陷入恐懼的惡魔呢!如果不徹底除掉他們，遲早會再次展開殺戮的啊!你是瞧不起我們的任務嗎?」

波爾柯·賈利亞德：「你…開什麼玩笑!要說起對那座島上的怨恨，誰都會講啊!你就自己留在這裡，等上13年吧!」¹⁰

從上述戰士小隊的對話中，可看出瑪雷在控制思想的教育體制下，將萊納塑造成國族主義下的魁儡。瑪雷藉由國民對國家的忠誠，激起國內民眾與帕拉迪島勢力之間的對立。由於始祖巨人為帕拉迪島勢力唯一能迫害島外世界的手段，因此瑪雷打算透過「始祖奪還計畫」來奪取對方的殺手鐮，預防帕拉迪島勢力於未來造成的迫害可能性，因此提前進行的反擊策略。

藉由瑪雷的視角可看出帕拉迪島勢力之存在對於島外世界來說相當大的威脅，因此無論是世界亦或是瑪雷都想剷除帕拉迪島勢力，最終瑪雷率先代表島外世界向帕拉迪島展開攻勢。以下為萊納等戰士小隊從前往帕拉迪島前到抵達瑪利亞之牆外時的對話：

萊納·布朗：「沒錯…就算沒有父親，我依然是被選為擔任『盔甲巨人』的戰士…我要將大家從島上惡魔手中拯救出來，成為這世界的英雄!」

……

¹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176~180。

萊納·布朗：「貝爾托特，交給你了。」

貝爾托特·胡佛：「這就是…瑪利亞之牆…好高大，要破壞…這種東西…我真的，有辦法嗎？」

萊納·布朗：「破壞瑪利亞之牆，然後趁著巨人入侵所造成的慌亂再混進人群裡。然後再觀察城牆之王…弗利茲的態度，查出關於『始祖』的線索。這一切都得從破壞城牆開始…拜託你了…貝爾托特！」¹¹

從上述可得知瑪雷戰士等人為了拯救世界而向帕拉迪島發起進攻，島外世界的瑪雷戰士將藉由破壞帕拉迪島上的瑪利亞之牆開始「始祖奪還計畫」，帶領著大量純潔巨人攻入城牆內，除了試圖消滅那些島上的惡魔以外，更代表著瑪雷向帕拉迪島勢力的威脅進行反擊。

在「瑪雷 VS 帕拉迪島」之對立情節中，瑪雷因畏懼帕拉迪島勢力的「地鳴」，使得瑪雷在其對立情節中，進入了被迫害階段。因此瑪雷派遣瑪雷戰士攻擊帕拉迪島並試圖奪取牆內始祖巨人，以阻止帕拉迪島勢力的威脅。至此對立情節才開始走向瑪雷向帕拉迪島的反擊階段。因此「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在經過上述事件「被迫害」與「反擊」兩項情節階段後，成為《進擊的巨人》情節結構的一環。

四、 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

「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意指《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島外世界在意識上威脅著帕拉迪島上的人類生存，使得主張保護島上人類之生存權益的葉卡派從帕拉迪島勢力中崛起，也因這樣的主張獲取了島上大多數人民的認同，取代了當時握有政治權力的軍團政府並代表整個帕拉迪島勢力，葉卡派為了剷除島外世界的壓迫，而與其進行對抗。至於在「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的對立情節中，是如何達成情節階段，並逐漸發展成《進擊的巨人》之情節結構。因此本

¹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2~70。

小節將提「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的對立情節來進行說明，如下述威利·戴巴¹²在瑪雷的雷貝里歐收容區向全世界發表的公開演講。

威利·戴巴：「這次我將在大家面前…首次公開那些事實。關於大約 100 年前…那一場『巨人大戰』的始末。……終結『巨人大戰』、拯救全世界的人…其實是弗利茲王。……但是近年來帕拉迪島內爆發叛變，使得弗利茲王的和平思想遭到淘汰…『始祖巨人』已經被某人奪走了。世界再次面臨危機！如今有人試圖破壞弗利茲王的和平世界。那個背棄和平的人…他叫做…艾連·葉卡！……雖然我們所屬的國家跟人種都不相同！希望所有不想死的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讓我們…在未來可以一起活下去！希望大家跟我一起並肩作戰！對抗帕拉迪島的惡魔！……我現在在此宣布！向帕拉迪島的敵方勢力！正式宣戰！」¹³

從威利·戴巴的公開演講中，解釋了過去艾爾迪亞帝國的沒落真相，講述弗利茲王 145 世因厭倦帝國之間戰亂與屠戮，而與戴巴家族聯手策畫演出一場戲，將瑪雷人的荷洛斯拱成推翻艾爾迪亞帝國的英雄後，弗利茲王便帶著一部份子民撤退到帕拉迪島隱居，為了確保自己死後的接班人能延續他和平的思想，因而擬定「不戰契約」來綁住後續王族繼承者的思想，才使島外世界的人至今仍未遭到巨人的攻擊。然而在得知艾連搶走弗利茲王應有的始祖巨人之力後，由於艾連本人並無王家血統，不僅不會受到不戰契約的限制，因此可能發動「地鳴」踏平島外世界的所有生命，迫害整個島外世界文明。然而島外世界各國之間仍處於彼此對立的情況，如：瑪雷與中東聯合國之間的戰爭。因此為了讓世

¹² 威利·戴巴：戴巴家族的當代主人。在世界所認知的歷史中，戴巴家族過去曾與瑪雷人的荷洛斯共同推翻艾爾迪亞帝國的政權，並將其擊退到帕拉迪島。戴巴家族因這項壯舉受到島外世界民眾推崇與尊敬。威利·戴巴擁有良好的外交能力，與世界多國政要相當友好，其話語權足以影響整個島外世界。

¹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39~91。

界團結一致，共同解決帕拉迪島勢力對島外世界造成的危機，因此戴巴家族的當代主人威利·戴巴藉由這樣的演說來凝聚國際的向心力，期盼各國重視這樣的問題，並聯手對抗帕拉迪島勢力。從之前「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中，可看出島外世界的民眾因過去艾爾迪亞帝國造成的迫害，而對艾爾迪亞人以及帕拉迪島上的人感到相當不滿。而威利·戴巴的演講中，他不斷將帕拉迪島人的敵意透過這次的演講來傳達給島外世界，期望能組建軍隊來攻打帕拉迪島，以解決後患。對於帕拉迪島上的人來說，島外世界這樣的思想與進攻意圖，將成為一種針對帕拉迪島的迫害。對於這樣的情況，使得島外世界與帕拉迪島兩者陷入一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

當帕拉迪島與島上人民因世界的仇恨陷入存亡危機，在艾連藉由自身持有的巨人能力，知曉了島外的世界是如何看待且憎恨他們這些島上居民。為了找尋阻止島上與島外兩方之間衝突的辦法，艾連與阿爾敏及米卡莎互相談話並討論著，其內容如下：

阿爾敏·亞魯雷特：「難道…真的只能用『地鳴』去威脅全世界，才能保護艾爾迪亞人嗎…那真的是會讓全世界陷入恐慌的惡夢。在那之前，難道無法坐下來溝通嗎？等到港口完成之後，跟瑪雷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溝通，解開彼此的誤會…」

艾連·葉卡：「誤會？你說的誤會是什麼？」

阿爾敏·亞魯雷特：「我是指…我們其實並不可怕。」

艾連·葉卡：「…以這世界的角度來看，我們都是會變成巨人的怪物…這其中沒有誤會吧？」

米卡莎·阿卡曼：「可是…有些瑪雷人跟我們成了朋友。」

艾連·葉卡：「幾個人？幾乎所有瑪雷士兵都盯著收容所的牆壁看呢！」

米卡莎·阿卡曼：「…就算那樣，只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阿爾敏·亞魯雷特：「是阿！我們需要時間…」

艾連·葉卡：「沒錯!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只好做到讓對方無法出手…」¹⁴

從上述三人的對話中，阿爾敏與米卡莎抱持著理性溝通的方式來化解島外世界與帕拉迪島勢力之間的仇恨。然而從艾連言論中，明顯可看出艾連是透過自己持有巨人之力，知曉島外世界因過去被迫害的歷史而對帕拉迪島人民產生怨恨，其程度甚至已經到達不可收拾的地步，對此艾連才認為雙方處於無法理性對談之情況，而艾連為了保護帕拉迪島與夥伴的性命，開始產生向島外世界反擊的想法。

在島外世界試圖毀滅帕拉迪島等想法的威脅之下，帕拉迪島內崛起了一股勢力，由艾連·葉卡所領導的葉卡派。葉卡派行動之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帕拉迪島不受島外世界的迫害，而向其進行反抗。如葉卡派的主要成員——弗洛克·佛斯特，弗洛克·佛斯特為了讓帕拉迪島的人民能團結一致對抗島外世界，因此說服島上的其他訓練兵加入自身的行列並灌輸其葉卡派的思想與價值，其內容如下：

弗洛克·佛斯特：「各位訓練兵!這是屬於你們的時代!我們葉卡派為了拯救現在面臨存亡危機的艾爾迪亞，已經誓言獻出自己的心臟!那麼做不是為了老舊的軍團組織，而是為了這座島上的居民!如果繼續跟隨著已經落伍的軍團，將會遭到外面世界的敵人蹂躪卻無計可施!我現在問你們，你們究竟是什麼人?是跟著我們的領導人艾連·葉卡一起生活在未來的人嗎?還是要跟在場的奇斯·夏迪斯一起抱持著老舊的傳統而死呢?」

訓練兵 A：「我們願意為艾爾迪亞的未來獻出心臟!」

弗洛克·佛斯特：「很好!讓我看看你們的決心吧!先把夏迪斯教官打到站不起來為止!這才是我們應該淘汰的惡習!將他改正過來讓我瞧瞧!做不到

¹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78~179。

的人我會將他關進牢房裡！」¹⁵

葉卡派為了對抗島外世界，試圖將葉卡派所主張的排外意識灌輸於島上其他民眾上，並改革帕拉迪島的老舊思想與體制。島上的民眾大多不願受到島外世界的攻擊與迫害，因此葉卡派的主張為保護帕拉迪島的人民而犧牲島外世界，使得島上的人民察覺自己在這樣的主張下是屬於受益的一方，因而選擇站在支持葉卡派的立場，並陸續投入保衛帕拉迪島反抗島外世界的行列。對此，葉卡派在獲得島上多數民眾的支持下，成功推翻並取代當時握有帕拉迪島政權的軍團政府。

由於艾連·葉卡目的為，與擁有王家血統的吉克·葉卡進行接觸，以發動「地鳴」這項能力，並藉由「地鳴」的力量來制衡島外世界的勢力。當葉卡派與葉卡派的領導者艾連·葉卡在經過瑪雷軍隊多次的阻撓後，艾連·葉卡最終與吉克·葉卡接觸，並成功發動地鳴。並藉由始祖巨人之力向全世界的尤米爾子民進行對話，其內容如下：

艾連·葉卡：「敬告所有尤米爾的子民。我叫做艾連·葉卡，透過始祖巨人的力量，向所有尤米爾的子民對話。帕拉迪島上所有城牆的硬質化都會解除，原本埋藏在其中的所有巨人已經開始行動。我的目的是…保護我成長的帕拉迪島上的人們。然而這世界都希望消滅帕拉迪島上的人們，經歷漫長歲月逐漸膨脹的那股仇恨，不只針對這座島…在殺光所有尤米爾的子民之前，都不可能會消除的吧？我無法接受那樣的願望。城牆裡的巨人將會踏平且撼動這座島外的所有土地，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從這世界上驅逐殆盡為止！」¹⁶

¹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32~134。

¹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2~50。

艾連藉由始祖巨人的能力，向全世界的艾爾迪亞人喊話，表示島外世界長久以來對艾爾迪亞人所累積的憎恨已膨脹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儘管帕拉迪島消失也無法平息島外世界對於其他艾爾迪亞人的憤怒。艾連原本認為島外的世界是自由且美好的，因此當艾連得知島外世界對於自身種族的迫害等情況後，除了無法接受這樣的島外世界，更對島外世界感到失望。由於島外世界因仇恨不斷迫害艾爾迪亞人與帕拉迪島，對此艾連將島外世界視為敵人。艾連為了終止島外世界的仇恨持續擴張，而選擇使用地鳴來反擊島外世界的壓迫，透過犧牲島外世界來保護自己成長的這座島嶼。

在「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之對立情節中，由於帕拉迪島的葉卡派受到島外世界的威脅，使得葉卡派在此對立情節中進入了被迫害階段。然而葉卡派為了防止島外世界的迫害，其勢力的領導人艾連·葉卡因而發動地鳴，並試圖消滅島外世界，此對立情節也進入到葉卡派的反擊階段。對此，葉卡派在經過上述的雷貝里歐收容所演講等事件達成「被迫害」階段，最後為了阻止島外世界的迫害而發動地鳴，向島外世界進行抗爭則達成「反擊」階段，使得「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的對立情節在達成這兩項情節階段後，使其成為《進擊的巨人》情節結構中的一個環節。

從本節的內容中可發現《進擊的巨人》情節結構，即為《進擊的巨人》的表層對立結構，其結構由《進擊的巨人》的多項對立情節組構而成。然而《進擊的巨人》的對立情節必須設立出兩方陣營的對立與拉扯，其拉扯過程中必須呈現出某一方因另一方的迫害而出現「被迫害」的情形，使被迫害的一方為了防止繼續遭受迫害或是奪回某種利益，而向壓迫方進行「反擊」的情節。因此《進擊的巨人》之情節結構為同時具備「被迫害」、「反擊」等兩個階段的對立情節，也是《進擊的巨人》敘事中表層對立結構。

第二節 《進擊的巨人》中的意涵結構

意涵結構，其概念源自於高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在何金蘭的《文學社會學》一書中，於探討高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時，有針對其概念裡頭的意涵結構進行解釋：

文化創作，在它付諸行動、實現的範圍內，是特別領域中(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一個具幾乎是緊密一致和具意義的結構，因為在實現的過程當中，文化創作會儘量接近一個目的，這個目的是某一社會團體的所有成員都試圖向之走去的目的。這個具意義又緊密一致的結構，高德曼稱之為意涵結構(structure significative)，是一切文化創作實質的價值基礎。¹⁷

從上述內容中，可看出高德曼對於意涵結構之定義為一種文化創作上所產生的價值意識，其價值意識代表了某一社會團體之意識。對此高德曼視團體中所有成員，試圖創造出相同之價值意識，且持續於存在於世界、文本中，高德曼稱之為世界觀。對此，高德曼認為世界觀的呈現必須由意涵結構所導向，而其結構中的意涵將符合、認同現實社會主體的某一族群之意識，而這樣的意識則代表著隱含作者想導向之「世界觀」。

從上一節所探討《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中，《進擊的巨人》之敘事在表層上透過雙方陣營在意識與理念不同之情況所產生對立事件，以造成其情節結構。因此在《進擊的巨人》敘事當中，導致雙方對立之原因為不同之立場或不同之意識才使兩者發生衝突，然而藉由敘事中的雙方之意識也各自呼應了某一種現實社會團體的價值意識。

藉由《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對立情節可推論出，從情節上透過雙方不同陣營之間的對立，建構出《進擊的巨人》的情節結構。而在《進擊的巨人》的

¹⁷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8月，頁95。

情節結構中所產生的意識與價值之對立，則進而建構出《進擊的巨人》的意涵結構。對此藉由《進擊的巨人》的意涵結構之表現，筆者將其分為「對立式之意涵結構」與「轉換式之意涵結構」等兩種形式之意涵結構進行分析。

一、 對立式之意涵結構

對立式之意涵結構，意指兩種不同的價值意識，因互相爭鬥與對立而產生其結構型態。至於這種結構形態，將使《進擊的巨人》中的意涵，透過對立之形式造成張力。對此底下將以「有意識的生存之慾 VS 無意識的殺戮之慾」、「追求真相的改革意識 VS 隱藏真相的保守意識」等結構張力為例，以說明對立式之意涵結構。

(一) 有意識的生存之慾 VS 無意識的殺戮之慾

從上一節的情節結構中提到，由於巨人會主動補食人類，且大多數的人類因為沒有與巨人抗衡的實力而死亡，因此人類對於巨人來說一直都是被壓迫的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人類為了生存這項目的，而去組成調查軍團與那些身為壓迫者的巨人進行抗衡，進而造成「人 VS 巨人」的對立形式。因此本處將探討「人 VS 巨人」之對立形式中，「人」與「巨人」各自分別代表了甚麼樣的處境與意涵。

在《進擊的巨人》的設定中，擁有強大能力的巨人吃掉柔弱的人類是這世界的法則，因此「人」的處境在世界上是被巨人所迫害的，人類為了逃避巨人的追捕，而躲進城牆內生存。

那一天，人類回想起…在他們控制之下的恐懼…以及被囚禁在鳥籠之中的屈辱…¹⁸

¹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

由於人類因超大型巨人與盔甲巨人以及其他純潔巨人的攻擊破壞了瑪利亞之牆，使原居住於瑪利亞之牆內的人類為了存活而逃往更內部的牆壁內側生活。暗示人類像被囚禁於牢籠的鳥獸，人類被巨人所圍困的情景，表現人類在巨人面前是如此的脆弱與無力。

因為超大型巨人的出現，破壞開關大門，從一百年前的空腹飢餓當中被解放的巨人們再次蹂躪了人類。人們只好放棄最外側的城牆，喪失了兩成的人口與三分之一的領土，活動領域被迫退到第二道城牆之後。但是…同時間，人類也開始覺醒。……組成了一支不畏懼巨人、嘗試走出城牆的『調查軍團』。伴隨著所有的希望，人才和資金全都集中在他們身上。¹⁹

在巨人面前，人類如螻蛄般弱小。因此當巨人入侵後，造成人類大量平民死於巨人口中，而人類為了存活只能選擇放棄現有的領土並退守到更內部的城牆內側生活。由於難民人口過多，導致牆內糧食供不應求，使人類陷入滅絕的恐慌。因此人類為了奪回被巨人佔領的領土，組成調查軍團攻擊牆外的巨人，而人類也為了求生向巨人進行反擊。在「人 VS 巨人」這段對立情節中，人類生活在被巨人圍困的世界，因此人類為了躲避巨人的攻擊而被囚禁在城牆裡。當超大型巨人破壞瑪利亞之牆後，才使人類意識到保護自己的城牆隨時可能會因為巨人的破壞而崩毀，而人類也將面臨滅絕的危機。因此為了在未來的存活得以延續，某些人類發覺自己必須向牆外的巨人反擊，並非於城牆內等死，因此組成調查軍團與巨人對抗。

由於帕拉迪島內的訓練兵在結訓後必須選擇加入憲兵團、駐紮兵團、調查軍團其中一項，調查軍團團長艾爾文·史密斯對即將選擇兵團的 104 期訓練兵說

¹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9~10。

明調查軍團的工作內容及其風險，內容如下：

艾爾文·史密斯：「我會在選擇所屬軍團的今天跟你們說這番話，當然是希望各位能夠加入調查軍團。不過因為這次巨人的襲擊，讓你們經歷過同等於牆外調查的經驗。……你們應該已經體認到…巨人的可怕跟自己力量的極限了吧。不過呢…這次的襲擊雖然損失慘重，卻也讓人類朝著前所未有的勝利邁進。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艾連·葉卡這個人。因為他跟大家的色表現阻止了巨人的攻擊，我們才得以掌握到查出巨人真面目的方法。……而在他位於希干希納屈的老家地下室，就藏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巨人之謎。只要我們能夠到達那個地下室，應該就能知道如何脫離這 100 年來被巨人控制的現狀了。……調查軍團一直都需要人才。每次都有很多人犧牲，造成慢性的人員不足。……明知道這樣的慘狀，還敢拿出自己性命作賭注的人請留下來。我再說一次，為了加入調查軍團而留在這裡的人，到後來幾乎是全都會死。請確定自己是否願意為了人類現出生命。」²⁰

從調查軍團團長艾爾文·史密斯的話語中，可看出調查軍團為了人類的存活與自由，積極地向巨人挑戰。但人類所掌握的巨人情報量始終不足，導致調查軍團在對抗巨人時，其死傷依舊慘重。然而即便是這樣的高風險之情況下，仍然有人願意為了人類的未來，走出城牆並面對巨人的圍困，對此可看出人類對於求生的渴求。

人類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是處於一個被囚禁者之立場，因此人類為了求生，嘗試突破巨人的包圍並向其反抗。對此人類為了生存這項目標，意識到自己必須與巨人奮戰之理由。在「人 VS 巨人」之對立情節中，其背後的深

²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3~121。

層意涵，「人」積極的表現出在殘酷的世界中生存，以及為了存活以及自由等確立之目標而產生出反抗巨人的有意識行動，因此其背後的深層意涵為具有意識性的「人性」之價值。

而「巨人」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的設定，其功能為捕食人類，因此巨人成為掌握帕拉迪島上人類生殺大權之存在。而島上的人在經歷訓練兵時期都會藉由訓練課程，以了解目前調查軍團所查獲的巨人情報，其內容如下：

遺留的歷史文獻也沒有記載巨人發生的原因，幾乎是完全不明的。現在已經清楚的巨人生態，都是來自調查軍團最新的報告書。無法確認巨人具備像人類一般的智慧，因此目前還不曾跟我們溝通過。巨人的身體構造與其他根本的差異在於…沒有生殖器官，所以繁殖方式不明，幾乎都是男性的體格。他們的身體具有極度的高溫，而且難以理解，對人類以外的生物完全不感興趣。巨人唯一行動的原則是吃人…基本上，巨人可以在沒有人類的環境下存活一百年以上這一點來看…可以推測他們本身不需要攝取食物。所以說…目的不在於捕食，而是進行殺戮…²¹

藉由上述調查軍團所查獲的情報中，得知巨人身形與人類相似，但似乎沒有人類的智慧，對於人類以外的生物毫無興趣，然而對於人類則會主動攻擊，其行動之目的就是為了吃人。而情報中也指出，巨人無生殖器官，也無須攝取食物的必要性，藉由上述條件即可判斷巨人對於人類所展開的攻擊與捕食，單純只是為了殺戮人類而存在的行為。

至於巨人對於人類的捕食的行為，可以說巨人其實是一個追隨自身慾望本能且無自我意識的存在，如下述尤米爾與貝爾托特之間的對話：

²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64~165。

貝爾托特·胡佛：「尤米爾。你恢復成人類之後，還記得曾經吃過誰嗎？」

尤米爾：「沒有耶…我不記得了…不過正好是 5 年前吧。那是你們的同伴嗎？」

尤米爾：「是哦…真是抱歉…我完全不記得了。」

……

尤米爾：「那麼你恨我嗎？」

貝爾托特·胡佛：「怎麼說呢…其實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是自願要吃人的，你究竟在牆外待了多久啊？」

尤米爾：「大概 60 年吧。感覺像是…做了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噩夢…」

22

由於牆外所有會吃人的純潔巨人全都被注入特殊脊髓液的艾爾迪亞人所變成的，然而變成純潔巨人後的艾爾迪亞人不再保有原本人類的意識，只剩下吃人的慾望。當尤米爾²³在還是純潔巨人的時候襲擊了瑪雷戰士小隊，並吃掉了擁有顎之巨人能力的馬賽，使尤米爾繼承顎之巨人。當純潔巨人或擁有巨人之力的人吃掉擁有九大巨人能力的繼承者後，從原本純潔巨人的狀態變回擁有自我意識的人類並且獲得原繼承者所擁有的巨人之力。而尤米爾在繼承顎之巨人後也從無意識的純潔巨人變回人類並再次擁有自我意識，在上述對話中可看出尤米爾對於還是純潔巨人時的自己毫無任何記憶，連自己吃人的行為也是在自身無意識的狀態下所行使，與貝爾托特的對話中透過自己像是在做夢一般來比擬自己成為純潔巨人這段時期的無意識狀態。

從上一段敘述中可得知純潔巨人大多沒有任何還是人類時期的自我意識，

²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4~16。

²³ 此處的尤米爾並非為創造巨人之力之尤米爾，原是瑪雷國內的孤兒，因某一組織為組成不法集會，來騙取艾爾迪亞人的金錢利益等而誑騙其成為艾爾迪亞人的信仰對象，後因集會被瑪雷揭穿而遭到逮捕，並被判處變成純潔巨人後流放到帕拉迪島上服無期徒刑。

而在調查軍團進行 34 次牆外調查時，其中的成員伊爾賽·蘭格納在失去馬匹與武器後獨自逃跑，於途中遇上一個純潔巨人，起初這個巨人沒有吃掉她的舉動，反而是對伊爾賽·蘭格納說出一些有意義的句子，並在其面前跪下來表示敬意。伊爾賽·蘭格納見此狀嘗試與巨人進行問答與溝通，然而巨人沒有回應，並表現出掙掙的表情後，追上逃跑的伊爾賽·蘭格納並將其吞食。如下圖所示：



圖十三

²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4。



圖十四



圖十五

²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6。

²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

在(圖十三)、(圖十四)與(圖十五)中的純潔巨人，過去還是人類時，曾經是尤米爾的信徒。由於伊爾賽·蘭格納的長相與尤米爾過度類似而誤將其認為尤米爾本人，使得這個巨人在見到伊爾賽·蘭格納時，才會在她的面前跪下並向其表現致敬的行為。從(圖十四)中可發現，這個巨人在伊爾賽·蘭格納的話語中逐漸表露出猙獰的表情後，才將伊爾賽·蘭格納殺害。從中可發現這個巨人似乎保有些許人類時期的自我意識，然而因巨人本身抱持的吃人本能與對偶像忠誠的自我意識，在這兩者意識之間發生衝突，導致巨人表情逐漸猙獰，最後巨人的意識被吃人的慾望與本能所支配，使伊爾賽·蘭格納最終成為巨人的嘴下亡魂。

巨人在《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設定中，是處於一個殺戮他者之立場。巨人忠於自己吃人的慾望及本能，因此有了殺戮這項功能。巨人對於這樣的慾望，明顯是無意識下的行為。在「人 VS 巨人」之對立情節中，「巨人」表現出一種為了原始慾望的殺戮者，因此其背後的深層意涵為忠於自我本能的「獸性」之價值。

綜上所述，從情節上表現出「人 VS 巨人」之對立的概念意義，至於意涵上則表現出「人性 VS 獸性」之對立的聯想意義，而將這兩者的意義進行調和統一後，即產生出「有意識的生存之慾 VS 無意識的生存之慾」的張力。

(二) 追求真相的改革意識 VS 隱藏真相的保守意識

《進擊的巨人》在對立的敘事中除了以兩種不同種族的對立進行刻劃外，也使用同種族之間的不同意識造成對立與衝突。如下述將解析《進擊的巨人》敘事中，「調查軍團 VS 王政」之對立情節來刻畫人類陣營間的內部鬥爭。由於調查軍團為了與對抗巨人，因此去追查任何有關巨人之情報，但在追查的過程中不斷遭到王政的刻意阻撓，對此調查軍團為了追查情報這項目標，向王政進行抗衡。進而造成「調查軍團 VS 王政」的對立形式。因此下述將探討「調查軍團 VS 王政」之對立形式中，「調查軍團」與「王政」其各自分別代表了

甚麼樣的處境及其意涵。

調查軍團為了牆內人類的存活而與巨人戰鬥，然而手上所掌握有關巨人的情報過於稀少，導致調查軍團與巨人的戰鬥過程中死傷慘重，至於情報的收穫更是寥寥無幾。為了收集有關巨人之情報，經歷的種種事件的調查軍團將調查對象轉移到城牆教的尼克神父，而尼克神父在經過一些事件後，因出於內心的愧疚才透漏出些許消息給調查軍團，而調查軍團也藉由這消息來推論出城牆內部的高層人員將巨人與城牆的情報刻意隱藏。當調查軍團獲得尼克神父所透漏的些許情報、以及能巨人化的艾連出現後，才使軍團對於巨人與城牆有了更多的瞭解。然而當調查軍團在逐漸釐清關於巨人與城牆的謎團時，遭到王政勢力各種手段的攔阻、打壓。調查軍團為了抗衡王政勢力的打壓，調查軍團團長與皮克希斯司令共同策畫計謀，試圖與王政高層進行溝通，其對話如下：

妮法：「羅德·雷斯·希斯特莉亞的親生父親…也是城牆內實質上的最高指揮官。根據被我們抓來的第一憲兵指出，從高級官員到弗利茲王室全員都聽從他的指揮。」

艾爾文·史密斯：「我們調查軍團…必須逮捕他。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進行對話…為什麼我們必須互相對抗？同樣都是遭受巨人威脅的人們，為何不能夠團結一致…話雖如此，我承認我們也一無所知。如果…羅德·雷斯能夠對拋棄我們與市民、拒絕前往牆外、阻止技術的發展…對這些行為提出讓我們能認可的理由…」

皮克希斯司令：「你們就會退讓？」

艾爾文·史密斯：「是的。或許我們會失去一切…不過在答案明朗之前，就算我們的堅持是錯的…我們還是會基於相信價值觀跟倫理觀念一路往前衝。我們要贏得的目標…必須換掉現有體制。……然後再調整調查軍團的合作機制。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夠執行該有的行動…將瑪利亞之牆

的破洞…徹底補起來。」²⁷

由於王政刻意隱藏有關巨人之情報並限制牆內人民的思想，明顯阻礙了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發展，這使調查軍團無法認同上述有關掌權者的行為，為此調查軍團打算與王政進行溝通並共同解決正在壓迫牆內人類的巨人。從上述內容可看出調查軍團之所以行動是為拯救牆內人類，由於有關巨人的一部份重要情報被藏在艾連老家地下室裡，而調查軍團為了戰勝巨人必須獲得此情報，因此調查軍團目標是將瑪利亞之牆的破洞封住後，不僅奪回被巨人攻陷的領土，並獲得地下室的秘密。然而調查軍團為了人類的存活而追尋有關巨人與城牆的真相，卻不斷遭到王政的阻攔。面對王政為了隱藏真相而不斷打壓以及逃避問題以上種種行為，使調查軍團對於抱持保守態度的王政產生不信任，導致調查軍團為了追求真相的理想以及未來人民的安全，而不得不推翻當時的王政政權。

對於調查軍團為了追求被王政隱藏的真相，其採取的開放態度並改變抱持保守態度的王政政權。因此根據上述內容中，可探討出調查軍團在「調查軍團 VS 王政」的對立結構中，其背後的深層意涵可理解為改革現狀的「改變」之價值。

「王政」在帕拉迪島的人類社會階級中為最高層，並掌握著島內大部分的資源與權力。過去在王政的領導下，王政利用始祖巨人的能力來消除牆內人民的記憶，以及捏造虛構的歷史(如對人民謊稱牆外的人類已全部滅絕等)來控制牆內人民之思想，以防止人民挖掘牆內的真相。

當調查軍團為了查詢王政所隱藏的真相與情報時，王政派遣中央憲兵團來阻礙調查軍團的行動，除了試圖殺人滅口以外，也以各種手段進行壓迫。其一手手段為藉由報社宣傳等方式來控制人民的思想與判斷，如下列報社為了撰寫有關調查軍團與中央憲兵團戰鬥而發生的事件被中央要求修改後，報社成員之間

²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82~86。

為了此事而互相討論，其成員之間的對話：

報社員工：「社長…這樣子感覺好像是以中央憲兵為主角的小說呢。」

社長：「的確…他們還蠻喜歡自我美化的。中央憲兵的死是遭到被通緝中的調查軍團襲擊，為了保護居民而壯烈犧牲…內容好像是這樣。」

報社員工：「…我們報社，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王政的宣傳機關了？」

社長：「一直都是啊…在我進來之前就在王政的監視下，哪個地方都一樣啦。…對於那些已經上市的報導就別在意了。」

報社員工：「當然會在意啊…我在入社之前就很相信這些報導，還是忠實訂戶之一呢…」

報社員工：「羅伊先生你為什麼來當記者？面對這充滿謎團的世界，你應該有段曾經徹底燃燒熱情的時期吧…」

社長：「畢雷，我們無法靠一己之力過活啊。我過去也曾經懷抱著端正世風的理想。但是呢…遇見了很多人，交了朋友…當我有了老婆跟女兒之後，覺得自己已經變得無所謂了…因為欺騙自己而失去某些重要的東西…」

社長：「但是…相對的確能夠保護更多的東西。怎麼樣…很遜對吧？但是我就是選擇了這個不堪的現實…」²⁸

報社的報導內容必須經由王政進行審查以外，以及須按照王政的說詞來刊登不符現實之報導。對此報社成員的畢雷感到不合理，因而詢問社長原因。然而從社長的回應中可看出王政利用報社成員的家人當人質，以逼迫報社必須為王政做事與宣傳，更藉以控制牆內人民之思想。從上述對話中可看出，王政為了控制牆內人民之思想，透過威脅與滅口等方式來迫使牆內維持情勢穩定的情況，

²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67~68。

保持人民的無知以外，更確保了自身的利益。而王政也透過上述方式將無知的人民持續地豢養在城牆內，同時也為確保牆內人民的奴性，透過這樣的關係讓人民繼續服從於王政。

然而牆內仍有人類對牆外世界感到好奇或質疑王政的施政等人物出現(如乘坐熱氣球來穿越城牆、對於王政發布之消息內容進行批判性探討)，這可能會改變牆內的狀況，因此王政為了控制思想而私下設立中央憲兵團來處理任何可能危害王政政權的問題與人物。也因王政積極地對這方面會造成改變現狀等思想進行壓制，使牆內的社會始終保持一種思想套路而運行，保持牆內社會和平的情勢，因此至今還不曾發生過大型的暴亂。

而調查軍團為了追查些許巨人的情報，而將調查方向轉往王政。這導致王政開始擔憂那些可保持自身利益，對此而隱藏之真相將被揭發。由於這可能造成牆內世界的階級發生變動，因此以一個既得利益者的立場來看，王政自然會為了避免失去現有的權力、財產而限制調查軍團的追查，阻止他們繼續查明真相。從上述內容可看出王政畏懼改變現狀，而選擇隱藏真相的保守態度。在「調查軍團 VS 王政」之對立情節中，「王政」表現出一種為了鞏固自身權利的保守派，因此其背後的深層意涵可理解為維持現狀的「不願改變」之價值。

綜上所述，從情節上表現出「調查軍團 VS 王政」之對立的概念意義，至於意涵上則表現出「改變 VS 不願改變」之對立的聯想意義，而將這兩者的意義進行調和統一後，即產生出「追求真相的改革意識 VS 隱藏真相的保守意識」的結構張力。

綜合來講，藉由《進擊的巨人》的情節對立，以表現出對立的結構樣態。並在其背後所表現的深層意涵，形式同樣也以一種對立式的結構呈現。最終在情節與意涵上的協調中產生出「有意識的生存之慾 VS 無意識的殺戮之慾」與「隱藏真相的保守意識 VS 追求真相的改革意識」這兩個的結構張力，可得出其意涵結構在價值上的形式表現為同樣為對立式的，而這樣的對立式之意涵結構，讓敘事進一步產生出結構張力。

二、轉換式之意涵結構

從上一節中提到《進擊的巨人》利用意涵中的價值意識展現之對立，呈現出對立式的意涵結構。然而《進擊的巨人》在意涵結構上除了表現出對立形式，還有一種轉換式之意涵結構。

所謂轉換式之意涵結構，其意指從對立之意涵結構中，將其造成的張力結構，進行對調之情形。如「帕拉迪島 VS 瑪雷」、「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這兩個對立情節想表達之價值同樣為「壓迫者 VS 被壓迫者」，只是透過安排不同時序於情節上，導致雙方的價值與立場呈現逆轉、顛倒，使其造成顛倒轉換之效果。

「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主要講述，瑪雷派遣瑪雷戰士潛入帕拉迪島勢力以及對其發動攻擊之敘事。由於瑪雷過去曾遭受過艾爾迪亞帝國的巨人之力壓迫，然而流著同樣血統的帕拉迪島勢力不被島外世界所規範，因此將其認為具有威脅性的危險勢力。而瑪雷為了保護島外世界的和平，派遣擁有巨人之力的瑪雷戰士向帕拉迪島島內人民發動攻擊，並進行奪取始祖計畫以拯救被帕拉迪島威脅的島外世界。如下述萊納在受過瑪雷思想教育後的言論：

萊納·布朗：「花 13 年，應該能成為英雄吧！只要消滅帕拉迪島上那些威脅世界的惡魔，就能拯救艾爾迪亞人…不對，是整個世界。」²⁹

瑪雷將自己對帕拉迪島攻擊的思想與行為以拯救世界為由合理化，將自己的行為與價值塑造成正義之形象。並將這樣的思想灌輸給包含萊納等人在內的國內民眾。而萊納也從這樣的教育中，認為消滅帕拉迪島的一切即拯救世界。然而當瑪雷戰士的萊納等人在破壞並入侵城牆後，這造成牆內多數居民因來不及逃亡而被巨人吃掉，然而在這場大屠殺中，多數民眾因被消除記憶，在無知的情

²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83~184。

況下被殺害。因此從「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中，瑪雷因正義價值而向帕拉迪島發動攻擊等壓迫之行為，因此瑪雷在本次的對立情節中，所代表之意涵可理解為排擠他者的「壓迫者」意識。

在「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中，帕拉迪島內的人類被瑪雷勢力所迫害，島內的人民甚至不知為何要遭受如此對待，然而知曉一切的弗利茲王利用始祖巨人的能力剝奪人民的記憶後，選擇讓這些擁有罪惡血統的人民承受那些島外世界的憤怒。如知曉歷史真相的威利·戴巴在雷貝里歐收容所的演講中，提到過去結束巨人大戰的弗利茲王之想法，其內容如下：

威利·戴巴：「保護這世界的其實是令人害怕的『城牆之王』…卡爾·弗利茲祈求和平的心意。沒錯…他的目的是世界和平，以及解放持續遭到欺凌的瑪雷。如果之後瑪雷實力壯大，想要來奪走王室成員的性命或是『始祖巨人』，他也會接受。若是瑪雷想要殲滅艾爾迪亞人，他也會接受。因為艾爾迪亞人所犯的罪行太過嚴重，絕對無法彌補。」³⁰

帕拉迪島屬於被瑪雷侵害的一方，然而帕拉迪島的弗利茲王不僅沒有阻止或是反抗等想法與行動。意味上是承認自己與族人的過往罪行，因此在帕拉迪島內的人民被瑪雷戰士等人襲擊後，城牆之王不僅在得知後沒有選擇阻止危害的發生，而是在罪惡感的驅使下默默讓島上民眾默默地承受來自島外世界的憤怒。因此從「瑪雷 VS 帕拉迪島」的對立情節中，弗利茲王因族群在過去歷史中造下的罪孽產生罪惡感，而這份罪惡感選擇讓帕拉迪島承受島外世界的憤怒與壓迫，因此帕拉迪島在這裡的對立中處在一個被壓迫的立場，根據上述內容以證明帕拉迪島在其對立情節中，代表之意涵為承擔罪責的「被迫害」意識。

「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對立情節中的葉卡派為後來崛起並代表帕拉迪島

³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4~45。

的勢力，葉卡派無法認同島外世界因種族而給予的壓迫與排斥，葉卡派因無法再忍受來自島外世界的壓迫而向島外世界進行反擊。如下述艾連對希斯特莉亞提出對島外世界發動地鳴的想法：

艾連·葉卡：「我要消滅世界！把所有的敵人，從這個世界上…一個不留地…殺掉！」

希斯特莉亞：「那麼做是錯的！島外的人並非全都是敵人啊…他們和你的母親一樣！幾乎都是…完全不明白自己為何突然要被殺的人啊？」

艾連·葉卡：「我知道。不過…能夠完全終結憎恨帶來的連鎖報復唯一的方法，就是讓這段充滿憎恨的歷史，連同文明一起從這世上消失。」³¹

由於世界對於帕拉迪島的憎恨以到達無法收拾的地步，因此葉卡派的領導人艾連為了中斷仇恨與報復，認為必須讓其中一方消失才能解決互相憎恨的情況。為此艾連仍然選擇守護自己出生與成長的帕拉迪島，而發動地鳴踏平島外世界的一切，即便這樣的行動會使島外世界面臨著與年幼的自己相同的待遇，很多無辜的人將會不知所以的被殺害。

從上述內容中可得知葉卡派的行為，至於地鳴的發動也代表著葉卡派對島外世界的大屠殺。從中可看出葉卡派對於島外世界的排斥，甚至為了自己所認同的正義價值而成為壓迫他人的迫害者，而葉卡派在「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對立情節中，所代表之意涵為排擠他者的「壓迫」意識。

「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對立情節中，島外世界的人類因被葉卡派發動的地鳴而陸續大量死亡，直到島外世界僅存的人類逃亡到史拉托亞要塞³²，準備利用要塞裡裝載著大量炸藥的飛行船向地鳴進行島外世界人類最後的掙扎。

³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2~154。

³² 位於瑪雷大陸南方的山脈碉堡中的一個飛船研究基地，在地鳴發動後，作為島外世界人類僅存的最後一塊領土，裡面停置的幾十艘飛行船，為島外世界阻止地鳴的最後手段，也是島外世界人類距離滅亡的最後一道防線。

瑪雷軍隊司令：「通告飛船部隊以及這座要塞的所有士兵，這裡…將是人類僅剩的最後堡壘…你們肩上所背負的重擔無法衡量…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絕不只是…你們的責任…」

瑪雷軍隊司令：「…這個責任，該由我們每一位大人來承擔。利用憎恨…培養下一代的憎恨…過去我們一直把解決不了的問題全部丟給『惡魔之島』…結果就是…製造了那個怪物…將我們過去不斷加諸的憎恨全數奉還…如果…還能看到未來的化，我發誓，絕對不會再犯…相同的錯。」³³

島外世界的人類在面臨地鳴所帶來的毀滅性災害後，才發覺自身過往對帕拉迪島的憎恨是相當嚴重且無法原諒的，並意識到憎恨在傳遞的作用下，最終會反饋於自己身上。因此島外世界在這裡的對立中因地鳴的威脅，而處於一個被壓迫以及充滿自責等罪惡感之立場，根據上述內容可證明島外世界在「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的對立情節中，其代表之意涵為承擔罪責的「被迫害」意識。

從上述提到的對立情節中，可看出雙方在對立中所展現之價值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其中發生了一個立場互相顛倒的情況。而這也就是對立式的意涵結構中，經過時序的移動，造成兩者的意涵與價值互相轉換的情形發生，也就是轉換式之意涵結構。這種意涵結構使得《進擊的巨人》在敘事中，除了造成張力效果外，更建立出具有探討性的意涵表現，而這也是其他漫畫作品不曾出現過的結構樣態，對此可證明《進擊的巨人》為具有藝術或思想深度之作品。

³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55~158。

第四章 《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

辯證意識意指敘事中不同價值意識於互相對立的過程中，藉由彼此之立場或價值等觀點互相進行辯論與評斷，透過這樣的形式來審視某個意識觀點的正、反面，最終將兩面觀點整合後進行探討，從正反兩面的矛盾與拉扯之間做出選擇，並推導出隱含作者的內在意識及其世界觀。

從前面章節之論述，可發現《進擊的巨人》無論是在視角的設計、情節安排亦或是意涵結構，時常利用不同理念的兩方與彼此的碰撞等形式所建構。然而《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在塑造對立結構之時，同時也展現不同面向的「正義意識」、「自由意識」。因此本章將分成兩節，分別對《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正義意識」與「自由意識」，以辯證形式對其進行解析。

第一節將對《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正義意識進行探討，由於作品表現出不同面向的正義意識形態，因此本節將採取辯證意識之策略進行探討。其策略如下，第一點將以帕拉迪島為主體進行敘述，解讀帕拉迪島方的正義意識是基於何等之價值與立場以及其追求之目的，並從上述等原因造成何等的正義意識；第二點則以島外世界為主體進行敘述，並解讀島外世界一方的正義意識是基於何等之價值與立場以及其追求之目的，從上述等原因造成何等的正義意識；第三點則是將上述兩者的正義意識整合後互相進行辯駁，來推論出隱含作者的內在意識中，其認同之正義意識為何者。

第二節將對《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自由意識進行探討，由於作品對自由意識有著不同面相的刻畫，因此本節同樣也利用辯證意識來探討作品中的「自由意識」為何。第一點以追求絕對自由而不惜消滅島外世界的艾連為主體進行敘述，此處將解讀其行動目的與理想，甚至討論其代表著怎樣的自由意識；第二點則是以阻止地鳴的救世小隊為主體進行敘事，此處同樣也解讀其行動緣由與目的，並討論其代表著怎樣的自由意識。第三點則是將上述兩者的自由意識進行整合並進行商討，並從敘事走向來推論出隱含作者對自由意識的選擇與認

同為何。

本章透過辯證意識以正、反、合等三個方式進行解析，以探討《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隱含作者對「正義」與「自由」之認同，並推論出隱含作者的內在意識及其世界觀。

第一節 正義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

正義意識，其意指某一主體對於「正義」的價值之理解與認同，以及對其之理解與認同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中，對於「正義」之定義為：「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餘的補償強加於少數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裡，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不受制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¹羅爾斯認為正義為社會成員享有自由權利的平等性以及其不可侵犯性，並將正義之觀念應用在社會組織的評定，而人類經常藉由社會組織來獲取社會利益，但社會利益既可是相同的，同時也可能是互相衝突的，對此社會需要一種法則來分配這些因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責任。

而這裡對於「正義」一詞的使用，是以某主體為了實踐公平或穩定，而制定某一種社會規範之標準，在辨別其正義與否之同時，並給予其合理的權責分配。如：提升弱勢者的利益，限制強勢者之利益，以達成某種目的上之公平性。正義意識，其意指為某一主體對於「正義」的價值之理解與認同，以及對其之理解與認同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其後續所衍生出某價值之正義意識，即為本節著重探討之內容。

在《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內部主要派別主要分成帕拉迪島與島外世界，這兩個地區的人民所受的教育及其價值並不同，使得雙方在正義的理解與認同

¹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著，黃丘隆譯：《正義論》(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0月)，頁1、2。

上，並各自產出不同價值之正義意識，最終導致兩者在意識形態上有了衝突。然而在不同的正義意識形態之下，雙方為了貫徹自己所認同的正義價值所採取之行動，其背後都有著各自的原因與立場。

因此本節將針對《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正義意識進行探討，由於上述內容曾提出作品中表現出不同面向之正義意識（如：帕拉迪島陣營的正義意識、島外世界陣營的正義意識等），對於不同面向之正義意識彼此呈現出對立效果，並在其效果下因彼此造成的矛盾與張力。從敘事中所展現的意識對立即為隱含作者對於某種內在意識之拉扯，至於隱含作者對於意識之認同與選擇則代表其世界觀之建立。如是本節將採取辯證意識之研究策略，以正、反、合等三個方向進行辯證討論，分別為驅逐惡魔的正義意識、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正義意識，針對敘事中的正義意識進行分析，來推論出隱含作者的內在意識裡，對正義意識的認同。

一、 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

此處的惡魔指的是《進擊的巨人》中，具有艾爾迪亞統的帕拉迪島人民，由於艾爾迪亞的血統擁有能變成巨人的能力，因此帕拉迪島的人民被島外世界所排斥，這也導致了帕拉迪島人被島外世界所孤立之情況，對此「隔離惡魔」一詞，即意指社會對於某族群的邊緣化與排斥之思想與行為。

所謂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意指為追求「公平的權責分配」為目標，藉此目標成為社會制度的衡量標準，而在這樣的標準下所產生之價值觀以及對其之認同即其正義意識。消滅危害社會秩序與穩定的危險勢力，以討回應有的公平利益，追求和諧穩定的正義價值。

在《進擊的巨人》中，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所代表之主體為：將帕拉迪島陣營視作惡魔並予以排擠的島外世界人民。島外世界的人民將艾爾迪亞人視為惡魔，由於他們身上保有著可變成巨人的特殊體質，而被島外世界的人民所忌憚，並遭到島外世界的壓迫與邊緣化。在《進擊的巨人》中，瑪雷身為島外世

界的一員，過去也遭遇艾爾迪亞帝國的摧殘，因此瑪雷人民也相當排斥艾爾迪亞民族：

古洛斯上士：「讓我兒子們養的狗咬死你妹妹也是教育的一環，因此我的兒子們都很優秀。」

古立夏·葉卡：「…難道，你都不會心痛？」

古洛斯上士：「…唉…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一想到兒子如果遇到同等對待，胸口就會很難受。那孩子明明沒有做錯事……真是可憐!如果她不是艾爾迪亞人就好了…」

古立夏·葉卡：「啊？」

古洛斯上士：「你看仔細了!那才是你們的真面目喔!只是體內吸收了巨人的脊髓液就能變成巨大的怪物，這樣子還敢說跟我們一樣都是人類嗎?這種生物除了你們艾爾迪亞帝國的『尤米爾的子民』之外就沒別人了…讓你們這種披著人皮的怪物大量繁衍，簡直就是一場惡夢。雖然目前很和平，儘管大家認為總算脫離那些傢伙的控制，不過有時候還是會冒出像你們這樣的鼠輩搗亂…你懂嗎?將艾爾迪亞人從這世界徹底驅逐，這是全人類共同願望啊!」

……

古洛斯上士：「別說得好像是我們在殺人一樣，你們才是殺人魔吧?你們復權派打算對我們瑪雷做什麼?想走上跟艾爾迪亞帝國相同的老套路對吧?擬就不會心痛嗎?」²

身為艾爾迪亞人的古立夏·葉卡因觸犯瑪雷的叛國罪，將被變成純潔巨人後並流放至帕拉迪島以服無期徒刑。在古立夏·葉卡受刑前，發覺負責此次行刑的古洛

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37~41。

斯上士正是多年前惡意殺害自己妹妹的兇手，為此古立夏·葉卡向其詢問當初為何做出如此殘忍之事，然而從古洛斯上士的回應中，得知了其因與自身的血統有關。過去艾爾迪亞民族創建艾爾迪亞帝國，並利用自身所持有的巨人之力攻佔其他國家、大量屠戮與壓迫他國人民等行為，對於被迫害之民族來說，艾爾迪亞帝國利用巨人之力之手段過於殘暴。因此身為被害民族的古洛斯上士認為現今艾爾迪亞民族必須承擔並彌補過去祖先的罪孽，才能實現兩方民族之間原應有的公平性。從上述可看出身為島外世界方的古洛斯上士，對於艾爾迪亞人所實行的種種殘忍行為等，從不感到惋惜，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其原因為古洛斯上士自身價值在基於某種「公平的權責分配」的衡量基準下，認為艾爾迪亞人受到懲處是必要的行為，同時也否定艾爾迪亞這個族群之存在，因此古洛斯上士在殺害古立夏·葉卡年幼的妹妹後，並沒有任何罪惡感。

由於過去艾爾迪亞帝國在長年以來的征戰後，成為當時世上最強大的國家。甚至當時的社會階級制度，主要以種族來區分（如：艾爾迪亞民族因艾爾迪亞帝國的強盛，艾爾迪亞人成為當時社會的上等族群，其於非艾爾迪亞民族之族群則遭到壓迫與貶低）。從上述內容中，可發現其餘的非艾爾迪亞民族之族群在地位與待遇上，較低劣於艾爾迪亞人，也使得兩族群整體之間出現了不平等狀態。正義是某種社會制度的標準，而島外世界的人透過這樣的標準以實踐平衡、穩定，而去調整權力、利益之分配。至於上述提到艾爾迪亞帝國與其他種族之間的關係，由於當權者為艾爾迪亞人，使得雙方社會地位與權力保持著一高一低等不平衡之情況，因此其他非艾爾迪亞人之族群為了擺脫被壓迫等不利之現狀，起身反抗之外以及限制身為強勢者的艾爾迪亞民族之權力、利益，以平衡等理念為由，提升身為弱勢方的權力、利益，以達成公平的正義。

對於上述對話中，可看出無論是瑪雷的古洛斯上士亦或是其他非艾爾迪亞人之民族都相當擔憂艾爾迪亞民族所造成的危險。至於兩者之間的關係，島外世界方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並將持有巨人之力的艾爾迪亞人定義為迫害者。因此對島外世界的人民來說，消滅危害世界的艾爾迪亞人以保護世界的穩定，

正是符合於他們對於正義的認同及理解。

艾爾迪亞帝國的卡爾·弗利茲王帶著一部份人民遷往帕拉迪島上居住後，導致世界分割成兩派勢力，一方為總人數佔多數的島外世界，另一方則是人數佔少數的艾爾迪亞人所屬的帕拉迪島陣營。在帕拉迪島陣營襲擊瑪雷的雷貝里歐收容區後，不僅造成雷貝里歐收容區近乎全毀，更有許多當地無辜百姓遭到帕拉迪島陣營的部隊殺害，因此賈碧無法原諒這些踐踏家鄉的帕拉迪島陣營：

賈碧·布朗：「本來那些敵人…就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島上的惡魔對吧？之前不是教過嗎？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他們都是該死的殘忍惡魔…跟我們不一樣。」³

由於帕拉迪島陣營擁有著地鳴等足以消滅島外世界之能力，而這份能力所帶來的威脅被島外世界所畏懼著，加上帕拉迪島陣營同樣也擁有艾爾迪亞帝國的血脈，使得島外世界隨時都得擔憂自己將會重演過去被巨人攻擊的危機。對於島外世界的人來說，持續保持壓迫艾爾迪亞民族的現狀，不僅能維護世界現有的秩序與規範，更能彌補過去因艾爾迪亞帝國所造成種族間的不公正等問題，以達成島外世界所追求的「公平的權責分配」之正義。

從上述內容可看出，對於島外世界在「公平的權責分配」之正義的標準下，將帕拉迪島上的艾爾迪亞人視為惡魔以及違反此正義之存在。島外世界一方在這樣的正義觀中，不斷提倡討回過去因艾爾迪亞帝國的迫害所失去之權益等思想。這樣的思想由於符合島外世界的正義觀，對此島外世界的人逐漸對其觀念與價值產生了認同，並將其視為正當的理念。最終島外世界一方的人在這樣的價值觀下，將艾爾迪亞人視為迫害世界和平之存在，並不斷透過教育將這樣的思維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對於這樣的思想在島外世界裡不斷凝聚與擴大，

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0。

使島外世界一方更加否定帕拉迪島陣營存在的立場，並對帕拉迪島上的艾爾迪亞人展現排斥與隔離。認同將島上的人類視為不符合正義之規範並予以隔離、懲戒，以取得應有之權責分配，就是島外世界一方對於正義之理解，而此島外世界所表現之公平之正義，即為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

二、 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

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意指，以追求「平穩的生存」為目標，並以此目標成為其社會制度的衡量標準，而在這樣的標準下所產生之價值觀以及認同即為其正義意識。在前面曾提過，正義代表某一種社會制度的標準，因此只要是行為或思想不超過這套標準即可視為正義的，反之，行為或思想踰越這項標準則將其視為不正義並須加以排除，對於上述利益為標準所產生之價值認同即為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

在《進擊的巨人》中，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所代表之主體為居住於帕拉迪島上之牆內的帕拉迪島人，在前幾章曾提過帕拉迪島在不同時期因諸多原因，必須面臨生存上的危機，如前期在超大型巨人、盔甲巨人、大量的純潔巨人等的攻擊下導致島上的人類無法平穩的生存，因此島上的人類也有擔任著對抗這些巨人的角色，其中主要代表為調查軍團，而調查軍團的目標就是為了保護人類的生存，因此不斷向危害島上人民的巨人奮戰。

瑪利亞之牆遭到超大型巨人與盔甲巨人攻擊後，使得牆外會吃人的純潔巨人陸陸續續入侵牆內並開始補食人民，使牆內人民頓時陷入恐慌與絕望：

瑪利亞之牆內民眾：「大門…!瑪利亞之牆…!被突破了…!完了，人類將再次被巨人吞噬殆盡…」

艾連·葉卡：「那個家…已經無法再回去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類太弱了?難道弱的人就只能哭泣吶喊嗎?我要趕走他們!讓他們從這個世界

上…徹底…消失!」⁴

在帕拉迪島內，自人民有記憶以來，巨人一直都被隔絕在牆外，使得牆內始終保持著平穩的狀態持續生存於世。因此人們自然也將這樣的狀態視為理所當然，視「平穩的生存」為社會應有之利益等，對於擁有這樣的社會利益儼然已成為牆內人民共同的正義觀的評斷依據。然而從上述對話中，艾連眼看巨人入侵瑪利亞之牆後，除了破壞自己的家鄉外，更殺害包含自己母親在內等大量人民，巨人的行徑無疑違反了島內人類所認同「平穩的生存」的正義觀，因此艾連對巨人及其行為感到憤怒，可看出他無法認同巨人的作為。對艾連等牆內人民來說，島內原有的平穩生活遭到破壞，更使艾連等人認知到巨人的威脅對於島上人類的正義觀來說，是需要被懲治與排除的。

在島上牆內的人類其實早已認知到巨人所帶來的威脅與危險性，因此在島上的人類所保有「平穩的生存」之正義觀下，為了維護正義應有的機制，組建調查軍團懲治那些危害人類的巨人，試圖奪回島上牆內的人類所認同的「平穩的生存」這項應有的社會利益。

艾爾文·史密斯：「我再說一次，為了加入調查軍團而留在這裡的人，到後來視幾乎全都會死。請確定自己是否願意為了人類獻出生命」⁵、「所有人!突襲!人類存亡的命運就在此時!這瞬間將會決定一切!少了艾連，人類在地表上生存的未來將永遠無法實現!將艾連搶回之後就立刻折返!獻出你們的心臟吧!」⁶、「國王為了得到艾連跟克里斯塔，將不顧一切濫用權力…完全無意保護居民跟城牆的安全。不能夠允許…國王繼續任意妄為。絕對不能就這麼莫名其妙…迎接人類滅亡之日到來。如今這個手

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84~87。

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21。

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07~108。

段已經是…人類得以存活下去的唯一方法了。」⁷

人類為了奪回自己本應有的社會利益，在島上人類所認同的正義機制下，巨人逾越了這項正義機制之標準，因此為了維護正義應有的機制，必須給予懲治、排除等處置，以確保人類應有的社會利益。而上述引文內容為調查軍團第 13 任團長艾爾文·史密斯之言論，表示調查軍團會為了人類執行應有的正義不惜奉獻出自己的性命。因此藉由上述言論可看出調查軍團的行為與動機等，都是為了爭取人類應有的社會利益，驅逐危害島上人類的敵人並給予島上人類安全的生活空間，以確保給予人民「平穩的生存」這項正義機制下的社會利益。

帕拉迪島陣營除了前期與巨人進行對抗，以表現出他們對於自身正義觀的認同，在後期得知島外世界的人對他們幾乎抱持著敵意，甚至作為與思想皆逾越島上牆內人類的正義標準，這使帕拉迪島陣營的弗洛克等人對其感到不滿，在雷貝里歐襲擊事件中，透過各種破壞行動來表示自身的態度與立場，其內容如下：

約翰·基爾休坦：「你們打算燒了整個收容區嗎？對平民造成的損害務必降到最低！你還不懂嗎？弗洛克！」

弗洛克·佛斯特：「約翰…這裡只有敵人，以及他們所居住的建築物。難道你忘了牆外的傢伙是如何一路殘殺我們『城牆內人類』嗎？同伴都被吃掉了阿！光是這麼做還難消我心頭之恨呢！」

約翰·基爾休坦：「你怎麼還說這種話啊？」

弗洛克·佛斯特：「你看…艾連他已經展現了…戰鬥吧！我們不能只是躲在城牆裡面等死啊…」⁸

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84~87。

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48~149。

在雷貝里歐襲擊事件時，身為帕拉迪島陣營的弗洛克身為帕拉迪島人，認清島外世界的思想與作為危害著島上的人類。島外世界不斷對帕拉迪島方持續附加惡意與排擠，對島上的人來說，這將影響他們所追求「平穩的生存」之目標。因此弗洛克基於島上的正義之價值，向島外世界的人不斷進行攻擊以示自身的正義意識，透過驅逐的人的方式，以保護島上的人擁有「平穩的生存」這項應有的社會利益。

從上述內容可應證出，隱含作者在建構帕拉迪島敘事時，不斷利用求生之意識來強調帕拉迪島方的意識形態。使得島上人類以「平穩的生存」這項社會利益中衍生出其正義觀，也就是生存之正義。在這樣的正義原則之下，將任何威脅這項社會利益之存在給予懲戒、驅離，因此島上的人在認同這樣的價值觀後，產生所謂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

三、《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正義意識

《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正義意識其意指，隱含作者在《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中表現出其認同之正義價值及其意識。本文所提到的敘事主體，意指為隱含作者，由於隱含作者的傾向影響情節安排及敘事走向，而情節安排與敘事走向則可導出隱含作者對某意識之認同。對此，《進擊的巨人》之正義意識的解析手法如下：由於《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出現了兩種正義意識，又因這兩種意識之間彼此對彼此產生對抗與張力，因此本文將藉由前二小節各自提到的正義價值互相比對與討論後，並藉由《進擊的巨人》敘事之走向來辨認隱含作者在正義意識上的選擇與認同為上述何者。

前兩個小節講述了「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與「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的建立緣由及其意識型態後，分別確立其追求之正義價值為「公平之正義」與「生存之正義」。然而這兩者的正義標準都有著互相抵觸之處，因此雙方在價值觀上產生了矛盾，敘事也在這樣的矛盾下造成張力。

為了推導出隱含作者對於正義之內在意識以及其世界觀，必須找出隱含作

者對正義意識之認同為何。由於隱含作者對於正義意識之認同必須從《進擊的巨人》敘事之走向來推論，對此本文將針對上述兩者的正義意識，在《進擊的巨人》的敘事之走向來判斷其是否為隱含作者所認同之正義意識，因此下述分別將提出「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與「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敘事之走向，推論出隱含作者對正義意識之認同，以及其所代表的《進擊的巨人》之正義意識。

對於「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之敘事走向，本文將以賈碧為例進行探討。首先賈碧出生於瑪雷，因此她的思想與教育從小就受到島外世界方的正義價值所影響，對此賈碧在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驅使之下排斥帕拉迪島人，如下述言論：

賈碧·布朗：「看來你不承認自己犯了罪…這座島上的居民曾經對世界做了多麼殘忍無情的事，那段歷史難道你忘了嗎？除非每一位艾爾迪亞人對於所犯的罪有正確的自覺，才能走上永遠的贖罪之道。」⁹

上述言論為賈碧被帶往帕拉迪島後，向帕拉迪島的艾爾迪亞人闡述艾爾迪亞一族過去的罪行，並以公平之正義價值對其進行譴責。從上述內容中可看出「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以公平之正義價值，向違反此正義價值的違規者積極索討代價以取得公平性，展現其正義意識的絕對性。

從上述內容中，可看出「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在起初以公平性為目標，而積極展現自身的正義價值。在僅僅利用自身之正義價值，附加於他者上，進而評斷他者之是非。然而「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在敘事走向中發生了改變，例如賈碧開始產生除了「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以外的思想及意識，如下：

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27。

奈爾·德克：「怎麼了嗎？」

柯爾特·葛萊斯：「糟糕…被發現了！」

法爾可·葛萊斯：「是…哥哥。」

奈爾·德克：「…是嗎？」

柯爾特·葛萊斯：「唔…只好拼了。」

奈爾·德克：「我把這名俘虜帶往民宅囚禁！」

柯爾特·葛萊斯：「…惡魔…」

賈碧·布朗：「柯爾特…等等！」

奈爾·德克：「這裡不是孩子該來的地方，快點回家吧！」

法爾可·葛萊斯：「奈爾先生…謝謝你。」

柯爾特·葛萊斯：「賈碧…為什麼妳相信敵人？」

賈碧·布朗：「…噫…不…」

……

布勞斯夫人：「米亞跟班是否都逃出來了呢…」

莎夏的父親：「應該不必替他們擔心，他們很堅強的。」

卡亞：「殺死姐姐的傢伙…何必替他們擔心啊？我無法原諒！我想殺了他們。」

柯爾特·葛萊斯：「他們好像走遠了，我們也該走了。」

賈碧·布朗：「根本就沒有惡魔…在這座島上…有的只是人類。我終於…明白萊納的感受…我們…擅自把素未謀面的人們，全都…當成惡魔看待。」¹⁰

從上述內容可看出賈碧不再單獨以「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這項標準去評斷事情的對錯與否，如同上述對話中，賈碧阻止了同樣保有「隔離惡魔之正義意

¹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172~176。

識」的柯爾特射殺帕拉迪島陣營的奈爾，從上述行為中可看出賈碧不僅做出違背「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之行為，並開始對「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的正當性產生質疑。

賈碧起初雖抱持著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而制裁著他人，如下述，賈碧在射殺了莎夏後，於後續碰巧被莎夏的父親所收留，然而莎夏的父親在某因緣之下得知了自己所收留的女孩竟是殺害了自己女兒的兇手，對此莎夏的父親並沒有選擇報仇，而是體悟到這件悲劇之原因為大人之間醜陋的鬥爭所引發的，因此當下選擇原諒賈碧。這出乎意料的發展對賈碧有了重大的影響，這使賈碧本人開始反思，理解對方並非為「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標準下的不正義者。除此之外，賈碧也察覺到自身的行為在帕拉迪島人眼裡也違反了公平之正義價值，因此賈碧逐漸開始否定自身之正義意識。由於「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在敘事後續之走向產生了變化，也就可以推論出「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並非為隱含作者所認可之正義意識。

至於「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之敘事走向，本文將舉艾連為例進行探討。艾連出生於帕拉迪島，當時的帕拉迪島人早已因巨人等外敵圍困與侵害而被限制生存與自由等權益。為了追求這些被巨人等外敵所剝奪的權益，同樣身為權益被剝奪者的艾連，最初在思想上與多數帕拉迪島人同樣有著追求生存與自由之意識，也就是「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

從敘事前期，艾連起初並不了解島外世界之實情，因此當時艾連眼前所見的只有為了生存而拼命整取權益的人類，以及濫殺生命與剝奪人類權益的巨人兩者，對此艾連將殺害人類並剝奪人類權益的巨人視為非正義的存在，相對地，為了追求生存與自由而對抗這些巨人的人類則是「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下的正義者。如下述艾連與破壞瑪利亞之牆並造成牆內人類大量傷亡的元凶，也就是自曝身分的盔甲巨人與超大型巨人持有者，萊納與貝爾托特兩人的對話。

艾連·葉卡：「你們那一天到底是帶著甚麼樣的心情來問我的啊…喂…貝爾托特…我在說你啊…萊納的跟班…我曾經說過吧?當時在你們的面前…說過我媽被巨人吃掉的事情…對吧?就是因為你踹破的城門碎片擊中我家，我媽才沒辦法逃走的…」

艾連·葉卡：「你其實知道吧?我有說過吧?你有甚麼想法?那個時候…你是怎麼想的?」

貝爾托特·胡佛：「…那個時候…我覺得很抱歉。」

艾連·葉卡：「是嗎…你們…不是士兵…也不是戰士…只是殺人兇手。你們殺了那麼多無辜的人，是殺人無數的殺人魔!」

萊納·布朗：「這種事我當然知道!你沒有必要特地告訴我!」

艾連·葉卡：「那你幹嘛還要裝模作樣地學人類煩惱!你們已經不是人類了!把這個世界變成地獄的人可是你們啊!難道不知道嗎?你們這些殺人兇手!」

……

艾連·葉卡：「是啊…我還是太天真了啊…我現在…只能努力…不斷努力…為了讓你們盡可痛苦地死去…而不斷努力啊…」¹¹

從上述內容中，可看出艾連所代表的「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在起初以人類的生存為目標，透過對抗巨人等形式展現自身的正義價值。對於造成人類滅亡危機的萊納與貝爾托特兩人，艾連以人類的平穩生存之價值為正義的衡量基準，向其進行譴責。依據艾連在前期的認知，艾連將吃人以及危害人類的巨人視為侵犯人類「平穩生存」之正義價值的違規者。對於萊納與貝爾托特利用盔甲巨人與超大型巨人之力破壞城牆一事，明顯是造成「使人類平穩生存」這項權益的危機，也就是「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裡需要被排除的違規者，因此上述對

¹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66~174。

話中的艾連將萊納與貝爾托特視作危害人類的勢力，同樣將其歸類為非正義的巨人一方，並以激烈的言語與態度對非正義者實行懲戒與罰則。

然而「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在敘事的後續走向中發生了轉變，例如艾連不再執著於執行「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以及對正義意識有了其他的思想及看法，如下：

艾連·葉卡：「為什麼？萊納！為什麼那一天我母親會被巨人吃掉呢？」

萊納·布朗：「…那是因為，我們在那一天…破壞了城牆…」

艾連·葉卡：「為什麼要破壞城牆？」

萊納·布朗：「…根據任務指示，我們要趁亂入侵到城牆內側…為了查出城牆之王是誰…」

艾連·葉卡：「那個任務是？」

萊納·布朗：「…奪回始祖巨人，目的是…拯救世界…」

艾連·葉卡：「…是喔…為了拯救世界啊…如果是為了拯救世界，那也…莫可奈何啊…」

萊納·布朗：「你…之前…有說過…那時候…你說『我會努力把你們折磨到死』…你是為此而來的吧？」

艾連·葉卡：「啊…我有說過嗎？那種話…你就忘了吧！」

艾連·葉卡：「我的確…把位於大海另一頭的一切都當成敵人。於是…我渡海而來，跟敵人待在同一個屋簷下、跟敵人吃著相同的食物…萊納…我跟你一樣啊……一無所知的孩子…被一無所知的大人們灌輸這種觀念。…曾經是孩子的你，面對那個環境，還有歷史，究竟能做甚麼？對吧？萊納…你…一直都很痛苦吧？現在的我，可以體會你的心情…」¹²

¹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2~77。

上述對話為艾連獨自抵達島外世界後，體會並見識到島外世界的種種情況，甚至理解萊納等人破壞牆內人類平穩生存之正義價值的緣由。因此在上述對話中，可以感受到艾連對萊納的態度並非像前期那樣激烈的問罪與譴責，而是放下「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的價值觀，艾連認知到無論是萊納等人亦或是島外世界的人，與自身同樣也都是為了「平穩的生存」為目標而努力，只是無奈於彼此都對事情的真相一無所知才導致了這些悲劇。因此艾連對萊納所說的那句「我跟你一樣啊…」¹³，其意指島外世界與島內世界同樣都是以同個目標（平穩的生存這件事）而努力，實際上雙方彼此都是以同樣的形式追求自己的正義，但只因為立場的不同使得彼此在追逐同個目標之過程中，雙方對於正義意識的理解才有了分歧，並於最終產生碰撞。對此，艾連才會以一種惋惜的態度並體諒萊納等人一直以來所面臨的無奈與遭遇。

由上述內容可見「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在起初對於正義的價值有明確的目標，對於牆內人類平穩生存之正義價值所定義的非正義者（純潔巨人、盔甲巨人、超大型巨人等），將其視為非理性之存在，並且給予其排除、制裁等方式處理，如同艾連對抗那些危害牆內人類存亡的巨人那樣。直到艾連在「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驅使下，前往島外世界試圖制裁那些會危害到島內「生存之正義」的敵人。就如同為了某種正義意識而前來帕拉迪島進行破壞的萊納等人，艾連在抵達島外世界後，與敵人待在同一個屋簷下、吃著同樣的食物，發現島外世界同樣也有好人與壞人，無論是島外還是島內雙方都是一樣的，只是教育與認知的偏差，才導致牆內的人類無法持續平穩的生存。對此，艾連在認知島外世界的正義意識及其價值同時，也體諒萊納等人是基於何等的情況而選擇迫害牆內人類的生存後，使得艾連的思想開始有了轉變。從原本基於正義價值的觀念而積極的追討代價，到體諒對方的正義價值後而有所感嘆。由於「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在敘事後續之走向同樣也產生變化，對此將推論出「驅逐敵人

¹³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5。

之正義意識」同樣也非為隱含作者所認可之正義意識。

對於上述的內容中，可以看出隱含作者的正義意識並非選擇「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或「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其中任一方。但在經由上述分析中，可看出隱含作者藉由敘事之走向來改變兩者之正義意識，即便兩者之正義意識在變化後並不全然相同，但可發現雙方的改變明顯有著共通處，代表著「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的賈碧與代表著「驅逐敵人之正義意識」的艾連，兩者在敘事之後續走向中，同樣產生了諒解與體會對方之情節走向，然而在雙方在「體諒對方」的用意下，其目的不僅打算改善自身單方面之正義意識上的盲處(如：賈碧理解到，現今的帕拉迪島人不應受到隔離惡魔之正義意識所制裁等)，更是為了整合與平衡雙方的利益分配，並以此建構出正義的新標準。對此隱含作者透過「體諒對方」，試圖創造出能平衡整體利益之正義機制的社會利益，可推論出隱含作者想表達並認同之正義意識，即為具有平衡整體利益效果的「平衡整體利益之正義意識」。

第二節 自由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

自由意識，其意指為某一主體對於「自由」的價值之理解及其認同，並於其理解下所造成之意識形態，因此本節將對《進擊的巨人》敘事中所衍生的某種價值之自由意識進行深入探討。在約翰·司徒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中，他對自由的定義如下：「唯一稱實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只要我們不試圖剝奪他人的這種自由，不試圖阻礙他們獲得這種自由的努力。每個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適當監護者，不論是身體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亦或是精神的健康。」¹⁴密爾所認為的「自由」，即是一種追求自身所喜好的事物或者利益等之行為，但須以不侵犯他人利益為前提下的追求利益行為才能被稱作自由。

而本文在此定義的「自由」，其意旨為某主體透過解除某種限制、束縛，

¹⁴ 約翰·司徒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著，程崇華譯：《論自由》(臺北：唐山出版社，1986年8月)，頁14。

並進而爭取自身最大之利益。對此以下內容將以上述定義來探討《進擊的巨人》對於「自由意識」在層次上的辯證等問題。

本節將針對《進擊的巨人》敘事中的自由意識進行探討，由於《進擊的巨人》敘事中表現出不同面向之自由意識（如：滅世派的自由意識、救世派的自由意識），對於不同面向之自由意識彼此呈現對立效果，雙方因彼此而造成矛盾與張力。由於敘事中所展現的意識對立即為隱含作者對於某種內在意識所造成之拉扯，至於隱含作者對於意識之認同與選擇則代表其世界觀之建立。由於《進擊的巨人》敘事中呈現出多種的意識面向之情況，因此本節與第一節將同樣採取辯證意識之研究策略，透過正、反、合等三個方向進行辯證討論。如下述三個小節，分別為去規範的自由意識、確保規範的自由意識、《進擊的巨人》之自由意識，以便針對敘事中之自由意識進行分析，來推論出隱含作者的內在意識裡，對自由意識之認同。

一、 去規範之自由意識

去規範之自由意識意指為，某主體以追求「個體之最大利益」為目標，而去對抗那些影響這目標之任何阻礙，並對這樣之目標所產生之認同即為其自由意識。因此去規範之自由意識，視個體之利益為最優先，將限制個體利益之規範去除，以爭取自身可獲得之最大利益。

在《進擊的巨人》中，去規範之自由意識所代表主體為，將島外世界視為限制自身種族利益之規範，並期望將其去除的艾連·葉卡。艾連在知曉島外世界的狀況後，理解到島外世界對帕拉迪島人的怨念之深，甚至無法接受帕拉迪島人的存活。也就是說，只要島外世界的人還在，帕拉迪島人就註定得處於一個隨時都得被攻擊與限制且終身無法獲得自由之立場下。對此艾連無法接受，如下：

艾連·葉卡：「島…為了拯救艾爾迪亞…不就只是那樣…嗎!牆外的現實

世界…跟我夢想的世界不一樣…跟阿爾敏的書裡看到的世界…不一樣…
當我知道牆外還有人活著…我…非常失望。我…一直希望…讓一切徹底
消失…」¹⁵

艾連最初認為牆外的世界是自由且美好，然而當艾連真正理解到牆外世界的真實情況以後，眼前只有更多的殘酷與限制，這完全顛覆了艾連原本的認知，因此才對之感到憤怒與失望。在島外世界的現況在無法改變之情況下，唯一能改變此現狀之辦法為讓雙方的其中一方消失，使另一方獲得絕對之自由，在這樣殘酷的條件下使得艾連別無選擇。最終艾連為了讓自己所重視的帕拉迪島人能獲得自由，選擇發動地鳴消滅島外世界，進而解決所有來自島外世界的壓迫及限制等問題。

然而當艾連選擇使用地鳴踏平島外世界的一切，也就代表著艾連為了追求自身的自由而剝奪他人的自由。

吉克·葉卡：「艾連…你為什麼拒絕終結這場戰爭？究竟打算使用始祖的力量做什麼？」

艾連·葉卡：「我…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曾改變過。你似乎一直認為我跟你一樣…但你錯了！與其被別人剝奪自由，不如我先把自由搶過來。並不是父親讓我這麼做的，而是打從我出生就如此…」¹⁶

在上述對話中，可看出艾連對於追求自由所展現的積極性，有趣的是隱含作者在這段對話裡特別置入艾連對抗綁架犯時的回憶畫面。綁架犯事件中的綁架行為被隱含作者表現成一種對於人身自由的限制，而艾連為了奪回人身之自由而向綁架犯攻擊。隱含作者藉由這次事件，不僅刻畫艾連對於自由的渴望，更表

¹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9~27。

¹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98~100。

現艾連對限制其自由抱持著強烈否定之態度，並透過其事件想強調自身最大限度的自由與他者最大限度的自由之兩者無法同時兼具。因此某方為了獲取自由，必定會有另一方犧牲自由，就如同艾連獲得個體自由之前，必須奪去他人之自由。

下述對話為艾連在發動地鳴前，在帕拉迪島與夥伴們之間的對話，其內容主要在討論由誰來繼承艾連的巨人。由於巨人能力的繼承者在繼承巨人之力後只能再活 13 年，因此在上述之規定下，艾連的年限只剩五年多。為了讓始祖巨人這項強大的力量能保持下去，必須找一個適當的繼承人選。

艾連·葉卡：「我還有五年多…差不多該做出決定了，決定誰來繼承我的巨人。」

米卡莎·阿卡曼：「我來繼承。」

……

約翰·基爾休坦：「我啊！」

……

柯尼·斯普林格：「我會繼承艾連的巨人。對吧？我這提議不錯吧！艾連。」

艾連·葉卡：「…柯尼…」

……

莎夏：「唉…真是麻煩！由我來繼承吧！……其實我不想接哦，但是非做不可對吧？」

艾連·葉卡：「你們…」

……

艾連·葉卡：「我不打算讓你們來繼承。」

約翰·基爾休坦：「為什麼？」

艾連·葉卡：「因為你們很重要，比其他人都重要…所以，我希望你們能

活得長久。」¹⁷

透過上述對話內容，可看出約翰及柯尼等人都為了保護自身同伴的生命，紛紛表態願意犧牲自己的人生去繼承艾連的巨人之力。但從艾連的回答中，可看出他不希望讓其他夥伴因繼承他的巨人而提早死去，反而希望他們能像個普通人一樣幸福的生活下去。對此艾連將穩定的生存視為一種自由，然而這份自由並不被島外世界所認可，其他夥伴也可能會因島外世界的迫害而失去其自由。由於這樣的自由被島外世界所規範著，因此艾連選擇發動地鳴，想除去一切島外事界的規範，並透過奪去島外世界的自由，將這份自由歸還給帕拉迪島的夥伴。

在上述內容中，可以得知艾連奪去他人自由之理由為追求自身種族之生存自由，也就是帕拉迪島的最大利益。在艾連發動地鳴之當下，透過始祖巨人的能力向所有擁有艾爾迪亞血統的人進行喊話，藉此表達自身發動地鳴之目的及其自由之意識。

艾連·葉卡：「敬告所有尤米爾的子民。我叫做艾連·葉卡，透過始祖巨人的力量，向所有尤米爾的子民對話。帕拉迪島上所有城牆的硬質化都會解除，原本埋藏在其中的所有巨人已經開始行動。我的目的是…保護我成長的帕拉迪島上的人們。然而這世界都希望消滅帕拉迪島上的人們，歷經漫長歲月逐漸膨脹的那股憎恨，不只針對這座島…在殺光所有尤米爾的子民之前都不可能會消除的吧？我無法接受那樣的願望。城牆理的巨人將會踏平且撼動這座島外的所有土地，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從這世界上驅逐殆盡為止！」¹⁸

¹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0~74。

¹⁸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3~49。

艾連因理解世間一切的恩怨後，表達自身對島外世界的復仇心態感到失望。無法接受島外世界試圖藉由驅逐帕拉迪島人以獨享自由外，更是無法認同島外世界的迫害及意識之規範所導致帕拉迪島人的不自由狀態。為此艾連想去除島外世界的規範，犧牲島外世界其他多數人之性命，以確保自身種族及伙伴的生命及自由。

從上述內容可應證出，隱含作者在將艾連的思想引導至滅世之前，透過許多事件來凸顯艾連對於自由的追求，並於最終將其導向追求絕對自由。而這份絕對自由所代表的是一個只屬於個體並不受他者所干預的利益，也就是自身最大限度之自由，而艾連對於認同這樣的價值觀後，產生所謂去規範之自由意識。

二、 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

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意指，某主體以追求「互不侵犯的利益配置」為目標。將大眾的利益進行平均配置，並在合理的範圍內提高每個人的最大獲利，同時又能達到不侵犯彼此權益的情形。也就是將大眾整體利益調整至最平衡狀態。因此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其價值視大眾整體之利益為優先，認同有效的規範及限制之下可保障所有人的權益，使彼此之權益互不侵犯，進而達成一種平衡狀態。

在《進擊的巨人》中，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所代表主體為阻止地鳴滅世而組成的救世小隊。救世小隊所包含的角色如下：阿爾敏、米卡莎、約翰、柯尼、漢吉、里維、馬迦特、皮克、萊納、亞妮、賈碧、法爾可。上述名單中，明顯可發現救世小隊由許多原不同陣營之人所組成，如阿爾敏與柯尼等人原屬帕拉迪島陣營、馬迦特與萊納等則屬於瑪雷陣營。兩者陣營起初即使在不同的立場上產生對立，最後卻在某種自由意識的推動下，使原不合的彼此共同合作，並追求他們所認同的自由價值。

約翰·基爾休坦：「沒想到…他打算把牆外的人類全部殺光…一旦牆外人類都消失了，所有遺恨也會消逝…始終威脅我們的敵人也全都被踩扁，只留下全新的空地…如今海外的人們最害怕的事發生了…因為他們擅自認定我們是惡魔，還試圖將我們全都殺死。也就是…一切…都是外面世界的傢伙導致的結果…我們…根本…無力去做甚麼…沒錯吧？」

阿爾敏·亞魯雷特：「實在太過分了…是前所未有的大屠殺…」

約翰·基爾休坦：「那麼…要阻止嗎？阻止艾連…」

……

約翰·基爾休坦：「艾連…為了保護我們，選擇犧牲牆外的人類…因為這場大屠殺而受到恩惠的…是我們…」¹⁹

上述對話為艾連在發動地鳴之當下透過始祖巨人的能力向所有尤米爾子民對話後，阿爾敏與約翰等人的反應。首先，約翰原先所處的立場大多與多數帕拉迪島人一樣，不希望自身利益受他者壓迫，因而選擇協助艾連對抗島外世界。直到了解艾連企圖透過消滅島外世界的一切來解決島外世界的迫害等問題後，對此而感到震驚，約翰不認為這場虐殺是正確的行為，但又因他們是這場大屠殺背後的既得利益者，因而無法下定決心去阻止艾連。一方為忠於自身的良心去拯救他人，但自身之利益將會受損；另一方則是違背自己的良心，但可以保護自身的利益。在上述兩者的選擇造成張力，使得約翰當下是否要阻止艾連的行動而猶豫不決。

從上述內容中，可看出約翰等人起初是認同艾連的去規範之自由意識是正確的，因此順著他的意識而行動。然而在後續得知艾連的自由意識的真實用意是如此的殘暴後，有了否定其自由意識之想法，甚至更產生其他價值的自由意識。如下述：

¹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59~61。

柯尼·斯普林格：「要是我沒救你…你打算怎麼做？」

阿爾敏·亞魯雷特：「…如果你沒救我，你的母親已經變回人類了。」

柯尼·斯普林格：「還繼承了超大型巨人…這樣的話等於是在折磨媽媽…明明只要稍微想一想也知道…當初媽媽把我送出家門，要我成為優秀的士兵。可是她的兒子…卻成了有可能…殺死小孩跟朋友的…士兵…」

阿爾敏·亞魯雷特：「我也一樣，當不成團長的代理人…」

柯尼·斯普林格：「阿爾敏，我…想成為讓媽媽驕傲的士兵。所以…我要去拯救有困難的人。」²⁰

柯尼為了讓自己的母親回復人形，試圖將剛繼承巨人之力的法爾可投餵給變成巨人的母親。為了阻止法爾可的犧牲，阿爾敏決定由自己來代替法爾可犧牲，但被柯尼阻止後，柯尼才醒悟並了解到他自身隨意斷定法爾可性命的行為，就如同艾連發動地鳴來剝奪他者之生命與自由是不對的，有了想幫助那些即將受害人類的想法後，因此決定阻止艾連。

漢吉·佐耶：「我們跟車力巨人等瑪雷的殘餘勢力聯手了。這是為了阻止艾連…殺死大家是錯誤的決定。」

……

米卡莎·阿卡曼：「我要幫忙!不希望艾連繼續進行無差別攻擊…就算是，為了保護我們跟這座島…我也想阻止艾連。」

約翰·基爾休坦：「如果真的能夠阻止艾連…接下來打算怎麼做?……但是!就在我們尋找可能性時，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卻甚麼也無法解決!所以艾連才想要消滅世界—」

²⁰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66~167。

漢吉·佐耶：「虐殺是不對的！怎麼能因此就抱持肯定的態度呢！……雖然我說得這麼好聽，但我原本…只是想…逃避…想要拋開一切，忘了這一切活下去…可是，我…還是調查軍團的第 14 任團長。當初為了人類而獻出心臟的那些同伴…都在看著我…大部分都還不知道牆外居然存在著人類就死了，但是…應該沒有人會說出『只要讓這座島上的人，得到自由就夠了』如此心胸狹窄的…話吧！要阻止進一步的虐殺…只有現在了。」

21

上述對話為漢吉邀請約翰與米卡莎等人一同加入阻止地鳴的行列，由於過去調查軍團眾多成員為了阻止牆外的巨人剝奪牆內人類的自由而奮戰犧牲，如今眼看艾連的行為就如同過去牆外的巨人，還試圖剝奪他人的自由。對此漢吉表明了自身否定艾連發動地鳴的決定與想法，在對自由意識的認同上，漢吉認為自由不屬於個人的，而是屬於大眾且互不侵犯的。因此對於艾連任意侵犯他人自由之行為漢吉認為是不合理的，為了維護大眾的自由利益及其平等，必須阻止這場殺戮。

瑪雷在對帕拉迪島發動奇襲失敗後，剩餘的瑪雷殘黨馬迦特與皮克等人在漢吉的溝通下決定共同合作，組建救世小隊阻止地鳴。為了更有效的合作阻止地鳴，漢吉邀請約翰等人與馬迦特等兩方人手一同圍在火堆旁，藉由共同吃飯幫助彼此溝通以解開雙方的心結。由於萊納在過去因破壞城牆所造成的殺戮，導致約翰的摯友馬可慘死，對此得知真相的約翰無法原諒萊納，對於是否加入救世小隊幫助萊納等人產生猶疑。賈碧為了保護遠在雷貝里歐的家人，除了向約翰道歉並表示自身與萊納等人的懊悔，以懇求約翰共同加入救世行動。

賈碧·布朗：「非常抱歉…我們曾希望…把生活在帕拉迪島的你們…全部

²¹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7~13。

殺光。為了得到世界的認同…為了得到原諒…一直祈求這座島…惡魔能夠消失…結果，使得爸爸和媽媽…還有雷貝里歐的人全都死了…非常抱歉。我知道…這麼說很大言不慚…但需要大家的協助…請將你們的力量借助給我們！」

法爾可·葛萊斯：「拜託你們!一起去阻止『地鳴』吧!拜託你們!」

賈碧·布朗：「拜託你們…」

約翰·基爾休坦：「…放手。」

柯尼·斯普林格：「你要去哪裡?約翰!」

賈碧·布朗：「不行啊…他走掉了…」

……

約翰·基爾休坦：「快起床!出發時間到了。」

賈碧·布朗：「你願意協助我們嗎?」

約翰·基爾休坦：「是啊…當然。」²²

賈碧在認知自己過去的行為與島外世界的其他人一樣，將毫不知情的人視為須排擠之存在的同時更對其加以迫害，因此她感到相當愧疚及懊悔。也因為賈碧她對於自己過去試圖消滅帕拉迪島的所有生命之行為感到後悔，顯現出她否定了自己過去虐殺他人並剝奪他人之自由的思想。即便艾連現在所做的一切，與過去的賈碧同樣都是為了排除威脅自身種族的存在，不得已而進行虐殺。對此賈碧更不能認同艾連現今試圖藉由地鳴來剝奪他人的自由之理念，就像現在否定過去自己的思想一樣來否定艾連的滅世行動，因而期望大家共同阻止這場地鳴。而約翰於後來理解自身如果選擇放任地鳴去剝奪他人生命自由，而這樣的立場將會與過去身為殺戮者的萊納相同，因此約翰在否定過去的萊納之同時，也代表著他必須做出與過去萊納等人不同的選擇，也就是阻止殺戮並拯救他人

²²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41~45。

的生命自由。

從本文上述所有內容中，可看出救世小隊對於自由的價值有別於艾連的自由價值，同樣是追求自由，但價值與方向卻是截然不同的。救世小隊所追求的自由價值是不剝奪他者利益的，而是將利益與他者共享，並在互不侵犯利益為前提下維持一種穩定，以達成所有人的最平衡狀態。然而要維持這樣的自由必須要有規範來限制彼此無法逾越那條侵犯的界線，對此在《進擊的巨人》中的救世小隊為了阻止艾連的滅世行動，除了保護他人的最平衡狀態以外，其行動依據更是介於一種對於規範所採取的保護措施。也就是說，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想表達的是一種保護大眾整體利益的自由價值。

三、《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自由意識

《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自由意識意指，隱含作者在《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中表現出其認同之自由價值及其意識。對此下述將進行《進擊的巨人》之自由意識的解析，如同前兩個小節所表示，《進擊的巨人》在敘事中表現兩種自由意識，並將這兩種意識互相進行對抗及造成張力，因此本文將藉由前二小節各自提到的自由價值互相比對與討論後，以《進擊的巨人》敘事之走向來辨認隱含作者在自由意識上的選擇與認同為何。

前兩個小節分別講述了「去規範之自由意識」與「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的緣由及其意識型態後，對此可斷定其追求之自由價值為「個體最大利益之自由」與「大眾整體最大利益之自由」。然而這兩者之自由有著互相牴觸之處，因此雙方在價值觀上產生了衝突，敘事也在這樣的衝突創造出張力。

在推導出隱含作者對於自由之內在意識以及其世界觀前，必須先得知隱含作者對自由意識之認同為何。對此本文將從《進擊的巨人》敘事之走向進行推論，並針對前面所提到的自由意識，以判斷其是否為隱含作者所認同之自由意識。因此下述將分別探討「去規範之自由意識」與「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的敘事走向，以推斷出敘事主體對自由意識之認同為何者，以及何為《進擊的巨

人》之敘事主體的自由意識。

對於「去規範之自由意識」之敘事走向，本文將以支持發動地鳴的艾連為例進行探討。艾連為了追求自身種族的最大自由而試圖去除任何限制其自由的規範，對此艾連視其他種族之自由為一種將阻礙他們自由利益的規範，並期望將其終結。如下述對話為艾連在與擁有王家血統的吉克接觸後進入「道路」²³，並在觀看始祖尤米爾的過去後，嘗試與始祖尤米爾進行對話。

弗利茲王：「妳在做什麼？站起來！我知道憑一支長槍是無法殺死妳的。

快站起來工作！妳是為此而生的…我的奴隸尤米爾。」

……

弗利茲王：「女兒們，你們要持續繁衍後代…絕不能讓尤米爾的血統就此中斷。……我們艾爾迪亞也將以巨大身軀來支配這個世界…我們巨人將會永遠君臨這個世界。只要世界還存在的一天，將永遠…」

艾連·葉卡：「該結束了！我要終結這個世界，借給我力量吧！妳不是奴隸，也不是神明…只是個普通人。妳不必聽從任何人的指示，可以自己做決定。」

吉克·葉卡：「你在說什麼？艾連！你說…要終結這個世界？住手！你要做什麼？」

艾連·葉卡：「做決定的人是你，自己選吧！是要永遠待在這裡？還是結束這一切？」

吉克·葉卡：「妳在做什麼？尤米爾！聽從我的命令！我要妳剝奪所有尤米爾子民的生殖能力！現在立刻動手！尤米爾！」

²³ 「道路」，是一個超越時空的異空間，只有精神能進入道路，即使在道路中感覺過了很久的時間，在現實世界中往往只過了一瞬。有些九大巨人的繼承者看過道路，每個尤米爾的子民和巨人都被一條看不見的道路連接著，巨人的血肉和骨骼即是從道路中傳送過來，有時也會傳送他人的記憶和意志，而所有的道路都會交匯在一個座標上，其座標即為始祖巨人。始祖尤米爾死後其精神進入了道路之中，所有的巨人都是始祖尤米爾在道路中所製作。

艾連·葉卡：「將我引導到這裡來的是妳嗎？」

吉克·葉卡：「我是…繼承王家血統的人！」

艾連·葉卡：「妳一直在等待…對吧?從兩千年前…就在等待著誰…」²⁴

從上述對話中，艾連的精神在進入「道路」後，看到始祖尤米爾的過去。尤米爾過去還活著的時候，因擁有巨人之力而為弗利茲王及整個艾爾迪亞民族所用，無論是造橋建路亦或是發動戰爭侵略他國的命令或指示，始祖尤米爾沒有自身的意識，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亦或是死亡後，始祖尤米爾仍然聽命於弗里茲王做事，變成一個受命令綑綁的奴隸。始祖尤米爾因命令與指示等規範而被限制著，這份限制所帶來的不自由被艾連所否定。對此艾連嘗試利用自身追求自由的價值，以勸說始祖尤米爾並幫助其脫離命令與指示的規範。有趣的是對話中，除了艾連向始祖尤米爾表達去除規範的思想及言論外，同時還有著代表規範的吉克（王家血統的命令），兩者所創造的張力同時影響著始祖尤米爾的選擇。然而最終在艾連的勸說下，始祖尤米爾才產生了自己的意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情緒，並第一次為了自己而做出選擇，其選擇就是認同艾連的自由價值，而發動地鳴。

在艾連發動地鳴後，即便阿爾敏等人希望艾連停止地鳴，希望以協商的方式以阻止艾連繼續利用地鳴殺人。艾連為了向阿爾敏等人表示雙方沒必要對話，因此讓阿爾敏等人進入「道路」，並向其進行對話。如下述：

阿爾敏·亞魯雷特：「艾連!你聽我說!已經夠了!我想…接下來好幾百年都不會有人攻擊帕拉迪島!畢竟帶來如此強大的恐懼與破壞!……不必再繼續殺人了!島已經安全了!」

約翰·基爾休坦：「艾連!剩下的就交給我們來想辦法!已經…不用再為了

²⁴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66~79。

我們去殘殺人類了！」

……

艾連·葉卡：「地鳴不會停止。不做將帕拉迪島的未來交給運氣這種放棄思考的事。我會持續前進。但是，我不會從你們身上奪走任何東西…你們是自由的。想要守護世界的自由是你們的自由。我要持續前進也是我的自由。只要都不放棄自己堅持的信念，我們之間就會衝突。那我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戰鬥！」²⁵

對於艾連的回答，可發現對於自由的追求這件事，艾連打算堅定自己的立場並且不退讓不妥協，因為他所認定的自由價值不應該被壓抑。然而阿爾敏的提議等於放任他人的自由利益，然而放任他人的自由利益將會影響或壓縮到自身的自由利益，其代表之用意即是阻止艾連對自由的追求，對此艾連選擇拒絕阿爾敏的提議。艾連在對話中表示不同的自由意識到最後必定會產生衝突，對此雙方所需要做的就是透過互相爭鬥來決定自由意識的對錯與否。

艾連在「去規範之自由意識」表現其對個體最大之自由利益的價值是絕對且不應受奴役或限制的，對於爭取自由的方式，主要認同透過鬥爭的形式進行爭搶，以鬥爭之勝者獲得所有為其價值。但最後以敘事走向來看，艾連所發動的地鳴最終被救世小隊所阻止，也就代表艾連在「去規範之自由意識」中所認同的個體最大之自由利益以及鬥爭式的獲取自由，並不被敘識事主體所認同。

至於「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之敘事走向，本文將以反對地鳴的阿爾敏為例進行探討。當阿爾敏理解到艾連發動地鳴是為了摧毀島外世界後，阿爾敏認為這樣的行為太過分且不合理。阿爾敏為了解決島外世界的誤會，對此他所期望的方式為協商等溝通形式，以改善大眾整體的利益，並化解任何造成衝突與相殺的可能性。例如下述對話為，阿爾敏在進入「道路」後，看到已陷入自我

²⁵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110~119。

放棄狀態的吉克，由於阻止地鳴需要吉克的幫助，對此阿爾敏試著以談話的方式來勸說附和艾連滅世的吉克。

阿爾敏·亞魯雷特：「我還不打算放棄！」

吉克·葉卡：「為什麼…又是為了繁殖嗎？延續種族這件事對你來說有那麼重要嗎？」

阿爾敏·亞魯雷特：「同伴…還在戰鬥！現在還來得及將許多人從恐懼當中整救出來…是在跟恐懼對抗！」

吉克·葉卡：「為什麼不能輸呢？反正人活著…遲早都會死不是嗎？說不定…在臨死前，反而會鬆了一口氣…不明白到底有何意義…只是為了繁殖…而被操弄的日子結束了…這樣就得到自由了…」

阿爾敏·亞魯雷特：「那是在黃昏時，最快跑到山丘的那棵樹…我們三個人比賽賽跑。提議的艾連一說完就衝出去…米卡莎故意跑在艾連的後面…果然又是我跑最後…但是那一天的風很暖和，光是跑步就覺得很舒服。那時…不知為何我這麼想著…我是為了在這裡，三個人一起賽跑才會出生的。這些感覺很平凡的瞬間…其實相當重要…」

……

吉克·葉卡：「啊啊…對了！只是丟球、接球…再丟球，不斷重複這些動作。沒有任何意義…不過，的確…我只要能一直玩傳接球就很滿足了。」²⁶

從上述對話中，吉克的安樂死計畫被艾連拒絕後，因為無法阻止艾連掌握始祖巨人，甚至沒有任何應對方法，因而陷入自我放棄的狀態。當艾連發動地鳴開始殺害他人後，對於那些恐將死於地鳴的受害者，吉克則是以死亡來代表那些

²⁶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99~108。

人的解脫為由，因而放棄阻止艾連發動地鳴。對此阿爾敏為了說服吉克，用自己幼年時與艾連及米卡莎三人在山丘上賽跑的故事等，表示自由並非為死亡或者是任何的解脫，他所認為的自由可以是簡單的、平凡的，即便這樣的理想很普通，但像這種平凡的快樂就足以稱作自由了。也就是說，這份平凡的快樂即為阿爾敏本身的最平衡之狀態，也就是阿爾敏對自由價值所追求的狀態。藉由上述對話內容中，阿爾敏想表達每個人甚至是自己都有各自的自由利益及其最平衡之狀態，因此為了維持這樣的最平衡之狀態，沒有任何人應該被剝奪其自由利益，因此必須確保規範以限制每個人的自由不受他者侵犯。

在救世小隊與艾連的對抗結局，也就是「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與「去規範之自由意識」之間的碰撞結果，救世小隊最終擊殺艾連並成功阻止地鳴。而前述對話為阿爾敏等人在阻止地鳴後，恢復了被艾連削去其記憶時的對話，其內容主要講述，艾連為了將阿爾敏等人塑造成拯救人類的英雄，而選擇讓自己來扮演消滅世界的惡人。

阿爾敏·亞魯雷特：「…艾連，謝謝你！為了我們…選擇成為殺戮者…我發誓絕對不會讓你犯的錯白費！」

艾連·葉卡：「我無法知道我死後發生的事…不過你…一定可以前往城牆的另一側。拯救人類的人…阿爾敏…是你。」

……

阿爾敏·亞魯雷特：「我想起來了！這是…」

米卡莎·阿卡曼：「阿爾敏…也恢復了記憶了吧？當時…艾連來找我們的記憶…」

阿爾敏·亞魯雷特：「是啊…我聽他說了。米卡莎的選擇所帶來的結果是…讓巨人的力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²⁷

²⁷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頁 117~125。

從上述的對話中，艾連藉由犧牲自己來成就阿爾敏等人成為英雄，其真正的用意是為了讓巨人之力消失於世。巨人之力在整部作品中被隱含作者設計成一種僅為了爭鬥而生的工具，因此巨人之力的消失即代表著鬥爭的結束，其意味著不再有任何人會因巨人之力或者是被任何鬥爭所束縛與奴役，所有人都將回歸為自由的最平衡狀態。

阿爾敏在「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表現其對團體整體最大之自由利益的價值是不應互相侵犯的，對於爭取自由的方式，主要認同透過協商溝通的形式，其價值為全體共同均分其利益以達至平衡狀態。但隨著敘事之走向，可看出《進擊的巨人》所表現的「去規範之自由意識」隨著地鳴結束而迎來終結，因此可以推論出敘識主體之自由意識的認同與選擇，為保護大眾整體利益效果以及具有和平共存價值的「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

第五章 結論

由日本的漫畫家諫山創所創作的漫畫作品《進擊的巨人》，獲得全世界大量讀者的迴響，甚至有了當代漫畫霸權的稱號。這對於當時的漫畫界中無疑是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由於當時漫畫界的主流以王道漫畫為主，主打的是熱血、富含快感等內容的作品。對此像是《進擊的巨人》這種劇情與風格較晦暗的作品，通常不被世人所關注。直到《進擊的巨人》的劇情從開始呈現具有意涵的情節後，敘事逐漸產生許多具有哲學概念的議題探討，其效果甚至更造成讀者視野的開拓，使讀者對作品想表達之意涵產生反思。

對此本論文之論題為「自由的追尋與衝突——《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及其辯證」，將依序透過敘事學、結構主義以及意識批評等理論進行分析。首先藉由敘事學分析其敘事特徵與情節之安排，並進一步以結構主義之形式，對其情節所造成的表層與深層意涵之結構進行討論，並於最終參考黑格爾的辯證法來查證隱含作者對於敘事作品之意涵中所認同之意識與價值。

第一節 《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

「抗爭敘事」意指在《進擊的巨人》中，以「抗爭」為主導敘事的特點，並以此特點來建構其敘事之基礎架構。而上述的「抗爭」意指為敘述對象對某事、物，甚至是某種價值意識進行抵抗之過程，並對此過程加以描述。「敘事」為一種情節安排。為了方便統整《進擊的巨人》的情節安排，須拆解《進擊的巨人》全部的故事情節，然而《進擊的巨人》的故事情節主要是藉由切換許多不同視角之方式進行講述。是以必須先將《進擊的巨人》所有的敘事視角進行整理，其視角依序分別如下：「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與「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及「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島外世界之敘事視角」。視角關係表格如下：

表三 《進擊的巨人》敘事視角關係表

代號	視角	目標	立場關係
①	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	為了生存，對抗牆外巨人	與④陣營對立
②	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	為了自身民族權益，對抗④陣營	知曉①④立場，立場偏傾①陣營
③	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	為了他者民族權益，對抗①陣營	知曉①④立場，立場偏傾④陣營
④	島外世界之敘事視角	為了生存，對抗島上巨人	與①陣營對立

由上表可知，在「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中，藉由帕拉迪島人的視角進行敘事，可看到帕拉迪島上的艾爾迪亞人因受到牆外巨人的壓迫，失去大多數人民的性命與領土，為了奪回被巨人搶奪的上述權益或停止自身種族所面臨的損害，因而向其進行抗爭；在「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中，以生活在島外世界的艾爾迪亞人—古利夏·葉卡的視角進行敘事，可看出生活在島外世界的艾爾迪亞人被島外世界所排擠，古利夏·葉卡除了表現出認同自身種族之存在以外，更反對島外世界將其排斥之思想，因此為了奪回自身民族應有的尊嚴與權利，其意識傾向較近於帕拉迪島陣營，並向島外世界一方進行抗爭；至於「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中，由生活在島外世界的瑪雷所組成的瑪雷戰士們之視角進行敘事，由於瑪雷戰士與前面兩者同樣身為艾爾迪亞人，自身同樣也不受島外世界之認同。對此瑪雷戰士們的價值則是否定自身種族之存在，並認同島外世界之思想，選擇承擔島外世界所給予的罪責。而他們為了獲取島外世界的認同，試圖以贖罪的方式，幫助島外世界對抗帕拉迪島陣營，對此可看出瑪雷戰士的其意識傾向則較近於島外世界陣營；最後在「島外世界之敘事視角」中，則是以

那些仇視帕拉迪島以及艾爾迪亞血統的島外世界之人的視角進行敘事，可看到島外世界的人在過去歷史上因受到艾爾迪亞帝國所壓迫，因而失去大多數人民的性命及其生存空間，為了讓艾爾迪亞帝國付出壓迫他者的代價，島外世界陣營將矛頭指向艾爾迪亞帝國的殘黨（帕拉的島陣營），因此島外世界陣營不僅排斥艾爾迪亞的血統，也對帕拉迪島陣營發動攻擊，並透過上述之方式向其進行抗爭。

為了解析何謂《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故在統整《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所提到的所有視角後，接著進一步探討隱含作者是藉由何等的敘事及連結上述所提到之視角，並在透過這樣的情節安排下，著重表現敘事視角中的敘述對象對於某事、物或價值進行抵抗的思想，以構成《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隱含作者在抗爭敘事的情節安排中所使用的技巧大致上分成「敘事時間安排」與「敘事懸念安排」、「敘事張力安排」上述三者。

首先「敘事時間安排」其意指藉由調整故事時間，以展現某種價值意識之安排。透過使用閃前、閃回、抽離等敘事技巧，將敘事原本的時序進行改動並交錯放置。本文以閃回為例進行說明，文本經常將某些角色的經歷從敘事中抽離，從敘事方面來看不僅可以限制故事內部角色的視野，同時也能藉由將敘事之視角設定為其內部角色，以限制其享有同樣視角的隱含讀者之視野。例如：

「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中，以艾連等人的視角進行敘事，從此艾連等人在牆內的視角中所看到、知曉的一切，同樣也是隱含讀者所能看到的一切。由於艾連等人的視角被城牆所限制，使得他們對島外的一切一無所知，直到發現萊納等人是破壞城牆的兇手後，甚至無法理解萊納等人破壞城牆之理由、甚至是迫害牆內人類之目的為何。對此，由於隱含讀者與艾連共享視野，因此閱讀當下同樣也無法理解萊納等人的意圖，直到隱含作者將敘事從「島上牆內之敘事視角」轉移到「島外牆內之敘事視角」及「瑪雷戰士之敘事視角」等其他敘事視角進行敘述後，其敘述內容為補充萊納等人過去之遭遇，使得他們不得不破壞城牆之原因。因此才可發現隱含作者藉由閃回之敘事技巧來講述發生在「島上

牆內之敘事視角」之前的事件，也就是說隱含作者藉由轉換另一視角進行敘事，以增加隱含讀者接收之資訊量。

如是，隱含作者利用敘事視角所帶來的侷限性，並透過轉換其它敘事視角及閃回等敘事技巧，使隱含讀者可以逐漸知曉那些之前被隱含讀者刻意限制、隱藏的真相。例如：隱含作者起初透過消除萊納等人過去在島外世界所經歷的一切，減少艾連與隱含讀者接收之資訊量，將情節引導至抗爭之狀態，並在後續情節中使用閃回等技巧來補充說明萊納等人過去的經歷及其他緣由後，以此逐漸增加隱含讀者接收之資訊量。隱含作者透過利用敘事時間安排之手法，在減少隱含讀者資訊量之同時，也導致另外一種敘事效果出現，其效果為「懸念」。藉由敘事中懸念的設計，也可看出隱含作者另一種的敘事技巧，對此將其稱為「敘事懸念安排」。

至於「敘事懸念安排」其意指作者在敘故事之時，設置一個懸而未解的事件或疑點於情節中，並藉由這樣的情節安排來誘使讀者繼續閱讀該作品以尋找其事件、疑點之解答。如同前一段內容所述，隱含作者在《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講述其情節時，透過更動故事之時序造成敘事出現疑點。以《進擊的巨人》中的鏡頭畫面進行舉例說明，從鏡頭畫面中可發現隱含作者藉由穿插些許用意不明的物件之圖像、某事件之片刻畫面，在敘事中創造其疑點。但隨著後續的劇情推進，隱含讀者才逐漸揭曉這些物件之圖像及某事件之片刻畫面的真正用意及其真相。然而從中可發現隱含作者固然是利用閃前等敘事方式來預示隱含讀者先前所認為的用意不明之畫面，藉此創造「懸念」。從發現懸念到解開其懸念，這使劇情有了反轉之走向，因此更進一步創造「張力」效果。由敘事中張力的設計，也可看出隱含作者所使用的另一種敘事技巧，對此稱其為「敘事張力安排」。

是以「敘事張力安排」乃是作者在設計角色或情節時，於敘事之前後分別表現出極端且不同面向的思想與價值，兩者因彼此的矛盾而造成衝突同時，互相拉扯造成張力之效果。由於敘事在前後分別表現之情勢，呈現出極端的兩個

面向，對此從角色或情節在思想與價值上的變換，其效果造成顛覆讀者原本對劇情之期待。

綜上所論，《進擊的巨人》中之抗爭敘事主要透過不同敘事之視角的組合，並以「敘事時間安排」、「敘事懸念安排」、「敘事張力安排」等三個敘事技巧，將所有的敘事視角連結後，並引導至具有互相抗爭的敘事樣態。

第二節 抗爭敘事之結構

由於《進擊的巨人》的敘事結構是建立在故事的對立情結中，對此本節之研究方法為解析其結構之形式，依序分別以「《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與「《進擊的巨人》中的意涵結構」等兩層結構進行分析。

其中「《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意指《進擊的巨人》敘事表層之對立結構。由於抗爭敘事主要針對敘述對象對於某事、物或某種價值意識進行抵抗之過程，因此處將情節結構之組成分為下述兩個情節階段，依序為「被迫害」及「反擊」等兩個情節階段。「被迫害」階段為敘述對象因受到壓迫而失去某事物，並為了保護自身之權益而產生反抗之思想等情節；至於「反擊」階段則是敘述對象在產生向壓迫者反抗之思想後，向迫害者進行反擊，以奪回因受壓迫而失去之事物等情節。

對此，將上述所談論的情節結構之構成條件與標準，用來統整《進擊的巨人》中所有符合上述條件的對立情結，最終統整出下述四個對立情結：「人 VS 巨人」、「調查軍團 VS 王政」、「瑪雷 VS 帕拉迪島」以及「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首先在「人 VS 巨人」之對立情結中，「人」在被迫害階段時，受到「巨人」的壓迫而失去自身在島上的領土與生存權，因此產生向「巨人」反抗之思想；對此「人」在後續的反擊階段中，以奪回領土及生存權，並向「巨人」進行反抗。在「調查軍團 VS 王政」之對立情結中，當「調查軍團」處於迫害階段時，調查軍團為了牆內全人類的安全之權益而去調查王政刻意隱藏的情報，因此遭受「王政」的打壓與監禁，並失去探索牆外世界之權益，因此產生向

「王政」反抗之思想；而「調查軍團」在後續的反擊階段中，試圖改變王政的政策來確保牆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並以推翻「王政」向其進行反抗。從「瑪雷 VS 帕拉迪島」之對立情結裡，「瑪雷」於被迫害階段中遭受帕拉迪島的前身——艾爾迪亞帝國所利用的巨人之力侵犯，使得多數當地人民遭到巨人所殺害，因此對「帕拉迪島」產生反抗之思想；對此「瑪雷」在後續的反擊階段中，以防止艾爾迪亞帝國再次侵害島外世界，而派遣瑪雷戰士向「帕拉迪島」發動攻勢，向其進行反抗。至於「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之對立情節中，「葉卡派」在被迫害階段遭到「島外世界」的排斥與威脅，使得自身將面臨無法被允許生存的危機，因此對「島外世界」產生反抗之思想；對此「葉卡派」在後續的反擊階段中，以保護自身種族之利益而向「島外世界」進行反抗。

為了釐清整個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的脈絡，在解析完《進擊的巨人》中的表層結構，必須接續解析暗藏於其情節結構中，其結構各自所代表之價值意識及其對立關係，即為意涵結構之研究。在《進擊的巨人》的意涵結構中，可發現隱含作者所表現之意涵結構有著兩種形式，分別為「對立式之意涵結構」與「轉換式之意涵結構」。

所謂對立式之意涵結構，意指某兩種不同之價值意識在互相爭鬥之過程中，所產生對立形式的結構型態。並以前面所提到之對立情結為例進行說明，如：「人 VS 巨人」、「調查軍團 VS 王政」之對立情結中，分別表現出「有意識的生存之慾 VS 無意識的殺戮之慾」與「追求真相的改革意識 VS 隱藏真相的保守意識」等互相對立之價值意識。藉由上述舉例之內容可發現，兩者在表層之情節與深層之意涵，同樣具有對立且互不相容之性質。對於這種的結構型態所展現之形式為對立式之形態，因而將其辨別為對立式之意涵結構。

至於轉換式之意涵結構，乃是價值意識的對立，同時展現於兩個不同之對立情節中，使其造成敘述對象之立場與價值意識產生逆轉、顛倒轉換之效果。例如：「瑪雷 VS 帕拉迪島」與「葉卡派 VS 島外世界」之對立情節，兩者之間的關係分別為敘事時序前後之狀態。但兩者的對立情節之深層意涵同樣為「壓

迫他者的正義意識 VS 被壓迫的罪責意識」，並於上述之條件下，使雙方的敘述對象之價值意識，呈現出互相顛倒轉換之效果，為此所產生的顛倒轉換式之型態，即為轉換式之意涵結構。

綜上所論，藉由分析《進擊的巨人》中的情節結構與意涵結構，以釐清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的組合脈絡。在抗爭敘事之敘事結構中，可看出隱含作者之敘事目的是為了導向某種自己所認可之價值意識，至於意涵結構裡所表現之價值意識，何者為隱含作者所認同之價值意識，將於下一節進行總結。

第三節 《進擊的巨人》中的辯證意識

此處的辯證意識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為基礎，並參考高德曼的發生論結構主義推導出世界觀的觀念。分別針對《進擊的巨人》於「自由」與「正義」的敘事表現，首先藉由黑格爾的辯證法以正、反、合等三個方式進行分析，最後則透過敘事之走向來推論隱含作者對於「正義」與「自由」所認同之價值意識為何。對此本節相對分別以「正義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與「正義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進行分析，並以此推斷出隱含作者真正的敘事意識。

從「正義意識之辯證主體及其矛盾」中，將《進擊的巨人》不同價值之正義意識以黑格爾的辯證法對其進行分析，其內容分別以「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與「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正義意識」等三個方向加以辯證。

首先在「隔離惡魔的正義意識」中，其意指島外世界對於正義所認定之價值意識，以「公平的權責分配」做為社會制度之衡量標準所衍生的價值觀。至於「驅逐敵人的正義意識」其意指則為居住於帕拉迪島的牆內人民對於正義所認定之價值意識，以「平穩的生存」做為社會制度之衡量標準所衍生的價值觀。最後「《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正義意識」則意指隱含作者在《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中表現出其認同之正義價值及其意識，其研究方式主要藉由互相比對，並以敘事之走向來判斷敘事主體所認同之正義意識。由於前面兩者之正

義意識的敘述對象對其抱持之態度，皆於敘事後續走向產生改變，對此可推斷上述兩者之正義意識並非為敘事主體所認同之正義價值意識。然而可發現兩者之正義意識隨著敘事之走向皆產生變化，對此各自的正義意識上同樣出現了「體諒對方」之價值，並藉此價值以改變自身在正義意識所出現的不合理之處，並進而創造出擁有平衡整體利益之效果的正義意識，對此可推論出敘事主體所認同之正義意識為「平衡整體利益之正義意識」。

從「自由意識之辨證主體及其矛盾」中，將《進擊的巨人》中的不同價值之自由意識以黑格爾的辯證法對其進行分析，其內容分別以「去規範之自由意識」與「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自由意識」等三個方向進行分析。

在「去規範之自由意識」中，意指為艾連對於自由所認定之價值意識，主要以「個體上之最大利益」作為自由的價值與目標，並視其價值為最平衡之狀態。在「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中，意指為救世小隊對於自由所認定之價值意識，主要以「互不侵犯的利益配置」作為自由之價值與目標，並視其價值為最平衡之狀態。至於「《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主體的自由意識」則意指為隱含作者在《進擊的巨人》之敘事中表現出其認同之自由價值及其意識，其研究方式同樣藉由互相比對後，並以敘事之走向來判斷敘事主體所認同之自由意識為何。藉由敘事之走向，可看出兩個自由意識之價值在地鳴的實行與否中發生衝突，最後由救世小隊成功擊殺艾連並阻止地鳴。對此以敘事之走向來看，可得出救世小隊的「確保規範之自由意識」即為隱含作者所認同之自由意識。

綜上所論，本論文主要以「抗爭敘事」為敘事之範型，分析出《進擊的巨人》的敘事視角及敘事之情節安排，藉由情節安排所建構之敘事結構中的情節對立與意涵對立進行比對，推斷出敘述主體的價值與世界觀，對此已完成其敘事之研究，期望本論文之分析，可於為漫畫敘事研究帶來某些助益，並期待後續研究者能夠推廣並加深漫畫等影像式的敘事方式之討論。

參考書目

一、 《進擊的巨人》系列漫畫

-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02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02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03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06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11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2年04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2年07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2年10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02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05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09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4年02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4年04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4年09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5年01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5年07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5年10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6年02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1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6年05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6年09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7年01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7年04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7年10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8年02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5，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8年06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6，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8年11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7，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9年04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8，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9年06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29，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01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0，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06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1，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10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2，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01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3，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03月
諫山創：《進擊的巨人》34，臺北，東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21年10月

二、文學理論部分

I·A·瑞洽慈：《文學批評原理》，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館，1989年。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年。

約翰·克羅·藍色姆：《新批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茨維坦·托多洛夫：《散文詩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

拉瓦爾、馬樂伯著，李正治譯：《意識批評家》，臺北，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1987年8月。

胡亞敏：《敘事學》，臺北市，若水堂，2014，2月。

喬治·布萊著，郭宏安譯：《批評意識》，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9
月。

羅伯特·R·馬格廖拉著，周正泰譯：《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北，結構出版
群，1989年5月。

羅蘭·巴特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臺北，久
大出版，1991年。

維·什克洛夫斯基著，劉宗次譯：《散文理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4年10月。

伍軒宏：《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年
01月。

韋恩·布斯著，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05月。

三、專書著作部分

讓·雅克·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臺北，唐山出版社，1987年3月。

約翰·司徒亞特·密爾，程崇華譯：《論自由》，臺北，唐山出版社，1986年8月。

約翰·羅爾斯著，黃丘隆譯：《正義論》，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10月。

澤格蒙德·鮑曼著，楚東平譯：《自由》，臺北，桂冠圖書館，1992年。

庄振華：《黑格爾的歷史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王皓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的宏觀視野》，臺北，三民出版社，2008年。

齊斯·佛克著，包淳亮、張國城譯：《政治社會學：批判的導論》，臺北，巨流出版，2009年。

田弘茂主編，張華青等譯：《政治社會學》，臺北，五南出版，1991年。

強納森·萊利著，周春塘譯：《彌爾與《自由論》》，臺北，五南出版，2013年12月。

茨維坦·托多洛夫著，王東亮、王晨陽譯：《批評的批評》，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月。

湯馬士·伯格著，顧肅、劉雪梅譯：《羅爾斯與《正義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6月。

林火旺：《羅爾斯正義論》，臺北，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庫，1998年。

趙敦華：《勞斯的《正義論》解說》，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何懷宏：《契約倫理與社會正義》，北京，中華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5月。

李維斯陀著，周昌忠譯：《神話學：生食和熟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0月。

李維斯陀著，周昌忠譯：《神話學：餐桌禮儀的起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李維斯陀著，周昌忠譯：《神話學：從蜂蜜到煙灰》，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古采豔：《What's so Funny about The Comics?—淺談漫畫媒體表現形式的圖像魅力(上)》，幼獅文藝出版，1997年。

袁建滔：《新漫畫語言》，新店，尖端出版，1992年。

四、學位論文部分(依出版時間先後排列)

劉愷《日本主流動畫中靜態畫面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廣播電視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王婷《從文化符碼觀點探究日本漫畫「深夜食堂」之飲食文化與文化認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5年)。

張慧姣《從《進擊的巨人》看日本動畫作品中暴力元素的運用》(陝西師範大學藝術美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丁可《圖像敘事視野下的日本熱血類漫畫研究》(安徽工程大學設計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朱紋巧《日本漫畫分鏡的分隔模式對易讀性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葉驍郁《電影鏡頭語言在日本漫畫中的應用比較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20年)。

五、期刊論文部分

趙曜：〈日本漫畫中的大眾文化符號〉，新西部(下半部)2009 年的 8 期。

張愉：〈一種電影式圖像——日本漫畫的呈現方式分析〉，光熙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 03 期。

邱慕天：〈進擊的自由?—從《進擊的巨人》看自由的純粹〉，(校園 63 卷)，2018 年 4 期。

陳潔儀：〈應用符號學探討恐怖漫畫圖像意涵之研究—以伊藤潤二《富江》為例〉，書畫藝術學刊，2022 年 32 期。

